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6/9  
28 Januar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6

南部非洲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特设专家工作组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85/7 号  
和第 1985/8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社理事会  
第 1985/43 号决议编写的进度报告

##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总导言 .....	1 - 27
A. 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职权和组成 .....	1 - 11
B. 工作安排 .....	12 - 27
第 一 部 分 : 南 非	
导 言 .....	28 - 68
一、包括班图斯坦化和迫迁的种族隔离 .....	69 - 125
A. 迫 迁 .....	69 - 100
1. 市区重新安置 .....	84 - 88
2. 有组织地反对迁移 .....	89 - 91
3. “自愿”迁至哈耶利茨哈 .....	92 - 100
B. 家园整顿政策 .....	101 - 115
C. 人口流入控制 .....	116 - 125
二、生命和人身完整的权利 .....	126 - 208
A. 审 判 .....	127 - 145
1. 叛国罪审判 .....	129 - 141
2. 国内治安法和其他法令下的政治审判 .....	142 - 145
B. 禁 令 .....	146 - 169
1. 对人的禁令 .....	147 - 155
2. 根据紧急条例的禁令 .....	156
3. 开列名单 .....	157 - 158
4. 查禁组织 .....	159
5. 禁止集会 .....	160 - 163

目 录 (续)

<u>章 次</u>	<u>段 次</u>
6. 放 逐 .....	164 - 169
C. 压制对象 .....	170 - 173
D. 拘 留 .....	174 - 180
E. 在拘留中或在警方监禁下死亡 .....	181 - 182
F. 酷 刑 .....	183 - 202
G. 诱拐、失踪、暗杀和投掷汽油弹 .....	203 - 208
三、教育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 .....	209 - 259
A. 教育权利 .....	209 - 233
B. 言论自由权利 .....	234 - 259
四、工作权利和工会权利 .....	260 - 327
A. 关于工作权利的资料 .....	263 - 310
1. 黑人工人的境况 .....	263 - 265
2. 工人受审判 .....	266 - 271
3. 罢 工 .....	272 - 294
4. 劳资法庭 .....	295 - 310
B. 关于工会权利包括消费者抵制行动的资料 .....	311 - 327

第二部分：纳米比亚

导 言 .....	328 - 339
五、影响到个人的侵犯人权行为 .....	340 - 384
A. 死 刑 .....	343 - 346
B. 对生命权利和安全权利的侵犯 .....	347 - 384
1. 扣沃特所犯的暴行 .....	349 - 358

目 录 (续)

<u>章 次</u>	<u>段 次</u>
2. 被拘留者死亡事件 .....	359
3. 被捕自由战士受到酷刑和虐待 .....	360 - 367
4. 最近的拘留案件 .....	368 - 377
5. 关于虐待被拘留妇女的指控 .....	378 - 380
6. 失踪案件 .....	381 - 384
六、领土军事化的后果 .....	385 - 394
七、工作权利和结社自由 .....	395 - 400
八、其他侵犯人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 .....	401 - 413
A. 教育权利 .....	401 - 406
B. 健康权利 .....	407 - 413
九、有关疑犯有种族隔离罪行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 人士的资料 .....	414 - 416

第三部分：会议、座谈会和讨论会

A. 关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妇女与儿童问题的国 际会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阿鲁沙, 1985年5月7日至10日) .....	419 - 420
B. 1985年5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非正式组 织间会议 .....	421 - 422
C. 关于妨碍消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努力的种族主 义思想和组织的国际讨论会(匈牙利, 希欧 福克, 1985年9月9日至11日) .....	423 - 426

## 总 导 言

### A. 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职权和组成

1. 1967年根据人权委员会第2(XXIII)号决议设立的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职权曾根据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随后的几项决议予以扩大和延长。人权委员会1985年2月26日第1985/8号决议又重申了这一职权,这项决议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5年5月30日第1985/140号决定的核可。职权期限为1985至1986年。

2. 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根据1985年2月26日通过的 第1985/8号决议(第11段)决定,特设专家工作组将由下述以个人身份任职的专家组成: Annan Arkyin Cato 先生(加纳),主席兼报告员; Branimir Janković 先生(南斯拉夫); Felix Ermacora 先生(奥地利); Humberto Díaz-Casanueva 先生(智利); Mulka Govinda Reddy 先生(印度); Mikuin Leliel Balanda 先生(扎伊尔)。

3. 根据这项有关南非人权状况的决议,委员会决定特设专家工作组应继续调查和研究南非和纳米比亚侵犯人权的政策和做法(第12段)。此外,委员会还请特设专家工作组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合作,继续调查南非境内被拘留人士受酷刑、受虐待、以及遇害死亡的案件(第13段)。委员会注意到报告所载依人权委员会第1983/9号决议第14段编写的特设专家工作组关于种族隔离政策与种族灭绝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并请特设专家工作组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第14段)。

4. 委员会还请秘书长再次邀请联合国各会员国就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临时研究提交其看法和意见,以便使特设工作组能够继续其研究,向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第20段)。

5. 最后,人权委员会再次请南非政府允许特设专家工作组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监狱生活条件及囚犯的待遇进行实地调查(第15段)。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忆及,1982年4月8日特设专家工作组曾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份照会,要求南

非共和国政府提供合作，便利工作组履行其职权。但正如前份报告(E/CN.4/1985/8)所述，没有收到南非政府的任何答复。随后，继人权委员会第1985/8号决议重申这一请求之后，主管人权事务的副秘书长又代表特设工作组于1985年7月12日向南非政府发出一封信，内容如下：

“谨此转交人权委员会题为‘南部非洲的情况’的第1985/6号决议、题为‘纳米比亚的情况’的第1985/7号决议、以及1985年2月26日通过的题为‘南非的人权状况’的第1985/8号决议。”

“委员会在第1985/8号决议中重申了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职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5年第一届常会在1985年5月30日的第1985/140号决定中批准了委员会重申特设工作组职权的决定。委员会在第1985/8号决议第15段中，

‘再次请南非政府允许特设专家工作组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监狱生活条件及囚犯的待遇进行实地调查’。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请求，望贵国政府当特设工作组依上述决议履行其任务时提供合作。

“此外，谨此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5年5月30日第1985/43号决议，题目是：“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组1985年5月30日关于南非共和国侵犯工会权利的指控的报告”。

6. 特设工作组在通过本报告时，仍未收到南非政府对这一合作要求的任何答复。

7. 关于纳米比亚的人权情况，人权委员会在1985年2月26日第1985/7号决议中决定，特设专家工作组应继续研究纳米比亚境内侵犯人权的政策和行为，特别念及种族隔离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以及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和包括科沃特在内的所谓保安部队的活动给该领土人民所造成的后果(第9段)。委员会还决定，特设专家工作组应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协商，研究各种方式和方法，以便人权委员会能够为在纳米比亚根除种族隔离作出有效的贡献(第10段)。为此，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1986年1月的会议上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最后，委员会决定，特设专家工作组应继续调查涉嫌在纳米比亚

境内犯有种族隔离罪行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任何人，并提请人权委员会注意这一调查结果（第11段）。

8. 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5年5月30日通过了有关南非境内侵犯工会权利情况的第1985/43号决议。在该项决议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E/1985/41），请特设工作组继续研究南非境内阻碍行使工会权利的情况，并就此向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

9. 在这方面，应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50年2月17日的第277(X)号决议中规定在工会权利受侵犯时对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政府提出指控所应遵循的程序。该决议还规定了处理针对非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控诉程序。根据这一程序，继南非1966年退出国际劳工组织之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67年6月1日通过了第1216(XLII)号决议，授权特设专家工作组接受来文，听取证词，在审查有关南非共和国境内侵犯工会权利的指控时考虑南非政府方面的任何意见。决议还请特设工作组就其调查结果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就各种不同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其建议。

10. 因此，特设专家工作组至1967年以来就具有调查南非境内侵犯工会权利的指控并就此向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的职权。特设工作组将在本报告第一章中论及这一问题。

11. 最后，根据第1985/7号决议（第14段）和第1985/8号决议，人权委员会授权特设专家工作组主席参加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办的、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有关的各项会议、座谈会、讨论会和其他活动。报告第三部分将阐述特设工作组参加这些会议的若干情况。

## B. 工作安排

12. 在报告所述的这一时期，特设工作组多次获得有关南非境内局势日益严重的资料。人权委员会在第1985/8号决议（第16段）中请特设工作组提请人权委员会主席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注意到的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人权遭受特别严重

侵犯的情况，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根据这一决议授予的职权，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应特设工作组的请求，决定于1985年5月29日向南非共和国总统发出下述电文，提请其注意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我谨请您注意人权委员会1985年2月26日题为‘南非的人权情况’的第1985/8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委员会请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继续提请人权委员会主席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注意到的南非境内人权遭受特别严重侵犯的情况，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特设专家工作组已向我指出南非境内发生的若干事件，要求我采取适当的行动。

“因此，我以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决定致函给您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最近几周来，南非警察杀害了众多的无辜平民，造成惨案。而多年来，由于执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大多数的其他基本权利受到剥夺，这种情况一直深为人权委员会所关注，委员会的特设工作组也一直向人权委员会汇报南非境内人权形势的发展。

“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组长期以来就在注意这一问题，不难估量当前形势的严重程度。我和特设工作组一样，对黑人大多数的人权条件的不断恶化、特别是对奥伊滕哈赫地区屠杀事件感到关注。这种惨案尽管已在国际上和在当地引起愤怒抗议，却仍在继续发生。这种抗议本身也证明了局势恶化的程度。

“对着这些惨案我不得不表示震惊和不安，诚恳地希望人们永远记住历史和当前的教训，制止这种屠杀，制止种族隔离政策，铲除酿制这些政策的错误思想。

“这种悲惨的情况再次的表明，贵国政府必须采取切实行动，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两根支柱：歧视现象和不公正的法律。黑人大多数的根本权利必须实现，残杀事件必须制止，非此不可能有和平。”

13. 特设工作组看到南非境内的杀人强暴行径有增无减，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专门审查这一情势，以确定采取何种措施。特设工作组自1967年设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表明了它对南非境内局势的关注程度。1985



年6月14日，特设工作组举行了会议，审查了所收到的有关南非境内人权情况的资料，研究其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针。 并应特设工作组的请求，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于1985年7月18日将紧急会议通过的报告(E/CN.4/1983/3)转交给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

14. 特设工作组这次紧急会议的报告副本还由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于1985年6月转交给南非共和国政府，转交一副本的函件全文如下：

“我愿重提我于1985年3月29日给您的函件，其中曾提及人权委员会1985年2月26日题为‘南非的人权情况’的第1985/8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委员会请求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

‘继续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注意到的南非境内人权遭受特别严重侵犯的情况，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特设专家工作组继续注意南非境内发生的情况，并于1985年6月14日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一项特别报告，转交给我，要求将它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散发。

“我同意特设工作组的请求，散发了这项特别报告，还决定将它交给您，提请贵国政府予以注意。我希望南非境内反映情况继续恶化的惨案和命案不再发生。我认为，当前的悲惨局势乃是种族隔离政策所直接造成，这种政策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我再次吁请您结束这一政策，为了正义和平扭转这一状况。”

15.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的这一步骤是响应特设工作组主席1985年6月14日转交的信而采取的。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希望重提我们在1985年3月下旬就南非的人权问题进行的协商情况。当时，工作组曾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85/8号决议第16段，提请您注意该国人权状况的严重恶化。

“从那时起，工作组继续注意该国局势的发展，并注意到普遍发生的人的生命丧失、暴力和残忍行径毫无减少的迹象。因此，工作组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审查这一情势，以确定工作组应采取何种措施。

“工作组自1967年设立以来还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紧急会议，这表明工作组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1985年6月14日，工作组召开了会议，审查有关南非境内的人权情况，讨论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各种可能性。

“工作组一致认为，对这一情势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而作为第一步，就是将所附的过去几个月中情况简要记录转交给您，请求您将它视作工作组的一份临时报告，适当散发给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

“我们希望您同意以主席身份支持工作组的这一行动，使有关成员国认识这一问题，对南非当局采取行动。此外，请将这一要求也视作是依委员会第1985/8号决议第16段，为您采取您认为适宜的进一步行动而提出的。

“在提出这一要求时，工作组深信，只有一致的国际行动才能切实有利于减少进一步暴力的可能性、结束种族隔离政策。”

16. 关于这个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尚未收到南非政府的任何答复。

17. 为了履行其职权，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5/43号决议（第7段），特设专家工作组向国际劳工局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转交了若干函件，邀请他们参加1985年6月1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紧急会议。

18. 此外，人权委员会主席于1985年7月12日还致电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尼雷尔 Mwalimu Julius Nyerere 总统阁下。他还将这次会议通过的报告转交给尼雷尔总统，吁请他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份，向南非当局调解，以便制止由于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而造成的暴力、酷刑和死亡事件。电报全文如下：

“我谨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和原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请您注意当前南非境内的人权情况。

“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种族隔离政策对人权造成的不断威胁，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的表明，这种政策必须终止。

“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自1967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认为有必要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专门审议南非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作为这

次会议的一项成果，特设专家工作通过了一份特别报告，我现在将这一报告呈送给您，供您参考。

“人权委员会在1985年2月26日第1985/8号决议中，要求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继续提请人权委员会主席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注意到的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人权遭受特别严重侵犯的情况，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我已同意特设专家工作组根据这一授权向我提出的请求，决定向南非共和国总统发出一份呼吁，谨将副本送上。在此之前，我已于1985年3月29日发出过类似的呼吁。同时我还向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转达了工作组的关注。

“因此，我吁请您以及您所主持的会议的与会者支持人权委员会，设法说服南非的负责者，为了正义和人权彻底终止其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各种暴力，酷刑和杀人事件。”

19. 继特设工作组于1985年8月12日至15日举行的审查南非情况的会议之后，特设工作组主席于1985年8月16日致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提及紧急会议的各种成果，并提请其注意南非境内的情况正在继续恶化。

20. 这封信的全文以及对南非境内紧急状况的一份初步评价报告，将载于拟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E/CN.4/1986/6号文件。

21. 1985年8月，看到南非颁布紧急状况，严重侵权事件频频发生等，特设工作组感到极其不安。特设工作组认为，这种状况表明以南非当局对生命权的公然蔑视，遂与联合国草率和任意处决问题专题报告员协商，决定由特设工作组和专题报告员联合组成使团，派赴卢萨卡（赞比亚），以确定事态的严重程度。南非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 Annan A. Cato 先生和关于草率和任意处决问题专题报告员 Amos Wako 先生都参加了工作组，于1985年11月13日至19日到达卢萨卡。他们收集了19位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现实有直亲身经验的证人的陈述。这一陈述涉及南非、包括所谓的独立家园、以及纳米比亚侵犯人权问题的许多方面：

侵犯生命权、实行宪法改革和强化班图斯坦政策、施用酷刑、迫害、骚扰、打击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和群体，依保安立法拘捕他们，施加虐待等等。细节拟在本报告各有关章节阐述。

22. 象过去一样，为了编写这一临时报告，特设工作组研究了实地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有关个人和组织以口头作证和书面来文的形式提出的。同时，工作组还象过去一样，挑选和系统地分析了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文件，官方刊物，出版物，以及各国的报纸和杂志，论述有关其职权的各种问题的著作。

23. 此外，特设工作组在编写其进程报告中，依据了有关国际文件，并考虑到联合国各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有关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情况的各种决议，和国际劳工组织所通过的有关决议。

24. 人们再次看到，南非当局违反了1984年在莫桑比克缔结的Nkomati协议。事实上，根据一致资料，南非曾帮助民族抵抗运动修建一条飞机跑道，以便其飞机能多次确保向莫桑比克境内外运送反叛首领和给养。

25. 根据同一资料来源，南非政府考虑到联合国的武器禁运，于1968年设立国家军备发展和生产公司(ARMSCOR)通过与外国签定许可证和生产协定，专门从事武器的生产和采购。特设专家工作组指出，南非不仅在加强其武装力量，而且在发展核技术和核装备，已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这做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有鉴于南非在纳米比亚以及对各邻国实行的侵略政策，不能不令人警觉。

26. 根据人权委员会在第1985/7号和第1985/8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1985/43号决议中授与的职权，特设工作组在本进度报告中阐述了南非和纳米比亚继续极其令人不安的局势。本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了南非当前、特别是宣布紧急状况以来的一般情况；第二部分关于纳米比亚，针对问题的特征分析了该国的局势；第三部分阐述了特设专家工作组参加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有关的活动的情况。

27. 这份进度报告由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编写，在特设工作组1986年1月6日至1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 第一部分

### 南非

#### 导 言

28. 在所审查的期间，南非共和国形势的特点是，尽管遭到普遍反对，还是实行了重大的宪法改革。

29.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这些重大的改革使经常遭到通行证法迫害的黑人群众备受影响。通行证法规定了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30. 所收到的资料表明，南非每个监狱的犯人人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南非1985年7月21日宣布紧急状态之后情况发展的严重程度及其性质需要作详尽的介绍。下文各段就本报告所述的南非的目前情况提出了总的看法。本报告所述的总的情况将在下文有关章节中予以详细的证实。关于这方面，不防提及的是，南非政府不顾人权委员会的多次要求，一直不提供本报告所述的事件的情况。因此，报告所载情况主要取自一些南非人的证词，这些人不仅遭受过而且仍在遭受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资料是以口头证词、书面陈述、宣誓书、病历、法院记录、研究报告和统计资料等方式提供的。因此，下文各段叙述了因紧急状态引起的形势的特点及其影响，特别是对被拘留者的状况，包括对绝食和监狱对峙、强迫群众迁移、工会和儿童状况等影响。这方面的资料使工作组能够全面了解1985年南非的人权情况。此外，工作组还提到了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

31. 1985年7月21日宣布紧急状态是1985年的主要事件。工作组回顾说，在进行将黑人排除在外的宪法改革之后，南非的情况变得更坏。关于暴力对峙、屠杀和普遍骚乱的报导，成了1985年初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作组决定告知委员会主席，工作组对形势的恶化表示关注（见上文第12段）。工作组1985年6月4日的特别报告（E/CN.4/1986/3）也详细地反映了上述的形势。由于紧急状态的宣布，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增多了。工作

组在其1985年8月12日至16日召开的会议期间评价了紧急状态(E/CN.4/1986/6)，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因素。

32. 尽管受紧急状态影响的只有36个区——外加以后的8个区——，但作为整个形势特点的事件继续在其他地区出现。这样的形势影响着整个人权领域，而紧急状态的宣布只会加剧形势。因此，下文各章详细地叙述了受到影响的具体权利。从下文各章可以看出，在所审查的期间，群众抵抗行动风起云涌，而这些以普遍抗议为特点的抵抗行动却遭到暴力镇压。政府对付黑人区内骚乱的主要手段是广泛地，经常地使用武力镇压。

33. 但是，正如几位证人所说的，采取更坚决的方式抵制这种政策的实行，已成了对黑人区内的镇压的反应。据几位证人说，这种决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意这一政策的团体已采取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制止这一政策的实行。因此，在所审查的期间，黑人群众纷起反抗，南非搞的将黑人群众排除在外的宪法改革却使黑人群众更加团结起来。

34. 在各黑人区内，对付镇压的办法是协调一致地掀起有组织的运动。据一些证人说，黑人区内的条件日益恶化，教育和工资水平仍然很低。由于斗争性的空前提高，差不多每一个专制统治的象征和行动都成了受攻击的目标。市镇参议员被迫辞职，警察、行政委员会成员和狱卒被从许多黑人区内赶走。警军发现他们已难以控制各区，各区都成了难治理的地方。

35. 1985年1月，博塔总统向议会作年度演说时谈到“作为显然可望的改革之一，将放宽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重新考虑黑人公民身份的问题”。据工作组得到的消息，“4月份，宣布了关于撤销禁止白人和其他种族通婚的‘偏狭法律’的决定，但此项宣布并未得到人们的赞扬，就在那个时候，葬礼似乎比婚礼更为普遍。1985年8月初，博塔先生的官员和部长们大肆渲染，以图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一次演讲上，因为总统的宣讲至少会表明他所说的‘改革’是何意思。”

36. 关于强迫迁移的政策，政府在1985年2月1日宣布了它将停止所有迁移。但在该年底却又宣布了强化计划，如果这些计划全面执行，将使大约

242,000人受到影响。

37. 工作组从一些证人处获悉,通过重新安置计划被迫迁到农村的人,为了寻找工作和谋生而不得不倒流回城市。警察在街上搜索,寻找有通行证但无资格在某一特定区域居住的人。仅约翰内斯堡一地,每年因通行证被捕者达20万。

38. 工作组报告试图围绕种族隔离和黑人多数渴望但仍不能享有人权的这一问题,讨论南非的危机。

### 紧急状态\*

39. 1985年7月20日,国家总统P·W博塔使用1953年公共安全法给与的权力,宣布从7月21日起在36个区内实行紧急状态,并警告说,实行紧急状态的区的数目随时会增加。工作组曾在其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对上述的法律作了初步的评价(见E/CN.4/1986/6)。10月24日,总统解除了东开普省5个区和德兰士瓦1个区的紧急状态,但两天之后却在西方省的8个区内实行了紧急状态。

40. 但后来一些证人对工作组说,虽然从形式上讲紧急状态在规定的区内实行,但迹象表明,在实行紧急状态和不实行紧急状态的区内,压迫的程度无任何区别。

---

\* 本节所用资料取自1985年7月2日、10月11日、11月11日的《星报》;1985年10月13日的《城市新闻》;1985年7月3日和10月29日的《索韦托人》;1985年9月25日和11月11日的《公民报》;1985年11月16日的《前卫周刊》;1985年11月15日至21日的《每周邮报》;1985年12月7日的《时代周刊》;霍普·姆潘堪扎内先生提交的报告“健康,我们的基本权利”——卫生工作者协会,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赞比亚卢萨卡;霍普·姆潘堪扎内先生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所作的证词;黑人律师协会代表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所作的证词;无名氏证人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所作的证词;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所作的证词和陈述;1985年10月28日的《新闻周刊》。

41. 事实上，根据目前正在经历南非情况的人士提供的第一手证词，紧急状态下的压迫并不是新的东西；即便紧急状态在全国宣布之前，压迫情况早已存在，特别是在尊重人权方面进行的压迫，天天都有，处处可见，而且见之于有效立法的规定，不受紧急状态的支配。按照同样的证人的说法，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除了其他严厉的措施，紧急状态期间又规定

- “(a) 国家；
- (b) 国家总统；
- (c) 共和国内阁的任何成员；
- (d) 武装部队的任何成员；
- (e) 在本款前几项中所指的任何成员或人士的指示下或经他们批准而采取行动的任何人，

为了确保共和国的安全、维持公共秩序或终止已经根据该法第2(1)条实行的紧急状态或为了处理由于前述的紧急状态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情况，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或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履行条令规定的职能时，忠实地建议、指挥、命令、指示或亲自采取的任何行动”免受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程序。

工作组在其研究报告(E/CN.4/1986/6,第7段)中指出，除了公告中提到的那些立法外，上述的立法已在南非的各区实行。

42. 来自各地区的报导表明，南非国防军和南非警察一天24小时进行巡逻。挨户搜查和投置路障是常见的事：

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白天戒严，不许学生离开教室。在不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学生报告说，在校园里开会受到军警的破坏；

在索韦托和东开普省，夜间戒严，不许居民上街。在其他地区，居民报告说，大批军警在天黑之后进行巡逻，不许他们在天黑之后外出；

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为在骚乱中牺牲的人举行葬礼，受到公共安全法的严格限制。在不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地方长官只许根据国内安全法举行葬礼。

43. P. W 博塔先生在宣布紧急状态时说，他的目的是“要在全国的黑人区内重建法律和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方式”。但是，截止1985年底，官方公布的死



于黑人区骚乱的人数已超过1000。截止1985年10月底，每天平均死亡人数为3.4，而1985年1月至7月，平均为1.7。警察承认其中三分之二死于他们的手下，但独立的分析家说，实际有可能超过这一比例。

44. 本贾敏·莫洛伊斯是个30岁的索韦托青年，1985年10月18日遭处决。他的处决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使南非的暴力行为出现新的升级。工作组在其提交委员会的上一份报告(E/CN.4/1985/8,第135段)中提到了此事。

45. 联合民主阵线及其分支机构一直坚持抗议运动，反对强化种族隔离，拒绝诸如三方议会和班图斯坦政府等黑人当地权力和结构。联合民主阵线及其分支机构通过教育运动，使人民能够抵制这样的结构。在有些地区，如瓦尔特里安古尔，当地政府已发现难以向居民收取房租。

46. 有位证人在谈到联合民主阵线与政府的关系时说，“毫无疑问，政府把联合民主阵线当作首先打击的对象…联合民主阵线是政府过去从未对付过的一个组织。它有数以百计的组织和分支机构，…即便在紧急状态期间，仍有一些组织申请加入为分支机构。政府希望使该阵线处于停止状态，但又不实际取缔它，…这样，他们可向世界宣告他们准许议会外的黑人反对派继续存在”。

#### 紧急状态下的被拘留人员

47. 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说，该委员会同警察总监P·J·科埃齐将军进行了接触，要求同他会晤，讨论“紧急状态管制下拘留的条件和家属在与当局联系方面遇到的困难”并就被拘留人员的问题提出了下列几点：

立即通知最近的亲族：

(a) 拘留是否属实；

(b) 拘留的地点；

在向被拘留人员传递衣服包裹、食品和钱等方面进行合作；

申请探访的程序；

保证提供：

- (a) 卫生和合适的监狱条件；
- (b) 在新鲜空气中进行锻炼的设备；
- (c) 医疗；
- (d) 足够的食品；

重新考虑：

- (a) 关于阅读材料的禁令；
- (b) 关于研究设备的禁令；
- (c) 单独监禁问题。

48. 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特别关心的是1300多名单独关押在已拥挤不堪的监狱里的被拘留人员的问题。从管理条例来看，似乎不能为已经很差的饮食提供补充。但已定罪的犯人可以得到这样的方便。

49. 警察总监拒绝会晤的要求，他说他只能会晤法律代表和最近的亲族。因此，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开始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大赦国际接触，为被拘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说情。

50. 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在紧急状态宣布后不久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中“对该国无情追捕数以百计的反对派并将他们关进拥挤不堪的监狱的做法表示关注。由于每天的死亡人数在增加，我们不知道这一千多人怎么能象管制条例所要求的那样被单独监禁的。我们只能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特别是在小城镇内。我们对于这些被拘留人员可能遭到的惩罚措施感到吃惊，如果他们一不小心使捕手不满意的话。我们必须再次告诫那些负有责任的人注意已得到医学界承认的长期单独监禁的有害后果”。

#### 紧急状态下的被拘留人员的反应

51. 1985年10月至12月间发生了多起涉及紧急状态下被拘留人员的绝食斗争和其他形式的对峙。

52. 1985年10月5日，在靠近贝拉尼的莫德比监狱里，被拘留人员同狱卒发生了对峙。在冲突中，至少有41名被拘留人员和狱卒受伤，有些伤势还很

重。关于这方面，工作组收到了温迪·奥尔博士提供的一份书面证词（详见下文第二章）。有位获释的被拘留人员说，监狱里医疗十分缺乏。1985年7月27日，普罗提警察局的监狱里曾发生几起绝食斗争。1985年11月11日，迪耶普克卢夫的新约翰内斯堡监狱和莫德比的监狱里各发生了一起绝食斗争。据说进行绝食斗争是为了抗议拘留条件特别是伙食太差。

53. 1985年11月7日，西开普省32名在紧急状态下被拘留的人员开始无限期的绝食斗争，纪念头14天的拘留结束。同天，监狱当局确认，有7名关押在奥茨胡恩监狱里的等待审判的犯人也开始绝食斗争。在开普省和德兰士瓦省，被拘留人员的亲友开始从黎明到黄昏的禁食，声援被拘留人员的绝食斗争。

54. 在同一个星期里，被关押在波斯莫尔监狱的30名妇女和2名男子以及被关押在帕尔省维克托凡尔斯特监狱的大约300人进行绝食斗争，抗议继续拘留他们。绝食斗争要求结束紧急状态，给予所有的被拘留人员以合法代表权并在根据紧急管制法所规定的被拘留14天后释放他们。

#### 紧急状态下的儿童\*

55. 南非教会理事会1985年8月1日的一份报告开头写道，“我们这些南非的年轻人愿在这国际青年年（1985年）提请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注意，南非政府已向我宣战。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一些关心我们国家前途并积极参与改变南非生活和社会的人，而不是一些感情用事、不负责的人”。

56. 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证实了上述的情况。报告说，“南非的儿童正在受苦。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估计，在被拘留人员中，60%的人在25岁以下；年仅7岁的孩子也在紧急状态下被拘留。根据公共安

---

\* 本节所用资料取自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关于儿童情况的报告，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赞比亚卢萨卡；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提交的原被拘留人员的宣誓书，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赞比亚卢萨卡；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1985年3月份报告；1985年11月11日的《前卫周刊》。

全法，被拘留人员的年令可以不说明。因此，监测被拘留人员情况的团体难以确定被拘留的儿童的确切数目。有位被拘留人员说，她在她关押的监狱里见到过一些女孩子。1985年10月9日，她见到大约14个女孩子，年令从9岁至15岁不等。她们被带到莫罗科警察局，在那里过夜。夜间，他们说她们遭到防暴队和警察的皮鞭抽打。第二天，她们被转移到约翰内斯堡监狱。我见到她们时，她们的脚和身上仍有淤伤。10月14日我被释放时，她们还被关在那里。”

57. 再如，亚历山大是个15岁的男学生，他是因安全法规定被拘留的。释放后没几天，就被送到约翰内斯堡医院的精神病房。琼尼是米内瓦中子的高三学生，1985年7月25日被拘留。1985年8月12日获释，据说二天之后就被送到希尔贝罗医院的普通病房。8月19日，又被转到精神病科。他家里人说，这位年轻人在被拘留之前是个正常的活泼的学生。但被送进医院时，已发现他焦虑不安、十分恐惧，失去通话能力。

58. 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特别是实行紧急状态的靠近开普顿、伊丽莎白港和东开普省等地的持续15天的内部骚乱，给当地的儿童造成了影响。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牧师、心理学家，特别是黑人父母对此感到忧虑。恩托科兹温幼儿学校校长谈到暴力骚乱对其所管教的孩子的影响时说，“孩子们小小年纪，应是清白无辜的，却经历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最坏的暴力行为，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他们处在容易受影响的年令，周围见到的却是愤怒、痛苦和仇恨，因而使他们处于十分惊恐之中”。

59. 暴力行为今天已成为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而最容易卷入这种无休止的暴力行为的是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人只有十几岁，一部分人20岁刚出头，有的还是未上学的孩子。

60. 按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的说法，自1985年1月以来，至少有68名黑人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被警察打死。其中有的还十分年幼，只有四、五岁。该委员会说，在未经指控而遭逮捕和监禁的人中，大约四分之一是黑人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其中许多人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很长时间才释放，有时还能见到他们身上受酷刑的伤痕。用一位白人精神病学专家的话来说，哥哥、姐姐、亲戚和

邻居，特别是父母的死亡和遭监禁，好象是“在已流血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和玻璃叉，而这个伤口本来就很容易杀死处在愤怒和仇恨之中的整个一代”。未经指控即遭监禁或拘留的年轻人往往遭受更严重的创伤，这是心理学家、牧师和其他充当他们顾问的人说的话。“鉴于警察逮捕和拘留了数以千计的十几岁的孩子，这种创伤可能已造成范围广泛的社会影响”。

### 纳尔逊·曼德拉一案

61. 纳尔逊·罗里赫拉赫拉·曼德拉是在同南非当局的对抗中成为其人民的代言人的。1964年，他同其他几位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在里伏尼亚的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押至罗本岛服刑。

62. 多年来，曼德拉一直抨击南非不断加剧的种族压迫，为南非解放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63. 继1980年2月提出的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呼吁之后，全世界和南非境内的声援运动不断发展。关于这方面，工作组在其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E/CN.4/1429和Corr.1)中指出，当时的南非司法部长的答复是，“谁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谁就是要求释放恐怖主义者”。英联邦南部委员会对继续监禁纳尔逊·曼德拉感到痛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80年6月通过了一项要求释放他的决议。此外，联合国系统的一些机构也发表了类似的要求，但都没有取得结果。

64. 不妨提及的是，印度政府承认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反对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并授予他1979年尼赫鲁国际谅解及和平奖。

65.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资料，一年多以前，人们纷纷猜测，博塔总统将考虑释放已被监禁23年的纳尔逊·曼德拉。释放曼德拉是联合世界舆论和大多数希望见到他自由的南非人的一个因素。当曼德拉在医院里因1985年11月的一次手术开始恢复健康时，据称，政府提出了有条件的释放他的问题。但是，纳尔逊·曼德拉不愿这样做。他说这等于背叛他的人民和他追求的事业。博塔先生“不

会在压力下进行改革的”。黑人群众决心加强自己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图图主教说，“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全体南非人（包括黑人和白人）自由选举的合法政府，世界会有机会在不发生进一步的流血和暴力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的”。

66. 温妮·曼德拉是被监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的妻子，她是个依据自己权利的重要政治人物。在过去的20年中，她几乎不断地受禁錮命令的限制或受拘留。五个月来，温妮·曼德拉不把南非政府放在眼里。在她的家遭汽油弹轰炸之后，她不顾禁錮命令，离开了她的流放地奥兰治弗里并迁到索韦托（自1985年8月以来，曼德拉夫人无视自1977年5月开始生效的不许她回到索韦托的命令）。此外，她还无视她的禁錮命令的条件，在两次黑人葬礼上给群众讲话。政府后来宣布解除她的禁錮命令，准许她参加公众集会，准许她住在南非的任何地方，但约翰内斯堡地区除外。然而，曼德拉夫人一回到索韦托，就被逮捕起来。

67. 1985年12月30日，当她无视禁令前往索韦托时，又遭逮捕。有位记者问她为什么继续无视禁令，曼德拉夫人回答说，她不是无视禁令，而是要强调不公平法律的不平等性。

68. 在这种情况下，为在抗议南非政权的过程中遭杀害的人举行的葬礼往往成了表示声援和抵抗的主要论坛。因此，1985年7月，警察总监使用新的紧急管制条例对为抗议中遭杀害的人举行的葬礼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警官们使用紧急管制条例第6条规定的权力，实行了其他一些禁令。根据最新的资料，1985年7月，在兰德省的6个区内为庆祝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而举行的所有集会遭禁止；1985年8月，在德兰斯瓦省的12个区内为纪念1984年9月开始的瓦尔起义而举行的会议也遭禁止。

## 一、包括班图斯坦化和迫迁的种族隔离

### A. 迫迁\*

69. 在过去的报告中，工作组研究了领土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迫迁问题，并指出特别是随着所谓“独立家园”政策的实施，这类迁移正在加剧。工作组还指出重新定居的地区的生活条件仍在继续恶化。

70.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内，特设专家工作组注意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仍然不断发生而且造成了苦难。工作组还注意到与流入控制相关联的被逐出“白人城镇”的消息。下列各段载有工作组注意到的这种迫迁的实例。

71. 据工作组在过去两年中得到的消息，要求停止迫迁的呼声在南非国内外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来自象布尔语报界、商界和联合民主阵线等各方面。这一普遍的呼声是由于穆加加人民被迫迁而引起的，它比以往任何迁移都更引起当地和国际舆论的注意。外国政府和当地压力团体进行了强烈抗议，南非政府感到无法为“野蛮地执行一项完全建立在种族主义上的将黑人土地所有者从他们稳定自足的农庄上赶走的政策”加以辩解。

72. 南非的迫迁尚未停止。尽管合作、发展和教育部长于1985年2月宣布对该政策重新审议期间暂停搬迁，八类重新安置中有六类仍在进行，受影响的人数超过两百万。在部长宣布重新审查迁移问题时，他指的只是八类中的两类，即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星报》1985年6月19日、20日、21日、23日；《公民报》1985年9月25日、26日；《泰晤士报》1985年8月12日；《卫报》1985年9月9日、12日、24日和11月17日；《星报星期刊》1985年6月23日；卡罗斯工作组，“破碎了的希望”，1985年6月；“南非的迫迁”，1985年10月，“从交叉路口到哈耶利特沙”；由德兰士瓦乡村行动委员会收集并由 Black Sash 提交的证据；黑人律师协会代表的证词（卢萨卡，1985年11月15日）；Hope Mpakanyane 的证词（卢萨卡，1985年11月15日）。

黑人区和城市区重新安置。另外，迁移的暂停基本上须受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  
(a) 政府将继续重新安置其“领导人”同意迁移的黑人社区；(b) 政府不接受“非法占地居住”。

73. 事实上，下文将说明，政府仍试图劝说人民“自愿”迁移。它决意寻找肯受其摆布的领导人。官员们在迁移程序中使用的名词——“为发展而迁移”、“城市更新”、“领导人同意”和对“经过协商”及“协议”所作的不同解释并不反映现实。随着1984年合作、发展和教育部新部长的上任，出现了一种新的名词：克奥尔哈吉时期的“合作与发展”已改为维尔乔恩时代的“有秩序的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组将对克万盖马、莫戈帕、奎莱拉莫奥伊普拉斯、姆格瓦利、胡胡迪和德里埃丰蒂思迫迁的事态发展加以审查。

### 克万盖马

74. 特设专家工作组在以往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E/CN.4/1985/8，第68段以下）曾指出，这一东德兰士瓦“黑人区”的居民呼吁联合王国女王和首相帮助他们争取留在过去的英国君王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反对计划中的迁移。政府在这里的战略是以“领导问题”为主。政府违反恩盖马人民的意愿而任命了一个酋长 Cuthbert Ngema，，此人说他愿意迁移。选举产生的恩盖马委员会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请求制止这一行动。这一申诉没有获准，因为按1927年黑人管理法，国家可以随意任命任何人为一黑人部落的酋长。恩盖马人声明他们不是一个部落，但是法官判定，在这一案子中人类学的证据是不相关的。因此，在这一情况下，政府将继续就整个社区的迁移问题与 Cuthbert Ngema 进行商讨。这一迁移因而将成为“商定的迁移”，因为酋长同意迁移，虽然该酋长是由国家指派的。

### 莫戈帕

75. 工作组在以前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一问题（E/CN.4/1985/8，第62—63段）。1985年2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了“暂停”迁移；合作、



发展和教育部长说莫戈帕是“商定的而不是强迫的迁移”，因而符合新的政策。这样的说法无视于莫戈帕人甚至在其公共建筑和房屋被政府拆除后仍拒绝迁移这一事实。国家为了强迫居民离开，援引了国家总统的一项命令。按1927年第38号黑人管理法，国家总统可“命令任何部落、部落的一部分非洲人社区或非洲人从一地迁至另一地”。该法对谈判或赔偿未作任何规定。

76. 但是该法规定“如果一部落拒绝离开其土地，部长在迁移令生效之前必须得到议会决议批准迁移”。

77. 以此条款为根据，莫戈帕人提出申诉，要求下令制止迁移。他们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被驳回，而他们要求准许上诉的申请也被法官拒绝。当他们正向最高法院阿佩拉特分院请求准许对判决上诉时，他们的村庄却在深夜被包围，他们就这样被南非警察迫迁至帕奇斯德拉伊。被迫迁的人立即离开帕奇斯德拉伊，来到他们最高酋长的家，贝塔尼。1985年9月19日，莫戈帕人在布洛恩丰泰因赢得了上诉。

#### 奎莱拉和莫奥伊普拉斯

78. 1985年5月，这些“受到威胁的黑人区”的酋长在西斯凯和特兰斯凯之间的所谓“白色走廊”告诉居民说，“基茨海滩有房屋在等着他们”。当人们说位于西斯凯的姆丹桑边缘的波茨坦的无家可归的占房者比较适合定居在那些房屋里时，酋长回答说，对他们另有计划；基茨海滩的房屋是给奎莱拉和莫奥伊普拉斯人的。

#### 姆格瓦利

79. 有10,000人口的姆格瓦利位于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之间的“白色走廊”。自1981年11月30日合作和发展部长与西斯凯签订一项协定之后，西斯凯一直管理着该地。姆格瓦利居民协会对政府将该地区的行政控制转交西斯凯的权力提出异议，并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宣布该协定无效。1985年9月5日，这一受到政府反对的申诉在法庭外解决后正式从最高法院撤回。东开普省的庭长和

首席法官在9月5日的庭上“下令将政府和姆格瓦利居民达成的协议作为双方同意的法院命令”。按照这一解决办法：

- (a) 姆格瓦利专属南非管辖，西斯凯政府无权在那里行使任何权力；
- (b) 西斯凯警察无权在姆格瓦利进行逮捕或拘留；
- (c) 姆格瓦利养老金领取者有权依照南非的比率领取养老金，所欠养老金应在1985年12月31日付清；
- (d) 姆格瓦利找工作的人有权在南非招工机构登记和办理，而不得要求他们“象西斯凯公民那样”在西斯凯登记；
- (e) 自1986年1月1日起，南非负责姆格瓦利的学校。

#### 前景农场（纳塔尔）

80. Thembari Dhlamini 夫人是这一纳塔尔“黑人区”的一名居民，她受到纳塔尔发展理事会一名官员的迫害。1985年5月26日在斯坦戈举行的一个会议获知，在 Dhlamini夫人指控官员拆除了她家的两堵墙后，该官员命令她迁至布尔维尔·特拉斯特农庄。虽然她并未接到任何驱逐通知，她仍被命令到一个新的地区重新定居。

#### 胡胡迪（北开普）

81. 胡胡迪是北开普的伍尔伊堡的市区。1970年，政府宣布胡胡迪将被迁移。拟议中的迁移地点是距博普塔兹瓦纳55公里的普迪莫。胡胡迪的居民（现约有14,000人）在这一威胁之下生活了14年之久，对前途充满了忧虑和不安。1984年10月15日，胡胡迪市得到了暂缓。这是由 Gerrit Viljoen 博士在一个有胡胡迪社区委员会、伍尔伊堡市长、伍尔伊堡布尔语萨克肯人的代表、商会代表及议会中的当地国民党议员参加的会议上宣布的。

82. 自暂缓之后，没有发生多大改变。想要建造房屋的人被委员会的官员告知，除非接到比勒陀利亚关于暂缓的正式信件，委员会不允许进行这类建造。社区认为这是对发展的蓄意阻挠；但对他们来说，发展而不迁移是一个基本原则。

## 德里埃丰蒂恩和克万盖马(东德兰士瓦)

83. 这两个情况已在以前的报告(E/CN.4/1985/8, 第62—72段)中提到过。现在据报,德里埃丰蒂恩和克万盖马已得到暂缓。土地事务部副部长 Ben Wilkens 和各社区于1985年8月2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还将毗邻的土地给了它们。这是多年来对黑人区的首次正式暂缓迁移。由于维尔朱恩先生今年早些时候的声明是关于暂停迫迁而不是停止迫迁,许多处于这一威胁下的人都希望克万盖马和德里埃丰蒂恩的暂缓将成为所有黑人区的先例,它们的命运现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 1. 市区重新安置

84. 根据1985年5月9日工作组收到的消息,合作和发展部公布了一个列有52个市区的名单,涉及638,000以上的居民,他们现在已不再受到迁移的威胁。名单包括了比勒陀利亚以外的阿特里德戈维里和马姆洛迪等市以及布洛姆丰蒂恩内的市区,但过剩人口项目并未将它们看作受到重新安置的威胁。过剩人口项目仅估计在这一类别中大约有157,000居民受到迁移的威胁。

85. 莱昂德拉和胡胡迪市区清楚地反映出这些暂缓所固有的“矛盾”及其时常“可疑”的动机。莱昂德拉是莱斯利的市区,位于东德瓦士兰。该市区原来是由地产权自由占有的土地组成的,但在1970年代中期由行政委员会将地产权买了下来。自那时起,有过若干迁移市区的企图。近几个月来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市区居民划分为两类:一类人将在与旧市区毗邻并已建好712座房屋的新市区得到的住房,另一类人则被认为是“非法”居民,必须迁至克瓦德贝尔。

86. 在莱昂德拉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社区对这种分裂企图进行了抵制,并要求允许所有的人留在市区内。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被行政委员会划为“非法”并受到直接威胁的116个家庭。1984年6月7日,莱昂德拉社区和莱昂德拉行动委员会经由其律师收到了合作和发展部的一封信,信中说这116个家庭将得到暂缓,而且不会迁往克瓦德贝尔。但自那以后,连续的驱逐会使人对这种暂缓的效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1984年底一连两个月内,地方行政委员会把个别家庭逐

出了他们在市区内的住房。

87. 这些住房中的登记居住者被安置在新的市区。其他的居民大多是登记居住者的大家庭的成员，他们也都必须迁移。他们被告知应将房屋拆除，带着建筑材料，迁至一个“靠近市区出租车停车场”的等候地点。该“等候地点”根本没有诸如厕所、用水之类的设施。这一等候地点的人基本上是莱昂德拉的长期居民。

88. 一个明显的严重问题是，行政委员会“遗憾而为时过晚”地发现新的市区太小了。该委员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将房屋只分配给登记居住者。由于莱昂德拉居民始终在被驱逐的恐惧下生活，1984年11月一群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一个支持迁移政策的社区顾问的房子，紧张局势从而爆发为暴乱。

## 2. 有组织地反对迁移

89. 1984年12月，四个对南非迫迁加以关注的地区性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来促进其共同目标。它们是：德瓦士兰乡村行动委员会、乡村进步协会、格雷厄姆斯敦乡村委员会和过剩的人口项目，这些组织联合成立了反对迁移全国委员会。

90. 在1985年8月24日乡村进步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代表纳塔尔约250,000名受迁移威胁的人或在过去受过迁移之苦的人的社区领导人要求停止迫迁。

91. 有90多名代表24个社区的人参加的这次会议起草了一项备忘录，要求政府宣布“停止迫迁：

“本会议，

- 反对所有的迁移并声明“我们不愿搬迁”；
- 反对南非政府与受到迁移威胁的社区进行的所谓“协商”，反对它试图利用某些酋长和族长来分裂人民；
- 反对政府用“非法占房者”这一名词作为借口而赶走长期住房者、租房者和农场工人；
- 要求政府停止一切迁移并采取下列措施：

- (a) 永久取消整个迁移政策而不仅仅是“暂缓”；
  - (b) 在政府公报中宣布撤消所有类别的迁移区域；
  - (c) 撤回所有受迁移威胁地区的征用通告；
  - (d) 撤回所有受迁移威胁地区的驱逐令；
  - (e) 取消“黑人区”这一类别；
- 确认只有一个南非；
  - 要求政府将准备用于迁移以及本应用于下列用途的费用（以直接补助方式或其他方式）用于为受威胁地区提供下列设施：
    - 住房
    - 清水
    - 运输
    - 道路
    - 诊所
    - 学校
    - 电力，
  - 并普遍保证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保证无代表权即不征税。
  - 进一步要求政府向所有被迁移的人提供实际赔偿，这些人可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自由定居。”

### 3. “自愿”迁至哈耶利茨哈

92. 1983年3月，当时的发展、合作和教育部长Koornhof先生宣布了建设哈耶利茨哈的决定（在1983年3月的大会上），有些人审慎地对此表示欢迎，希望这对想要搬到那里去的黑人是“额外的、完全自由的一个选择机会，尽管这仍然不出大种族隔离的范围”。但是，1985年5月25日，Koornhof先生说哈耶利茨哈是为了解决开普市黑人社区的急迫住房需要，而且由于人们“自愿”地搬向那里，将考虑把其他种族的人群移入旧黑人城区的可能性。

93. 除了同那些被“反对”的社区顾问协商外，当局没有同兰加、古古莱图、

恩扬加、克罗斯罗兹、姆朱莱尼、(布莱克——希斯)及哈亚·曼迪(斯泰兰伯奇)的居民就这一决定进行协商。

94. 合作、发展和教育部长关于“不容许在克罗斯罗兹不加节制地非法居住”的讲话于1985年2月18日在克罗斯罗兹引起了暴乱。同时,从德瓦士兰来的迁移队将人们移至哈耶利茨哈。在克罗斯罗兹居民同警察发生冲突的几天中,有18人被打死,230多人受伤。

95. 2月22日,政府宣布将同兰加、古古莱图和恩扬加合乎条件的居民签订为期99年的租约。这被看作是企图分裂城区居民和占房者之间的团结。

96. 2月27日,政府宣布将克罗斯罗兹“合法”居民的3,000个地点提级。这一让步把人民分为克罗斯罗兹“合法”居民和新到者两类,不可避免地会迫使约100,000克罗斯罗兹和KTC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迁移。

97. 1985年4月15日,克罗斯罗兹的“非法”占房者开始了前往哈耶利茨哈的迁移,一报纸报道说,该地象是“一片黑色的沙漠景象,成百个铁皮马桶散布其间”。根据西开普省的行政长官 Timo Bezuidenhond 先生说,约有42 000人已签字保证将搬至哈耶利茨哈。根据同一报纸报道,这一区域“由沙丘组成,象是一大片平坦的沙漠。凹凸不平的铁马桶一个靠一个排成长列,地上放着约3½平方米的水泥板块。在场地的一边,一条咄咄逼人的栅墙已修好了一部分。还好,该地建有水龙头——每10户人家一个。在耶利茨哈其他的“镇”上有一个医疗所和购物及学校设施。这些都是在大约两公里以外的地方,那里的人住在极小的房子里。到开普敦和周围地区的交通将得到补贴,车费不超过从克罗斯罗兹和地区内其他占地者营地到那里去的费用。”

### 马索佩斯塔德

98. 工作组在以前的报告(E/CN.4/1985/8)中曾指出,南非政府计划将马索佩斯塔德的2,000名居民移至博普塔茨瓦纳的太阳城附近的翁德斯特普。

99. 多年来,该部落受到官员的阻挠,无法充分开发和耕作其土地,借口是该部落将被迁至草原地带的翁德斯特普,而该区域据称是不适于种植该部落赖以生

的玉米的荒芜干旱的土地。另外据说，在那里除了4,000个铁皮马桶、一间学校和一座水库外没有任何基础设施。

100. 在政府几次徒劳无功地想要说服现任领导与其合作之后，据说地方行政长官和他的耳目在村中开了一个会，他的耳目则设法劝说了一伙人于1985年3月11日前往翁德斯特普查看。29个到那里去的人大多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不是马索佩斯塔德的族人，而是从其他农庄驱逐出来的租房劳动者。使一些人前往翁德斯特普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政府的战略来表明确有一定数量的居民“自愿”接受重新安置。这一做法受到马索佩斯塔德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报界、牧师和查看了新地点的 Black Sash 妇女的抨击。但是这一反对并未能阻止当局在1985年4月9日申明政府打算重新安置马索佩斯塔德的居民。

#### B. 家园整顿政策

101. 根据工作组得到的消息，家园整顿政策的基本理论一方面强调种族统一和各自种族人民团结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与家园相邻的黑人区应并入家园，居住在被称为“位置不佳区域”的人应尽可能迁入家园。

102. 1985年9月，南非政府宣布了莱博瓦、加赞库鲁和克万德贝勒家园的最后整顿计划。8月，政府公布了韦尔达最后计划，10月宣布了博普塔茨瓦纳最后计划。

103. 工作组研究了最近的德兰士瓦计划，遗憾地发现它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下列社区都将被并入家园：

#### 莫 兹

104. 政府宣布莫兹将于1986年1月1日并入克万德贝勒。莫兹约有120,000人口，其中80%的人讲索托语而不是恩德贝勒语。早在1979年就有了并入克万德贝勒的计划，那时首次讨论了这个计划。即使在那时，合并的构想就引起了很大的抗议。由于受到反对，计划被搁置了起来。在五年当中，莫兹人民一直反对合并。他们不想成为克万德贝勒的少数民族。他们恐怕在克万德贝勒于1986年“独立”之后失去南非的公民身份，他们还认为进行这种转变是“严重的不民主行为”。

105. 在这方面，工作组注意到1985年12月16日Balck Sash 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胡尼斯部长已宣布1986年1月1日将莫兹并入克万德贝勒。莫兹居民和代表根本反对这一合并。他们要求政府在改变现状之前举行公民投票来测验他们的态度。博塔总统和维尔朱恩部长都拒绝举行公民投票。这一合并将使12万人于1986年克万德贝勒独立时失去南非的公民身份。莫兹人中有80%是说索托语而不是恩德贝勒语。部长很清楚莫兹人民反对合并。他说政府将为愿意离开莫兹而不留在克万德贝勒的人提供重新安置营地。我们恐怕成千上万的人会逃离莫兹，1976年斯龙希勒难民惨剧又会重演。请打电传给博塔总统和胡尼斯部长，对拟议的合并进行抗议。我们认为合并就文化特性的丧失和可怕的人间苦难来说无异于种族灭绝。那些留在克万德贝勒的索托人将失去家园的土地。拟议的合并完全违背博塔总统的改革声明和政府与黑人领导人谈判的明定政策。在这一事件中，拒绝与之谈判的领导人都是政府核可的酋长及选举产生的代表。”

#### 布洛德方蒂因和盖韦尔方蒂因

106. 布洛德方蒂因和盖韦尔方蒂因是位于博普塔茨瓦纳第2莫雷泰莱区和克万德贝勒的姆杜特贾纳区之间的两个毗连农庄，约有15,000至20,000人口。这块土地于1927年和1948年被宣布为“出让的土地”之后被人买了下来。原先的买主错误地以为须有一个酋长出名为他们在契约上签字，这样，他们就请莫埃皮酋长，一个附近特里瓦纳酋长，为他们作这件事。

107. 但是，莫埃皮并未作为出名人而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在契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虽然原先的买主都有收据证明他们为农庄花费了多少款项，实际上土地却归莫埃皮所有。

108. 1979年以前，两个农庄上的居民，主要是贝迪语、北索托语和恩德贝勒语居民，一直由中央政府通过莫埃皮酋长管理。1979年，他们得知将被迁出博普塔茨瓦纳，而由负责克万德贝勒的行政长官管理。



109. 人们被告知他们将被并入克万德贝勒，而且他们乐于接受这一合并。但是，关于特兰斯瓦尔家园最后整顿的谈判改变了这些计划。政府与博普塔茨瓦纳当局（农庄的名义所有者）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完全不考虑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大多数农人将被迁至行将并入克万德贝勒的新地，他们的农庄将交回给博普塔茨瓦纳。这一做法的总的结果是博普塔茨瓦纳将得到建有基础设施、公路、水坝、水井和坚固房屋的两大块土地，而被迁移的居民则不得不白手起家重新生活。

110. 在关于这些计划的首次新闻发布中，胡尼斯部长据报曾说，这些农庄的居民已经同意迁移并正与当局充分合作。但这两个社区的人说他们只是在报纸公布消息时才得知这一计划的迁移。他们并不反对合并，而是反对随意剥夺他们的土地。

### 马查卡南格

111. 马查卡南格靠近布里茨，情况与整个社区行将被迁走的布洛德方蒂因和盖韦尔方蒂因相似。这一小“黑人区”的人口约有300，自1904年他们的祖先个别出资买下这片土地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和南非所有其他黑人区的情况一样，南非政府也试图说服马查卡南格社区迁至博普塔茨瓦纳边界一个叫卡费尔斯科拉尔的信托农庄去。当社区的人拒绝迁移时，政府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调查该土地的所有权，结果把原买主的所有权给以化整为零。

112. Black Sash 的调查表明，政府进行调查和划分所有权是准备通过收买个别所有权剥夺土地的第一步。社区人民完全反对这样作。他们坚定不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

113. 由于马查卡南格与博普塔茨瓦纳的巴彭区接壤，社区人民决定如果他们不能留在南非，他们宁愿被并入博普塔茨瓦纳，也不愿迁移。在作出这一决定时，社区人民清楚而重要的一个考虑是他们不能失去所有权证书和地权，以免遭受几百万南非人民受到的迫迁痛苦。

114. 在南非发展信托公司获得了股份后，马查卡南格将成为法人。现在尚不

清楚在这块土地最终成为法人后他们究竟是作为南非发展信托公司还是博普塔茨纳的承租人留在那里。

### 莫特拉特拉

115. 在西德兰士瓦，莫特拉特拉的人们同马索佩斯塔德一样，受到并入博普塔茨纳的威胁。莫特拉特拉是一个约有1,500人的社区。要他们搬到盖伊斯多普区的那块土地比他们现在的土地小800公顷。

### C. 人口流入控制\*

116. 特设工作组在以前的报告(E/CN.4/1985/8)中曾指出，政府极力采取措施使黑人难以从外面进入“白人”区。在所审查的期间内，工作组收到了情报，表明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仍坚持这一政策。

117. 根据工作组得到的消息，有通行证法以来的40年中，估计有2,000万人次因该法律而被捕。依通行证法的规定，所有黑人必须携带载明他们生活和工作地点的通行证。许多人不理会该法律，反对迁移全国委员会对大量的逮捕表示担忧，目前每年逮捕数量约为20万至30万。

118. 工作组收到的情报说明，1985年9月，南非总统宣布将改变流入控制制度。9月12日，总统行政委员会宪法事务委员会提出了题为“南非共和国的城市化战略”的报告。其主要建议是“取消根据1945年第25号法令的现行流入控制制度”。该报告已提交宪法发展和计划部长，以便向内阁提出“关于制度改革”的建议。

119. 取消流入控制的建议受到普遍欢迎，但是反对迁移全国委员会评论说事实上“该制度的公然控制措施将由现有的隐蔽形式的控制代替”。总的说来，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公民报》，1985年8月16日，10月1日和3日；《泰晤士报》1985年8月16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9月13日；由反对迁移全国委员会收集并由Black Sash提交的证据。

“现有的隐蔽形式的控制”，如清除贫民窟和非正式定居点、分区制和分散制，将代替通行证法的控制。

120. 但是，一些积极的内容也得到了承认。例如关于迁移，“城市化的居民应尽可能迁移。但是，当有此必要时，应征得有关各人的同意并应以社区为范围。”但是，报告仅建议废止城区法这一个法案，该法案限制黑人在城区的出现。报告并没有建议废止关于城区工作权或占地权的任何法律，而是有关乡村流入控制。实际上，它只涉及流入控制的三个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

121. 委员会认为流入控制是具有歧视性的，失败的和耗费巨大的。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承认流入控制政策未能控制城市化的速度，而只在控制空间分配方面是成功的，这实际上无需被称为“对人权和个人尊严的蔑视”的通行证法也可以办到。报告说，南非不再需要流入控制，因为可以采用其他直接和间接的控制手段，如防止非法占房法（1951年第52号）、清除贫民窟法（1979年第76号）、分类区域法（1956年第41号）、与卫生控制和地方当局分区措施有关的立法。

122. 委员会建议可用“有秩序的城市化”替代传统的流入控制，主要经由间接的控制形式和直接措施来顺序引导城市化进程。这方面的间接措施基本上主要是基于市场力量的鼓励措施和限控措施。不应采用对某些人群歧视的措施。直接措施包括具有指导和控制作用的立法、法令和细则。而且，有秩序的城市化是以国家全体公民可以自由活动为前提的。

123. 根据该报告，订有计划的地点和服务应取代非正式的定居点。虽然报告未提及住留的权利，但它建议政府应（为黑人）拨出地点和服务计划所需的土地。由于只拨出这些土地，人数将可加以控制，可以做到严格控制，以防出现“过分拥挤和健康问题”。

124. 整个报告的主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种族区分问题——而且不祥地提出人们应为居住于城市付出经济代价。报告提到了为控制污染交款而不向工业征收费用的例子。论点是，城市生活的费用对大多数人（黑人）来说将过于昂贵。

125. 委员会的官员说，他们期望政府在1986年就这些建议进行立法。委员会主席 Piet Koornhof 先生说，如果建议被接受，“就可解决黑人领导人所说的最使人烦恼的一个问题”。

## 二、生命和人身完整的权利

126.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内，特设专家工作组依照人权委员会交付给它的职权，再度审查了南非在尊重生命权、自由和保护个人不受酷刑方面的情况。为了说明种族隔离政策特别是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一直以何种方式继续侵犯黑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本章将分别论述审判、禁令、压制、监禁、在拘留中或在警方监禁下死亡、酷刑、诱拐、失踪、“暗杀”和投掷汽油弹等情况。

### A. 审判

127. 根据工作组得到的情报，目前南非的动乱被称为该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动乱。工作组在以前的报告中已指出，南非当局继续使用广泛的法律权力，对它们视为敌人的人不加起诉或审判地拘留。被拘留的人士中最为知名的是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社区领导人及教士。

128. 工作组在审查南非政治审判时希望回顾纳尔逊·曼德拉1962年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恐怕不会给我一个公正合理的审判……我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或道义上没有义务去遵守一个并不代表我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在这一涉及非洲人意愿和白种人意愿之间冲突的政治审判中，象目前这样构成的法庭是不可能做到公正合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含义是指有权参与制定自己必须遵守的法律，保障各阶层民众民主权利的宪法……白人制定所有的法律，白人把我们拖进法庭控告我们，白人坐在那里审判我们。”

#### 1. 叛国罪审判

129. 在被认为是南非“最重大、最紧要的政治审判”中，联合民主阵线的下列16名成员被控叛国，理由是据称他们参与了一项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阴谋——这项罪名最重可判死刑：

RAMGOBIN, Mewa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全国财务主任
SEWPERSHAD, George 先生	—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
NAIDOO, M.J. 先生	—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副主席

JASSAT, Essop 先生	— 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
MOKOENA, Aubrey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
DAVID, Paul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
NKONDO, Ephraim Curtis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
GUMEDE, Archie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主席
SISULU, Albertina 夫人	— 联合民主阵线主席
CHIKANE, Frank 牧师	— 联合民主阵线副主席
SALOOJEE, Cassim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
MOHAMMED, Ismail 先生	— 联合民主阵线
NJIKELANE Sisa 先生	— 南非联合工会
KIKINE, Sam 先生	— 南非联合工会
NGCOBO, Isaac 先生	— 南非联合工会
GQWETA, Thozamile 先生	— 南非联合工会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兰德每日邮报》1985年1月16日、2月25日、26日、27日、3月3日、9日、14日、15日、16日、30日、25日、29日和30日及4月24日。《公民报》，1985年2月1日、27日、3月9日、13日、15日、16日、27日和30日、4月10日、12日、16日、24日、25日、26日和27日、5月4日、13日和21日。《明星报》，1985年3月4日、6日和18日、4月29日、5月6日。《星期日泰晤士报》，1985年5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5年5月25日—31日。《泰晤士报》，1985年4月29日；5月20和21日及12月10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3月11日；5月6日、21日和12月10日。《焦点》，第61号，1985年11月—12月。南非的政治审判，南非—被监禁者团体出版，1985年5月、由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递交（在赞比亚卢萨卡，1985年11月15—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的报告。

130. 他们还被控以另外的罪名，其中包括国内治安法第54节关于恐怖主义的罪名。政府的部分指控是，这16个人帮助了一个由南非共产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大会运动和大会联盟组成的革命联盟。国家指控联合民主阵线充当了这一联盟的工具。

131. 这16个人被控通过召开政治集会、在集会和会议上演讲和散发查禁出版物来促进革命联盟的目标。

132. 叛国审判中的争论之一是“保释”问题。1985年3月8日，纳塔尔检查总长 Michael Imber 先生援引了国内治安法第30节，拒绝批准其中8名被告的保释申请。1985年4月24日，彼得马里茨堡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作出了一项“保留判决”，下令将保释申请发交司法官重新审理。

133. 按国内治安法第30(1)节，“如果出于国家利益和维持治安的需要而不应将被告交付保释”，检查总长有权驳回保释申请。

134. Friedman 法官在判决中说，就保释申请作出决定一向是法院的职能。他解释说，“法院行使这一权利是正当合理的。只有在法院无畏而公正地行使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公正处理涉嫌犯法者时在个人自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135. 关于检查总长按国内治安法有权拒绝批准保释这一点，该法官说，“这些章节严重侵犯了法庭的传统职能”。他说，检查总长成为其自己诉讼案件的法官，这完全是令人发指的事。他并不是一名独立的官员。与法院不同的是，他不是行政控制之外行使其权力。

136. 纳塔尔首席法官约翰·迈尔斯先生1985年5月4日在批准16名被告的保释时呼吁取消允许检查总长“拒绝批准保释”的国内治安法。他在作此呼吁之后批准了R 170,000号集体保释，并对被告附加了条件。这些条件是：24小时以内向警察交出护照，只能在地方辖区内活动，每天上午6时至7时，下午7时至9时向各自所在区域的警察局报到两次。他们被禁止在集会上讲话，也不得参与所属组织或分支组织的任何活动。保释条件还规定他们不得干扰或接触起诉书中列出的117个国家证人。

137. 在这些事态发展之后被观察家认为“南非政府带来重大政治难堪”的是，被告中有12人的严重叛国罪名被撤回。获释者中有以下五人：Archie Gumede 先生、Mewa Ramgobin 先生、George Sempershad 先生、Mooroogih Naidoo 先生和 Paul David 先生。1984年9月13日，这五人曾到英国驻德班领事馆谋求庇护以“躲避追捕”，成为头条新闻。另外七人是：Walter Sisulu 的夫人 Albertina sisulu(Sisulu 先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之一，现仍同曼德拉先生一起被关押) Frank Chikane 牧师、Essop Jassat 先生、Ephraim Curtis Nkonko 先生、Ismail Mohammad 先生、Aubrey Mokoena 先生和 Cassim Saloojee 先生。政府将继续控告4名工会人士犯了叛国罪，他们全部是南非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这四人 是：Sisa Njikelane 先生、Samkikine 先生、Issac Ngcobo 先生和 Thozamile Gaweta 先生。

138. 但是律师们说，由于事态发展到撤销了对联合民主阵线另12名领导人的起诉，这四人罪名成立的可能性因而大为减小。在撤销起诉的前一星期，检查官的一名证人 Isaak D.de Voies 先生对法庭说，“他误解了他在本案的作用，在作证时犯有可能使法庭发生误解的根本性错误”，这种情况使得草案的证词大为动摇。de Voies 先生是约翰内斯堡Rand Afrikaans 大学的政治讲师，原告方将他形容为革命问题专家，他作证说，在诸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法组织同诸如联合民主阵线的合法组织之间存在着“革命联盟”，而这一证词就是被告叛国罪名的理论根据。在盘诘之下，de Voies 先生承认，被告中多人都参加了作为民主阵线组成部分的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而这两个组织并不象他所作证的那样要从事暴力革命。一名保安警察 Harold Miles 透露说向警方告密的人是根据提供的情报拿钱，情报越重要钱拿得就越多，据说这使得政府更为尴尬。该警察承认，这可能会促使告密者夸大其词。

139. 这16人的审判使人想起1956年的叛国罪审判，当时有156名积极分子被控严重叛国，但最后于1961年被宣告无罪。这表示，在整个审判期间，受牵连的黑人领袖实际上无法从事政治活动。

140. 在另一件案件中，包括联合民主阵线及分支组织瓦尔公民协会的领导人及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成员在内的22人被控以严重叛国、“恐怖主义”、颠覆和谋杀罪名。本案控罪状据称长达250页左右。起诉书对联合民主阵线和据称该组织在1984年9月瓦尔三角区骚乱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攻击。它声称联合民主阵线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合谋以暴力推翻现行秩序。联合民主阵线的会议被说成一贯称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友军”，将它的成员描绘成英雄和烈士。

141. 他们的律师继续要求保释，对检查总长据以拒绝保释的批准书的有效性提出了异议，主要理由是这些批准书系在被告受到起诉之前就已签发。

## 2. 国内治安法和其他法令下的政治审判

142. 工作组发现，今年进行的绝大多数审判是随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民抵抗运动”高潮而来的。在1984年9月至1985年2月的6个月中，有10,000人因骚乱而引起的罪名被捕。1985年头六个月中仅在东开普一处就有20,000人以暴力罪名被捕。1985年1月至9月，东开普警方交审的案件有1,789宗，罪名反映了抵抗运动的性质，而政府正试图利用法院加以镇压。

143. 被告中大多数是依普通法被起诉，罪名多半是公开暴力。采用这一罪名的审判大多都和警察驱散的抗议及示威有关连。大多数案件据说是涉及用石块投掷警察、警车和警方财产。在这两项罪名都有的案件中，案由多半是向住区督察及警察、房舍、学校、商店和政府建筑物投掷石块。在对无人占用的财产使用汽油弹的案件中，罪名是纵火，而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财产进行这种攻击而且有死伤发生的案件中，罪名是谋杀未遂或谋杀。1985年7月，国家准备对367件纵火案起诉，其中多数涉及被损坏的房屋；动乱中有93人据说是谋杀，1,050件公开暴力活动。

144. 人们还在诸如1982年国内治安法、1983年恫吓法和集会及示威法的法令下被起诉。与黑人市镇动乱有关的审判数字的上升与这些地区内反抗力量的增长成正比。实际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这种审判。但是大多数审判都发生在动乱最为激烈的地方，特别是在东开普、比勒陀利亚—威特沃特斯兰—弗雷尼欣地区、北德兰士瓦和奥兰自由邦。



145. 法院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某些地区成立了特别区域法庭以免干扰一般法庭的“正常”工作。虽然法庭对有些审判处理得极快，但由于数量众多，许多案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依国内治安法和其他法令进行的审判计有下列：

<u>状 况</u>	<u>姓 名</u>	<u>罪 名</u>	<u>地 点</u>
正在进行	MAPUMULO, Wilfred BUTHELEZI, Norbert DUMISA, Robert MARUPENG, James 和其他 9 人	恐怖主义和拥有武器	埃斯特科特
正在进行	ZONDO, Salusha MAPHUMULO, Kate	窝藏非洲人国民大会 成员；拥有武器	埃索韦
正在进行	THABANE, Frank MOGALE, Elphos CHILOANE, Thabo	恐怖主义	细尔斯普伊特
1 2 月 正在进行	MAAPE, Abel Bushy	恐怖主义	金伯利
正在进行	VIVIERS, J.C. SAUNDERS, Juliette	违警罚法	伊丽莎白港
正在进行	SEFATSA, Reginald 和其他 7 人	颠覆，谋杀	比勒陀利亚
正在进行	OMAR, Dullah MCMASTER, L.	在非法集会上讲话 (UWC 1985 年 7 月)	贝尔维尔
正在进行	MAHLOPANE, W	被查禁书刊	克莱克斯多普

正在进行	JOSEPH, Humphrey NGEMDOE, Louis	颠 复	奥德特休尔恩
正在进行	STUURMAN, Daniel JOSEPH, James DU PLESSIS, James BOOYSEN, Almo BARNARD Paul JAMES, Hilton JACOBS, Andrew	破 坏	乔 治
正在进行	TSHOBA, Jan JULY, Fikile KETYE, Mlandele NKABINDE, Rayond GQAMANE, Mike	恐怖主义, 推进泛非主 义者大会的目标	波切夫斯特鲁姆
正在进行	HEARD, Anthony	引用被列入名单者的话	开普敦
正在进行	ALLY, A. 和其他 19 人	集会及示威法, 卡莱敦 广场, 1985 年 9 月	开普敦
正在进行	JONGILE, Joe	恐怖主义	乌姆塔塔
正在进行	NGOYI, Edgar 和其他 9 人	谋 杀	新布赖顿
正在进行	TALAKUMENI, Thomas	窝 藏	开普敦
正在进行	TSHWETE, Pamela 和其他 45 人	非法集会	姆丹萨内

正在进行	8名在叛国审判时 示威的人 法院建筑物法	在彼得马里茨堡内和 附近违法示威	
正在进行	BLACK, Anthony 和其他22人	非法拥有武器 1985年8月	德班
正在进行	GROOTBOOM, Derek BASSON, Derek STEENBOK, Stephans PRITCHARD, Robert BOTH, Julian	破坏	奥德特休尔恩
正在进行	NGATYANE, Chris JAXA, Nkululeko	恐怖主义、推进南非非 洲人国民大会的目标	昆斯敦
正在进行	TOM, Ntozelizwe	同上	
正在进行	SISHUBA, Andile MJILA, Visumze	同上	
正在进行	GXAVU, Zukile MAKU, Toivo Otto TUNGWANA, Denmark NOMEVO, Lungelo QAKU, Ntsikelelo XINTOLO, Andile SPEELMAN, Simon SAMUEL, Tembeni BACELA, Professor	违反国内治安法	布尔格斯多尔普
正在进行	NAME, Prince GREEN, Pippa	同上 非法示威、违抗出版限制	威廉斯王城 开普敦

正在进行	DENNEHY, Peter	非法集会 妨碍警方	开普敦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情报, 下列为将于1986年审理的审判:			
<u>状况</u>	<u>姓名</u>	<u>罪名</u>	<u>地点</u>
1月9日	MBIZE, Charles RAMONTSHU, Esau MOTAUNG, Daniel	违反国内治安法	约翰内斯堡
1月9日	MABONE, Furgane OGANNE, Aaron MNTAMBO, Thomas DWAYI, Jan NKHELE, Steven LESHIBA, Bonakale	破坏, 危害公共安全	克勒克斯多尔普
1月20日	MASHELA, Samuel 和其他9人	颠覆, 谋杀 (塞波克尔格, 1984年9月)	奥伯霍尔泽
1月20日	MLONYIENI, Themba	煽动参加非法集会	西波弗特
1月24日	RABEDE, January BILA, Daniel	颠覆	范德尔比尔公园
1月27日	MATAKATA, Jana	推进南非非洲人国民 大会目标	帕尔
1月27日	MBENYANE, Joseph KHOMUNALA, A. NGOBESE, Arletta	被查禁书刊	德班
1月30日	SELOANE, M. 和其他40人	非法集会 (Lebowa, 1985年8月)	尼博
2月3日	MOLEFE, Oupa RADEBE, Jahannes SEKETE, Patrick MOKOENA, Tladi 和一名16岁的人	颠覆, 谋杀, 恶意破坏 财产和纵火	比勒陀利亚

2月3日	MOTSOAGOA, Solomon MOTSOAGOA, Paulus 和其他3人	谋杀, 国内治安法	尼赫尔
2月7日	SOCIKWA, Goodman	被查禁书刊; 推进南非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标	彼得斯堡
3月	NHLAPO, Tom TSOTETSI, Ishmael MOREMI, Oupa MOSEBI, Moleje SONDI, William MIRA, Simon	颠覆、谋杀、谋杀未遂	长尔顿维尔
3月3日	THEBA, Farid	颠 复	米德尔堡
3月12日	BOESAK, Allan Dr.	国内治安法下4项罪名	马尔梅斯里

## B. 禁 令\*

146. 工作组在其报告(E/CN.4/1985/8, 第156—163段)中审查了关于依1982年国内治安法下的禁令实施的各项限制的资料。工作组继续收到这一方面的资料,并对这些禁令所作的种种限制表示关切。这些禁令继续对被视为政府的批评者或反对者的个人的结社、言论和行动自由施加种种限制。这种禁令是通过司法部长——主管内阁部长——的命令以行政方式下达的,依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

### 1. 对人的禁令

147. 有的禁令包括专门针对个人的种种限制。虽然法院对禁令的施行无权行使管辖,不能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受禁令限制的人如果触犯了禁令所施加的限制,法院可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判处监禁。

148. 在目前受禁令限制的人中,有两个伊丽莎白港的黑人工会领导人——Maxwell Madlingozi 和 Dumile Makanba——两个人都被限制在伊丽莎白港。作为受禁令限制的人,他们不得进入工厂区,因而实际上无法返回工作岗位。

149. 禁令期满后,可以立即续延。目前受到限制的一些人,自1960年代初就一直受到禁令限制。结果,他们因政府的行政行动而陷于多年与社会隔绝。

150. Rowley Arenstein 是德班地区的一个律师。1962年以来,他不断受到禁令限制或监禁。他的禁令将他限制在德班。禁令将于1988年6月30日到期。

151. Aael Dube 的禁令到1987年10月31日才期满。他于1962年4月16日被捕,1984年10月释放后,立即接到为期三年的禁令。这项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明星报》1985年11月11日;《索韦托报》1985年11月8日;《卫报》1985年11月22和23日;《泰晤士报》1985年11月11日。1985年11月15—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在赞比亚卢萨卡提交的报告;国际特赦协会的报告;1985年11月—12月份的《焦点》,第61期;《新闻周刊》1986年1月6日。

禁令实际上将他流放到北德兰士瓦地区的墨西纳这个边远城镇。

152. Johnny Issel 是西开普的一名主要社区工作者。他的首次五年禁令于1973年10月实行。当时他是南非学生组织在西开普的区域组织人。目前的禁令是从1983年7月实行的，将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阿斯隆。禁令应于1985年7月31日期满。

153. Mordecai Mothibe Tatsa 原先是被禁的南非学生运动的成员。1983年8月释放后受到禁令限制。他的禁令将他限制在索韦托，将于1986年8月30日期满。

154. Mathatha Tsedu 原先是新闻记者，而且是北德兰士瓦的南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目前的禁令将他限制在塞谢哥辖区，每天晚上和周末将他软禁。禁令将于1986年6月30日期满。由于这项禁令，他无法从事记者生涯，尤其是因为塞谢哥区是黑人住宅区，专为附近保留给白人的彼得斯堡城服务。

155. Ahmad Cassiem 原先是政治犯，并曾经是南非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他的禁令将他限制在温伯格。禁令将于1986年3月31日期满。

## 2. 根据紧急条例的禁令

156. 下列人员在紧急状态期间受到限制：

COLEMWAN, Neil	——	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
RATCLIFFE, Simon	——	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
SALOCJEE, Rashid	——	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
SMITHERS, Maurice	——	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
VAN HEERDEN, Aurret	——	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
PETERSON, Rev Robin	——	被限制在温伯格

## 3. 开列名单

157. 1985年7月第9830号政府公报根据1982年国内治安法第56(-)(P)节的规定，开列了一个名单，规定不得引用名单内人员的言论。违者可处三年以下徒刑。受到影响的有下列各人：

- (a) 9名受禁令限制的人(第19(1)(a)和第20节);
- (b) 19名被判处违反安全规定的人(第16(1)(b)节);
- (c) 7名以前受到防范性拘留的人(第28节);
- (d) 137名被列入根据第16(6)(a)和第23(1)节开列的名单的人。

158. 列入名单总人数为172人。其中22人被关在南非监狱,40人是南非居民,89人流亡国外,21人已死亡。

#### 4. 查禁组织

159. 根据国内治安法第4节,司法部长可以查禁某些组织。1985年8月28日(在第R.1977号政府公告中),司法部长查禁了南非学生大会。这是1977年以来第一次查禁一个组织。

#### 5. 禁止集会

160. 根据国内治安法第46节,司法部长或一名司法官可以禁止集会或对集会施加种种限制。在地方司法官的命令之外,政府在整年期间曾多次禁止集会。

161. 1985年3月22日,在第701号政府通告中,重新颁布了禁止户外集会的年度禁令,但体育性集会除外。除此之外,该通告还将禁止范围扩大适用于所有主张教育抵制的户内集会。在1985年3月22日第776号政府通告中,司法部长宣布,3个月期间内禁止在18个区召开讨论避学问题的会议,并禁止29个组织召开会议。1985年6月28日又将禁令延长到包括后半年,并扩大适用于总共30个地区和64个组织。这些组织包括青年、学生、妇女、社区及政治团体,而行政管理区则位于德兰士瓦(2)、东开普(21)以及奥兰自由邦(7)。

162. 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向政府抗议时遭到杀害的志士举行的葬礼渐渐成为表示团结和抵抗的主要论坛。因此,在1985年7月,警察局长援引新的紧急条例,对抗议时遭到杀害者的葬礼施加了一系列限制。警察局长还利用紧急条例第6节所规定的新的权力,实施其它禁令。根据最新消息,1985年7月在兰



德的6个地区纪念 Nelson Mandela 生日的所有集会都遭到禁止。 1985年8月在德兰士瓦的18个区宣布禁止集会纪念1984年9月发动的瓦尔起义。

163. 紧急状态所未包括的各区的司法官继续根据国内治安法对集会施加种种限制，主要是对葬礼进行限制。 9月一整月，东开普东伦敦辖区所有黑人的葬礼都受到与处于紧急状态的地区相同的限制，参加人数限于100人以下。 1985年11月23日，北比勒陀利亚的首席司法官根据国内治安法禁止在马梅洛迪举行葬礼。 除此之外，参加祝祷仪式和葬礼仪式的人数被限制为最多50人。

## 6. 放逐\*

164. 南非政府施加的限制和隔离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放逐。 司法部长在国内治安法的授权下，可以签发驱逐令。

165. 最近几年来，政府的黑人反对者被南非当局从“白人”的南非流放到“家园”。

166. 此外，凡经南非政府指定为取得了所谓独立的家园的公民的人，均自动丧失其南非公民资格，经由行政方式放逐到“家园”。

167. Steve Tshwete 的情况即为一例。 他原是罗本岛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犯人和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1984年11月被宣布是一名遭禁移民。 这个事件发生在南非到处出现骚乱的时刻，许多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都被拘留。 南非当局把他看作是西斯凯“家园”的国民，内政部长撤销了对他的两项豁免——他原先无需签证而可进入“白人”南非，而且无需临时居留证。 Steve Tshwete 不能够继续在西斯凯以外的地方工作，也不太可能在“家园”找到职业，因为那里失业率很高，就业机会很少。

168. 黑人“家园”的行政机关也拥有类似于司法部长的权力，可以放逐个人。 工作组收到了关于受家园行政机关限制的政治犯和其他人士的资料。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国际特赦协会的报告和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在赞比亚卢萨卡提出的报告。

169. Prince Madikizele 案件即为一例。他在1984年10月接到放逐令，限制他只能留在离家很远的比扎纳乡间，并离开他在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的律师职业。根据1977年特兰斯凯公安法，特兰斯凯地方长官可以命令任何人只能居留在某一地区，时间不限，而且，如果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话，没有必要说明任何放逐理由。Prince Madikizele 一直为 Mxolisi Sipele 一家充当代理，而 Mxolisi Sipele 则于1984年7月在班图斯坦监禁中死亡。1984年12月，他就被放逐一事向乌姆塔塔最高法院上诉。1985年5月9日开庭，但维持原判决。

### C. 压制对象\*

170. 南非现行法律被用来平息或抵销对种族隔离的一切反对行动。1984年中期，南非局势达到了激化。这主要是由于宪法提案把黑人排除在外以及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引起的。因此，这段期间内出现了主要目的是为了捍卫公民权利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除了几个诸如学生组织的青年公民组织之外，妇女组织、工会和政治组织、记者团体、人权团体、社区支持组织，体育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些牧师，也投入了反对政府政策的前线。

171. 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表明，这些组织的一些成员显然是现行立法所准许进行压制的对象：

#### (a) 公民协会

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1985年1月至11月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的报告；1985年11月15—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在赞比亚卢萨卡提供的资料；1985年11月15—19日黑人律师协会代表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言，以及1985年11月15—19日其他证人在赞比亚卢萨卡提供的证据（要求不披露身份）。

索韦托公民协会  
赫拉夫里内特公民协会  
东兰德人民组织  
和平机构(博福特堡)  
格雷厄姆斯敦公民协会  
杜杜扎公民协会  
艾尔弗雷德港公民协会  
卡特莱洪行动委员会  
滕比萨公民协会  
察卡内公民协会  
察卡内寻家者

(b) 青年组织

索韦托青年组织  
克瓦特马青年组织  
亚历山德拉青年组织  
伊丽莎白港青年组织  
埃滕哈赫青年组织  
斯泰特勒维尔青年组织  
察卡内青年组织  
杜杜扎青年组织  
莱纳西亚青年联盟

(c) 学生组织

南非学生大会  
阿扎尼亚学生组织  
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  
家长/学生委员会

(d) 妇女组织

伊丽莎白港妇女组织  
德兰士瓦妇女联合会  
维特斯妇女运动

(e) 政治组织

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  
联合民主阵线  
约翰内斯堡民主行动委员会

(f) 工 会

南非工会联合会各分支组织  
南非工会理事会各分支组织  
南非工人联合会  
工人联合会和总工会  
汽车及零件工人工会  
南非商业、饮食及联合工会

(g) 人权团体

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  
要求停止征兵运动

(h) 社区支持组织

宣传和研究服务  
社区资源情报  
绢印培训项目  
经济研究委员会

成人教育项目  
卫生保健资料中心

(i) 体育组织

南非体育理事会  
东省体育理事会

除上述组织以外，一些记者和牧师也成为威吓的特别对象。

172. 工作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律师界遭受拘留以及被控犯有叛国罪的情况相当严重——下列名单反映出这一趋势：

1985年被拘留者

KGAKA, Mike ( 瓦尔 )  
OMAR, Dallah ( 开普敦 )  
MOHAMED, Yunus ( 德班 )  
MADIKIZELA ( 特兰斯凯 )  
SIWISA, Hintsa ( 西斯凯 )

1985年被控犯有叛国罪者

SEWPERSHAD, George ( 德班 )  
NAIDOO, M.J. ( 德班 )  
GUMEDE, Archie ( 德班 )  
DAVID, Paul ( 德班 )

173. 工作组从黑人律师协会的代表以及属于其他种族的律师那里获悉，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即参与政治性审判的律师，如被认为在法庭为政治积极分子进行辩护方面起重要作用，则往往会受到危害。

D. 拘留

174. 工作组收到了反映根据现行立法进行拘留的方式的资料。 下列各表分类

列出了1985年1月至11月所报告的拘留情况\*：

(a) 按立法分类的拘留情况摘要

国内治安法，第28节	8
国内治安法，第29节	301
国内治安法，第31节	4
国内治安法，第50节	301
西斯凯国家安全法	98
特兰斯凯公安法	47
博普塔茨瓦纳国内治安法	6
没有指明的立法**	<u>76</u>
<u>合计</u>	<u>841</u>

(b) 按地区分类的拘留

德兰士瓦	257
纳塔尔	87
东开普	63
西开普	193
北开普	43
奥兰自由邦	47
西斯凯	98
特兰斯凯	47
博普塔茨瓦纳	<u>6</u>
<u>合计</u>	<u>841</u>

\* 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

\*\* 转交工作组的资料未指明适用的特定立法。

(c) 按活动分类的拘留

学者、学生、教师	2 3 0
社区及政治工作者	2 3 7
工会分子	2 9
牧师及教会工作者	9
记 者	1 9
不明确或未知的活动	<u>3 1 7</u>
<u>合 计</u>	<u>8 4 1</u>

(a) 到1985年11月30日止, 1985年被拘留者的命运

未起诉而获释:

— 在48小时内	7 0
—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之后	4 2 4
— 已被起诉, 等待审判	1 0 9
— 被起诉, 但宣判无罪	1
— 被起诉并判罪	1
— 拘留后逃离	2
— 仍被拘留	1 6 0

转为紧急拘留	<u>7 4</u>
<u>合 计</u>	<u>8 4 1</u>

175.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资料, 到1985年11月30日为止, 因所谓的安全理由而仍被拘留的人数可分类如下:

(a) 按地区分类的摘要

德兰士瓦	98
纳塔尔	7
东开普	13
西开普	20
北开普	5
奥治自由邦	6
西斯凯	10
特兰斯凯	13
博普塔茨瓦纳	—
<u>合计</u>	<u>172</u>

(b) 根据原拘留期，到1985年11月止仍被拘留的人员

1984年被拘留者	12
1985年1月—6月被拘留者	18
1985年7月被拘留者	16
1985年8月被拘留者	44
1985年9月被拘留者	40
1985年10月被拘留者	23
1985年11月被拘留者	<u>19</u>
<u>合计</u>	<u>172</u>

(c) 按立法分类的拘留情况摘要

国内治安法，第28节	8
国内治安法，第29节	115
国内治安法，第31节	20



国内治安法，第50节	1
西斯凯国家安全法	10
特兰斯凯公安法	13
博普塔茨瓦纳国内治安法	—
没有指明的立法	5
<u>合计</u>	<u>172</u>

176. 上面的统计资料是由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根据其了解的拘留情况而向本工作组提供的。到1985年11月30日止出版的警方统计资料表明：在总数287名被拘留者中，有143名是该后援会所不了解的。到1985年11月30日止，情况不明的被拘留人员可分类如下：

根据第31节拘留的情况不明人员	1
根据第29节拘留的情况不明人员	46
根据第50节拘留的情况不明人员	96
<u>合计</u>	<u>143</u>

177. 工作组注意到，保安警察在非紧急状态地区广泛援引国内治安法第50节。从1985年7月29日至11月30日出版的有关根据第50节进行拘留的警方统计资料表明，在这四个月期间，至少有1079人被拘留。根据国内治安法第50节，可以进行为期达14天的“防范性拘留”。

#### 特兰斯凯的拘留情况

178. 特兰斯凯对拘留的使用出现了大大升级。其详细分类如下：

#### 大规模拘留

5月	600	— 西格加中学学生
8月	128	— 特兰斯凯大学学生
	66	— 卢尔德斯中学学生

9月	60	— 圣约翰学院学生
	400	— 卡拉中学学生
	<u>390</u>	— 乌姆塔塔技术学院学生
合计	<u>1,644</u>	

个别拘留

6月	11	
7月	20	
8月	19	
9月	29	
10月	<u>123</u>	— 大多数在B·Ndondo葬礼上被拘留(见下文关于在拘留中或在警察监禁下死亡的情况)
合计	<u>202</u>	

特兰斯凯警察统计

179. 据报导,特兰斯凯保安警察首长曾说,自8月以来,已根据特兰斯凯公安法拘留了259人。到1985年11月底仍被拘留者不到四分之一。

对获释的被拘留者进行放逐

180. 下列各人被捕获释后,被放逐到特兰斯凯的边远地区。他们都是Bathandwa Ndondo的亲属或被害见证人:

Dumisa NTSEBEZA, 律师

Lungisile NTSEBEZA, 商人

Meluxdo SILINGA, 教师

Monde MVIMBI, 商人

Victor NGALEKA, 商店副经理

Zimgisa MKHABILE

五. 在拘留中或在警方监禁下死亡\*

181. 工作组在以往的报告中曾请人权委员会注意在拘留中或在警方监禁下死亡的情况。以下资料表明情况已更为恶化。提请工作组注意的案件计有下列：

(a) 1984年11月29日，NGWENYA, Abel Mphiwa，31岁。从戴维通的家中被带走后，几小时内即死亡。警方声称其死因为监禁时癫痫病发作。两名警察被控以过失杀人罪名，与其死亡有关，正由法院审理中。负责验尸的该区医官认为死因是颈部不断受击。

(b) 1984年底/1985年初，KOROTSOANE, Tatlheho，28岁，塞博肯人。据报，他于1984年9月3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29节在瓦尔被捕，但警方公共关系部门表示对他根据治安法被捕一事毫不知情。然而，有一段时间，费雷尼欣警察局接受了他母亲 Elizabeth Korotsoane 女士带去的食物包，直到1985年3月一名警察告诉她说，她的儿子已在莱拉通医院死亡。1985年4月22日，Korotsoane 女士在费雷尼欣警察局从死亡者相片中认出她的儿子。她声称警方对她说，“相片中的人已死去多年”。调查工作在继续进行。

(c) 1985年3月29日，MVULANE, BHEKI，18岁，卡特雷洪人。1985年2月18日与其他八名青年在卡特雷洪警察局被拘留，罪名是公开暴力行为。

1985年2月21日在法院出庭，时间很短，被还押至3月7日。3月7日未出庭，父母甚为担心，开始打听消息，后来发现他在纳塔尔斯普伊特医院，不省人事。父母随后获悉，他是在1985年2月23日入院的，当时已失去知觉。Bheki

Mvulane于3月29日死亡，一直未恢复知觉。验尸工作已完结，警方正在进行调查。数名证人声称，“一名白人警察把 Bheki Mvulane猛力撞向墙壁，另一名警察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焦点》第60期，1985年9—10月；《焦点》第61期，1985年11—12月；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的报告，1985年1—11月；1985年11月15—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在赞比亚卢萨卡提供的资料；1985年11月15—19日黑人律师协会代表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词。

在他倒下后又踩了他的头部……他即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据报，纳塔尔斯普伊特医院院长说，Mvulane 在死前曾受过脑伤治疗。

(d) 1985年5月5日，MUTSI, Siphu, 20岁，奥登达尔斯勒斯人。在警方监禁下因头部受伤而死（见特别报告 E/CN.4/1986/3 第18段）。

(e) 1985年5月6日，RADITSELA, Andries, 29岁，察卡内人。在警方监禁下因头部受伤而死（见特别报告 E/CN.4/1986/3 第20段）。

(f) 1985年7月3日，MUGGELS, Mzwandile, 20岁，斯特特勒维尔（东开普）人。Mzwandile 是卡鲁青年大会的协调员，同一群青年参加克拉多克领导人的追悼会后，在回程路上与警方遭遇，以石头作了反击后逃走。当天，警察又碰见这一群青年在火旁围坐，向他们发射了橡胶子弹和催泪毒气。Mzwandile 逃入他叔父家，警察随后跟入，并开枪射伤了他。他被警车带走。次日（7月4日），警方通知他父母说他已死亡，说他在攻击若干南非警察的家的一次事件中伤重而死的。

(g) 1985年7月5日，SPOGTER, Johannes, 13岁，斯特特勒维尔（东开普）人。Johannes Spogter（又名 Witbooi, 是 Mzwandile Muggels 的侄子）是在参加为克拉多克附近被杀害的四名社区领导人举办的追悼会后（见第205段）被捕的。7月5日，他父母被通知说，“在一次例行的牢房巡视中发现他已死亡”。根据代表死者家属进行验尸的伊丽莎白港一名病理学家说，Johannes Spogter 死于头部受伤。

(h) 1985年8月16日，MOKOENA Sonnyboy, 24岁，索韦托莫罗卡人。8月14日探视他在东德兰士瓦的祖母时被 Pilgrims Rest 警方逮捕。祖母报告说，两名白人警察和一名黑人警察在当地一名商人的陪同下突然来到她家把 Sonnyboy 带走。后来，她从一位朋友处得知他已死亡，那位朋友在停尸所看到了他的尸体。有人说，他在被捕前挨过打。他母亲说，遗体少了一只眼睛。

(i) 1985年8月16日，GEORGE, Thembalake, 15岁，金斯堡（威廉斯王城）人。1985年8月15日参加金斯堡的学生集会（福布斯·格兰特中学）时被警方逮捕。次日，即8月16日，他母亲去了警察局，被告之到格雷医院去，发现有警察在医院看守他，他的脸部严重肿胀，无法回话。后来，他在当天死去。

(j) 1985年8月18/19日, NDZANDZE, Loyiso, 20岁, 金斯堡(威廉斯王城)人。死亡情况与 Thembalake George 差不多, 但他是几天后在姆丹章(西斯凯)的塞西利亚·米基瓦内医院死去的。

(k) 1985年9月21日, MBOTYA, Mbuyiselo, 34岁, 金斯堡(威廉斯王城)人。1985年9月20日星期五在威廉斯王城警察局被拘留。警方说, 他生了病, 被转送东伦敦的弗莱莱医院, 在医院死去。死前, 家属曾去探视。他们说, 他已不能言语, 呼吸很困难。他们获悉他正准备动头部手术。验尸结果是他死于头部受伤。将展开调查工作。Mbotya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联合民主阵线积极分子。他原应于1985年10月14日出庭, 罪名是参加非法集会。他是五星期之内在威廉斯王城警方监禁下死去的第三个人。

(l) 1985年9月24日, NDONDO, BATANDWA, 22岁, 特兰斯凯卡拉人。9月24日上午被四名“便衣”警察和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从家里带走。不到一小时后, 在他抵达卡拉医院不久, 他即被宣告死亡。目击者说, Ndondo先生被警方击中数枪, 躺在卡拉市郊一间房屋外面的地上。警方报告说已作为谋杀案件侦办。Ndondo先生过去曾是特兰斯凯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m) 1985年10月18日, RAMALEPE, NGOAKO, 26岁, 莱博阿卡潘人。莫加吉学院师范生, 担任学生代表委员会主席。1985年10月17日被莱博阿警方拘捕, 据称在牢房受到殴打, 后来被弃于荒野。被南非警察发现后, 送到卡潘医院, 次日死亡。据报告, 发现他的警察曾说, Ramalepe告诉他们他是从卡车上掉下来的。但是, 同学Robert Makgoka发誓说, 他与Ramalepe一起受到殴打, 后来他才逃脱。

(n) 1985年11月17日, MOGALÉ, Meshack, 16岁, 东马梅洛迪人。雷塔比尔中学6年级学生。1985年11月15日与其他一些青年为骚动受害人 Magdaleine Nkaane 守夜时被捕, 死于卡拉荣医院。他的妹妹 Betty 一起被捕, 她说他曾被警方猛踢和用牛皮鞭抽打。警方证实他已死亡, 正等待验尸结果。

182. 此外, 在编写本报告时, 以下几件过去发生的在拘留中或在警方监禁下死亡的事件仍由法院审理中:

(a) MALATJI, Paris. 头部中枪, 1983年7月5日死亡。保安警察Jan Harm van As 巡官在1984年2月21日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行, 并被判10年徒刑。他获准上诉, 1985年11月8日保释, 1986年3月17日开庭。

(b) NGWENYA, Abel Mphiwa. 1984年11月22日死亡, 颈部受击。两名警察, 探员 Constable Johannes Rolvink 和 Hilton Pete West, 以过失杀人罪名被起诉, 但是他们声称, 他们是在 Ngwenya 癫痫病发作后抓住他的头颈拖出警车的。1986年1月17日重新开庭。

(c) MUULANE, Bheki Zachariah. 1985年3月29日死亡。正在进行调查。区医官说, 死因是硬脑膜下出血、大脑软化和胸部感染。1985年12月底将作出裁决。

(d) MUTSI, Sipho. 1985年5月5日死于脑出血。探员 Maxwell Sithole 作证说, Mutsi 的癫痫病突然发作, 从椅子上摔下, 头撞到铁桌而受伤。正在进行调查。

#### F. 酷刑 \*

183. 本报告所涉期间内, 在南非人权方面, 不仅有上文提到的立法以及因而造成的大肆逮捕监禁和许多人丧失性命, 而且有可靠的报道指出警方对依据这些法律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1985年1月至11月的报告; 1985年11月15至19日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在赞比亚卢萨卡的报告; 南非学生新闻联盟出版物, 1985年10/11月; 1985年11月15至19日黑人律师协会代表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词; 1985年11月15至19日匿名证人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词; 1985年11月15至19日 Hope Mpakanyane 女士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词; 开普敦大学 Don Foster 医生的证词以及他在“南非的监禁和酷刑情况调查: 初步报告”中的意见, 1985年11月15至19日赞比亚卢萨卡; Wendy Orr 医生和包括申诉人在内的其他43人的申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5年10月12日; 《泰晤士报》1985年8月14日和31日、9月20日和27日、10月18日; 《卫报》1985年9月26和27日、10月1日、6日和10日; 《公民报》1985年9月26和28日、10月1日。

监禁的人普遍施加酷刑。

184. 工作组多年来即在其报告中指出，有许多法院案例和调查均涉及关于酷刑的指控。1977年对 Steve Biko 死亡事件的调查引出了关于虐待被监禁人的大量指控。1982年对 Neil Aggett 死亡事件的调查中，许多证人声称在受保安警察审讯时遭受了严重酷刑。所有这些情况均曾广泛发布。其中一些报道引起了较大的注意。1982年12月，司法部长颁布了关于依第29节被监禁的人的待遇的准则。他说，“被监禁人应随时受到适当的人道待遇，给予充分尊重，绝不应施加殴打或其他方式的虐待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自此以后，又发生许多在监禁中死亡的事件，更多的人指控受到酷刑：被监禁过的人的控诉已汇合成大合唱了。

185. 在所审查的期间，工作组收到了权威性证据表明保安警察继续对被监禁人严加虐待。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据有宣誓证词、医疗报告和法院命令作为根据。诸如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1982年的报告（E/CN.4/1985/8，第175-176段）等其他来源也提供了旁证。下列案件可以说明据报保安警察虐待被监禁人的情况。

#### 伊丽莎白港

186. 1985年9月，一位南非政府医生，Wendy Orr 请最高法院下了命令，限制警方对伊丽莎白港圣阿尔班监狱和北端监狱的被监禁人以及伊丽莎白港和奥伊滕哈赫辖区的未来被监禁人施以拷打。监狱部收到的指令是，须向这些监狱的犯人朗读这项命令。

187. Orr 医生对最高法院说，自1985年8月1日起，北端监狱归她负责；她每天检查360名左右被监禁人。她说她深信被监禁人在被捕和审讯之后而在送入监狱之前受到蓄意殴打和凌辱。

188. 她说警方似乎认为他们在紧急条例下享有完全豁免，在凌辱被监禁人时肆无忌惮。她还说她确信关于受到警方殴打的指控并未受到适当调查，“我接到指令说，不得在要求调查殴打情事的医疗记录上签字。”她作证说，她的上司对被监禁人受到殴打的报告漠不关心。包括著名教会人士和被监禁者亲属在内的其他43人的宣誓证词为 Orr 医生提供了旁证。

189. 工作组得到的最新消息是，Orr 医生已在受到骚扰包括死亡威胁后辞职。

190. 与此有关的是，其他两名南非医生说，“他们要对伊丽莎白港区代理医官 Juor Lang 医生处理被监禁人遭受殴打事件的做法展开调查。”Lang 医生是 Orr 医生的直接上司，1985年7月在黑人觉醒运动领袖 Steve Biko 1977年死亡事件调查工作结束后受到南非医药和牙医理事会的“惩戒”，理由是行为不当。Lang 医生和 Benjamin Tucker 医生（同样受到“惩戒”）曾在1977年9月 Steve Biko 在警方监禁下垂死前治疗过他。他们是因未保有适当报告并因对 Biko 被监禁一事编制令人误解的报告而被裁定行为不当。

191. 在以下其他案例中，法院下令限制警方不得对被监禁人施以酷刑拷打：

#### 德班

192. DLAMINI, Eugene Vusi (16岁学生)。8月27日依国内治安法第29节拘留。1985年9月6日向 Leon 法官提出申诉，该法官下了临时禁令，指令区医官和司法官询问被监禁人并向法院提出报告。据称，由于受到殴打，Eugene Vusi Dlamini “有一耳部分失听，下巴脱裂，头骨和手臂可能断裂。”

193. NGUBANE, Sibinelo (20岁)。1985年8月7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29节拘留。1985年9月10日向 Wilson 法官提出申诉。法官下了临时禁令，指令区医官和司法官提出报告。父母声称他正住院；仍在看管之中，受了重伤，很想自杀。

194. NAIR, Billy (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前政治犯)。1985年8月23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29节拘留。9月13日，Nair 夫人向 Kroon 法官提出申诉，要求禁止警方殴打她丈夫。看护过 Nair 先生的一名医生证实他受了伤，包括左耳鼓断裂。1985年9月30日，法官们（法官 Milne, Leon 和 Wilson）下了命令，并指令警方负担申诉费用。

195. SHAIK, Yunus 和 Riaz。这是在 Mkhize 判决之后向法院提起的首宗案件，涉及 G.N. Soobader (他本人于1985年7月初被拘留，后来释放)的两个儿子。Yunus 和 Riaz Shaik 是根据国内治安法第29节被捕的，前者于1985年7月3日拘留，后者于1985年6月29日拘留。8月21日，Shearer 法官听取了紧



急申诉, Soobader 先生在申诉中说他担心他的儿子正受到长时间审讯, 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折磨。指控的根据是 Yunus 在监禁中托人偷带给他父亲的一封信。兄弟两人在 8 月均曾住院接受心理治疗。他们目前已还押。双方对其状况达成协议后, 法官对警方下了约束令, 但警方不承认有殴打行为。

196. SONI, Sirish (29 岁)。6 月 29 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 20 节拘留。9 月 25 日, 一名法官在听取精神病医师说 Soni 患了严重精神错乱、严重神经衰弱和精神完全崩溃后, 下令暂时不准警方对他进行审讯。

### 东伦敦

197. JORDAN, Tetani. 1985 年 9 月 2 日在邓肯村被捕。1985 年 9 月 9 日, 格雷厄姆斯敦最高法院下了临时禁令。Jordan 先生说, 他必须靠人扶持才能来法院, 因为他被警方酷刑拷打后难以行走。

### 开普敦

198. OOSTERWYK, Trevor (27 岁)。1985 年 9 月 3 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 29 节拘留。他父亲根据一名释放出来的人的消息以及他在卡莱顿方场警察局亲眼看到的他儿子的情况提出了申诉, 但 1985 年 9 月 29 日被法院驳回。

199. JEFTHA, Andre Kenneth (21 岁)、BOOYSEN, Jerome Peter (21 岁)、ODENDAAL, Andrew (19 岁)。1985 年 9 月 16 日根据国内治安法拘留。1985 年 9 月 25 日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诉, 要求下禁令, 并称“受到踢打, 窒息, 压迫生殖器, 头浸入水中等酷刑和死亡威胁”。

200. PHILLIPS, Cheryl (17 岁)。1985 年 9 月 24 日根据国内治安法第 50 节拘留, 次日释放。她宣誓作证说, “在布拉肯费尔警察局的六小时审讯期间, 至少五名警察一再殴打她, 直到她感到晕眩和痛苦”。两名医生后来检查了 Phillips 小姐, 报告说“有多处淤伤和血肿, 右耳管皮下出血, 右眼结膜下出血”。

201. 开普敦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 Don Foster 先生和 Diane Sandler 女士编写了一份关于南非的拘留和酷刑情况的独立调查报告, 列举了对被监禁人施加酷刑的进一步证据。

202. 这项调查所根据的是对全国范围的176名受过监禁的人的讯问记录, 结果发现有83%的被拘留者受过某种形式的人身虐待。虐待方式计有: 殴打、罚站、身体保持不正常姿势、电震、窒息、烧烫、拔头发和胡子以及生殖器虐待等。

#### G. 诱拐、失踪、暗杀和投掷汽油弹\*

203. 工作组收到了关于南非政府的知名批评者被诱拐、失踪、暗杀和投掷汽油弹的资料。

204. 1985年5月, 伊丽莎白港三名社区领袖在可疑情况下失踪, 使其亲属断定他们是被警方拘留或诱拐。这三个人是: 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秘书长 Siphon Hashe, 该组织的主席 Qaqawuli Godolozzi, 该组织的组织秘书 Champion Galala。三人于1985年5月8日在夸扎凯莱镇与伊丽莎白港机场之间的路上失踪。Siphon Hashe 的家人认为他们已遭杀害。据称, 在他女儿未经审判被监禁时, 保安警察对她作出了将不利于 Siphon Hashe 的威胁; 自称是保安警察的一些人在他“失踪”的次日对他在夸扎凯莱的家进行了攻击; 他的妻子前往控告受攻击一事时被捕, 罪名是公开暴力行为; 保安警察后来说 Siphon Hashe 是被拘留, 并对他儿子发出了威胁。警方已否认拘留一事。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是联合民主阵线的分支组织。

205.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资料, 1985年6月28日, 有过受保安警察骚扰记录的联合民主阵线和东开普四名社区领袖被“不知名人士”拐走。这四个人是: Matthew Goniwe, 克拉多克的一名教师, 死亡时为克拉多克居民协会秘书长; Fort Calata, 克拉多克的一名教师, 曾加入克拉多克居民协会和克拉多克青年协会; Sparrow Mkhonto, 克拉多克的一名社区领袖, 死亡时为克拉多克居民协会主席; Sicelo Mhlauli, 奥德特休尔恩的一名教师。Matthew Goniwe 是在该黑人城镇为租金和教育发生骚动时创立克拉多克居民协会的人之一。当局一直想把他调至另一区的学校, 引起了社区的抗议, 当局于是禁止当地各社区组织集会。Goniwe 和 Calata

---

\* 本节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1985年5月至11月的报告; 被拘留者父母后援会1985年11月15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的报告; 黑人律师协会代表1985年11月15至19日在赞比亚卢萨卡的证词; 国际特赦协会的报告。

以及其他三名社区领袖于1984年4月被捕，未经审判而加以“防范性”拘留达六个月之久。该镇的七间学校于1984年2月开始罢课，一直持续到1985年4月，但未能使 Matthew Goniwe 和 Fort Calata 恢复原来教职。克拉多克居民协会是联合民主阵线的分支组织。Matthew Goniwe 和 Fort Calata 是在开完联合民主阵线会议的回程中被拐走和谋害的。

206. 1985年8月1日，著名黑人人权律师和三个小孩的寡母 Victoria Mxenge 在她家外面被开枪打死，凶手据说是“四名身分不明人士”。Victoria Mxenge 的丈夫 Griffiths Mxenge 在1981年年底被杀害，死因显然也出于政治动机。无人因他被害而受到逮捕。

207. 工作组注意到，上述的诱拐、失踪和杀害事件是在据称种族隔离的知名反对人士受到警方攻击或在警方知情下被攻击的背景下发生的，因而显示可能有一份暗杀黑名单。

208. 一些批评过种族隔离政策的人的家被投掷汽油弹。其中最突出的案例就是 Winnie Mandela 女士的家和已故的 Victoria Mxenge 女士的家（在她死去后被投掷汽油弹）。

### 三. 受教育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

#### A. 受教育的权利

209. 在本审查期间, 工作组注意到教育领域的重大事态发展是南非教育制度恶化导致各级学校发生广大动乱。

210. 在前次报告(E/CN.4/1985/8)中, 工作组述及继按照经修正的宪法提出改组教育制度的提案后各级学校发生的罢课和骚动情形。此外, 工作组在其前两次报告(E/CN.4/1983/10和E/CN.4/1984/8)中还提到1982年以来开始生效的、旨在限制黑人学生入学的条例。

211. 在本审查期间, 工作组还获悉1985年9月26日全国教育部长F. W. de Klerk先生宣布, 政府将于1986年针对“改革”教育制度制订立法。

---

\* 本节的资料取自《兰德每月邮报》, 1985年3月7日和12日, 4月11日和5月23日;《公民报》, 1985年8月22日, 9月7日、16日和27日;《每周邮报》, 1985年8月2日、4日和30日, 9月5日、6日、10日和13日;《金融邮报》, 1985年9月29日;《索韦托人报》, 1985年8月4日、7日、18日、22日、27日和30日, 9月10日;《城市新闻周刊》, 1985年8月4日、18日和25日, 9月8日和29日;《星期日时报》, 1985年8月4日;《明星报》, 1985年8月23日, 9月13日、17日和22日;《星期日论坛报》, 1985年8月2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85年8月24日至30日和9月7日至13日;《前卫报》, 1985年10月7日;《焦点》第59期, 1985年7/8月和第61期, 1985年11/12月;1985年11月15日至19日各证人在赞比亚, 卢萨卡所作的证词;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提交的材料:“民主运动遭到攻击——关于紧急状态的报告。”

“改革将与1983年提出的给予所有人平等教育机会的白皮书建议相一致”。建议的主要内容有：

在下一届议会会议上制订立法，设立三个负责不同教育资格的“证书委员会”；

制订立法，允许黑人充分参加大学校长委员会和技术院校长委员会，其中包括享有选举权；

就私人学校的立案和补助问题制订一项政策；

确定南非各大学的资格结构；以及

大学和技术学院咨询理事会的构成及其成员的决定。

212. 1984年，该国通过了《一般教育事务法令全国政策》，这位部长将其称之为“一项新的重要进展”。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这项全国政策，其中包括由政府安排教育部长负责的4个领域，是能够确立适用于南非所有居民团体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的一般性政策的。

这四个领域是：

资助所有居民团体教育费用的准则和标准；

职员工资和就业条件；

教师专业注册；以及

教学大纲和考试以及资格证书的准则和标准。

213. 工作组认为，在1976和1980年，学生罢课是为了改善学校的物质条件。1985年学校开学时，全国黑人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据估计有7万学生参加了罢课。当1983年末开始出现罢课浪潮时，当时大部分问题是与发生罢课的学校的情况有关，或涉及其他一般性的教育问题。1984年，开始出现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1984年9月，随着这一阶段的罢课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教育方面的问题继续受到讨论。但已从这一信念出发，即如果不进行更根本的改革，有限的要求是不会实现的。

214. 全国学生继续要求充分承认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理事会、取消年龄限制、改善学校设施、终止限额制、提高教师质量、停止刁难女学生和废除体罚。学生们提出的要求还包括：释放被捕学生；实行免费、义务和平等教育；国家部队全部

撤出黑人居住区和取消紧急状态。学生们愤懑地指出，黑人教育的人均开支只占白人的七分之一；学生教师比例远比白人学校悬殊（黑人学校是43:1，白人学校是18:1）；几乎四分之三的黑人教师不合资格，黑人学校里的白人教师几乎全部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黑人学生不到50%；许多退学学生没人雇用，即使有毕业文凭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

215. 根据工作组获得的资料，自紧急状态宣布以来，学生在受镇压中“首当其冲”。1985年8月28日，政府为了控制声势日益浩大的罢课，禁止了南非学生大会。在禁令宣布后没几天，阿扎尼亚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成员就透露说：学生们正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在紧急状态令宣布两周后，被拘留人员父母声援委员会对两周内被拘留的人员作了分析，指出被拘留人员中百分之六十年龄在25岁以下。有些只有6岁。紧急状态宣布二个月后，声援委员会注意到，每五名被拘留人员中就有一名是南非学生大会的成员。南非学生大会自1979年成立以来，有许多成员和领导人被捕，许多成员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遇害，另有许多人则离开了南非。大会主席Siphiwe Mthinkhulu被怀疑用钝毒害，在被拘留又获释后，便失踪了。南非学生大会提倡非种族主义，支持1955年的《自由宪章》，它是联合民主阵线最大的分支机构。

216. 南非学生大会在提倡学校与社区的不可分割性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会的一位前任主席，Lulu Johnson在1984年曾说，“学生在做学生之前首先是社区的成员。房租急速抬高影响了学生，因为它影响了父母供他们上学的能力。学校与社区是分不开的。”学生们说，“如果他们的父亲每天承受苛捐杂税，他们不但交不起学费，更不用提膳食费和校服费了。”因为这一原因，南非学生大会决定处理学生对教育制度不满的问题，并在八十年代初期参加了抵制消费品以此支持Fattis和Monis和Wilson Rowntree的工人斗争。工人们团结在学生周围，认识到在声诉社区冤情的斗争中“他们的子女已站在最前线”。南非学生大会领导的运动与学生罢课（1976年开始）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为学生目前在黑人居住区的抵抗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打下了基础。

217. 虽然南非学生大会已被正式禁止，但对该组织成员的行动看来不会结束。索韦托警察局局长，Jan Coetzee准将说，学生大会虽然已被禁止，但它仍在领

导学校罢课和黑人居住区的暴力运动。他说，“除非治安部队将南非学生大会的成员悉数逮捕，不然学校罢课将会越闹越大……只要有一名成员尚未被捕，警察就不会安心。”

218. 罢课一直是争取改善教育制度的手段。在编写本报告时，工作组收到教育部的一份说明，说有10万名学生离开了学校，但非官方的估计认为实际数字要比这高得多。

219. 全国的各所黑人高等院校也坚持了抗议和罢课活动，以对抗种族隔离。今天，自1976年以来近十年中，班图教育仍在推行中。成千上万名学生在全国各地再次举行罢课。

#### 学生活动和官方镇压记事

220. 根据工作组收到的资料，1985年1月至10月间发生了下列事件：

1985年1月28日和29日，奥伊滕哈赫：继一场是否要将运动场租借给奥伊滕哈赫市政府的争论之后，有色人学校举行罢课。

1985年1月28日和29日，伊丽莎白港：学生复课，但限定教育培训部在1985年4月30日之前答复学生的要求。

1985年2月：奥伊滕哈赫的学潮在教育培训部和有色人学校都变得愈加猛烈，并蔓延至伊丽莎白港。伊丽莎白港、赫拉夫里内特、东萨默塞特、莫塞尔贝、和Humansdorp的中学以及Dower教育学院也举行罢课，声援奥伊滕哈赫的学生。伊丽莎白港有色人学校的学生也加入了联合学生大会。以协调他们的要求。

1985年2月4日：设立了一个奥伊滕哈赫父母委员会。南非学生大会代表召开会议讨论学生的要求。

1985年2月22日：教育部长关闭了奥伊滕哈赫所有的有色人学校。罢课结束，谅解是新学年将于1985年3月18日开始。

1985年4月：学生恢复罢课；教育培训部没有在限定日期前作出答复。

1985年5月，Iansenvitle：克拉多克长达15个月的罢课结束，它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罢课，但它的结束只是一种策略上的步骤，目的是防止学校关闭。

1985年7月24日：Medunsa的学生同意结束罢课，他们要求解雇的教授已经辞职。西斯凯三所高中的学生举行罢课，但被校方发送回家，校方通知学生与他们的父母或保护人一起返校。在威特班克散发了“南非学生大会”的一份传单，呼吁学生结束罢课，返校复课。与此同时，南非学生大会中心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说，关于传单一事，没有征求大会的意见，他说，“警察仍然驻扎在黑人居住区，一部分要求仍然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形下大会不会发出这样一个呼吁。”发言人说，“这很可能是地方组织的一个呼吁，也可能是有人妄图破坏我们争取公正教育制度的斗争，借名发出这样一个呼吁”。

1985年7月25日：全国父母委员会呼吁政府打破学校僵局，接受委员会1985年2月提交给教育培训部的学代会的组成。委员会还呼吁政府承认已经成立的学代会，并将军队撤出黑人居住区。教育培训部的一名联络官说，“全盘接受父母委员会的提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其他各方也提出了建议。

1985年7月26日：开普敦大学代理副校长呼吁政府释放纳尔逊·曼德拉，释放所有被拘留人员，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止并向政治流放者宣布大赦。他还请求政府尽量少使用武力、对使用武力负责，并尽速结束紧急状态。

1985年7月28日：教育培训部说，有200所黑人学校罢课，罢课学生多达15万。罢课学校大部分在东兰德和东开普，尽管在比勒陀利亚地区也有27,000学生正在罢课。

1985年7月30日：在开普大学三千学生宣布无限期地罢课，以抗议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数百名学生游行来到行政大楼递交一份他们要求解雇的教师名单。在行政大楼里他们与一群教师相对抗，推翻了办公桌，打碎了玻璃窗。校长禁止在上课期间举行任何校园集会。纳塔尔



医学院约200学生在德班的Smit大街进行示威，抗议实行紧急状态。他们还试图向美国领馆和英国领馆提交一份声明。

1985年7月31日：“索韦托教育学院罢课后停课。”该院院长说，比勒托利亚有六所学校继续罢课。Soshanguve的五所中学出勤率很低，来上课的学生均被发送回家。文达大学的学生宿舍无限期关闭。校方一位发言人说课照常上。宿舍是在学生抗议设施太差并要求一名教员辞职后关闭的。

1985年7月和8月：文达大学的学生宿舍在7月底起无限期地关闭，特兰斯凯大学的学生宿舍也在8月21日起无限期地关闭。文达大学是在学生针对一名教员和学校某些设施提出抗议之后采取这一行动的，特兰斯凯大学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学生对结束罢课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

1985年8月1日：纳塔尔两所大学学生为抗议紧急状态举行了罢课；开普半岛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拒绝上课。此外，罢课浪潮还席卷了东开普和东兰德；黑尔堡大学和北Turffloop大学也面临问题。

1985年8月2日：教育培训部否认在上周煽动逮捕索韦托教育学院的八名学生。据估计西开普至少有四十所大中小学参加了罢课活动。开普敦黑人居住区的所有五所中学都无人上课。代表开普敦及其郊区25所学校的校际协调委员会要求调回一名被调离的教员，部队撤出黑人居住区，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全体政治犯并要求地方议员、“傀儡议员”和其他勾结分子辞职。教育培训部北德兰士瓦地区总监命令Mamelodi两所中学无限期地停课。

1985年8月3日：纳塔尔大学学生罢课，抗议紧急状态令。在一次校园集会上，3,200学生焚烧了博塔总统的模拟像和英国及美国国旗图片。

1985年8月4日：赫拉夫里内特的罢课学生被警察从家中抓走，并用南非国防军的卡车和轻型装甲车辆载往学校。索韦托教育学院的学生罢课，抗议八名学生领袖被捕，要求解雇两名据称是种族主义者的教师；院长在学生罢课后关闭了学院。

1985年8月7日：据报，南非国防军成员携带着皮鞭袭击了东兰德 Katlehong 的 Kalafong 中学，逼迫大楼外的罢课学生进入教室。据称，国防军士兵命令学生进入教室，立即用皮鞭抽打他们。约有200学生被打。警察局说他们对此无可奉告，任何人要控告，可找离他们最近的警察所。据报，在索韦托的 Meadowlands 和 Diepkloof，数群年轻人正在各校间串联，逼迫学生离校。这些年轻人声称他们属于南非学生大会，但校方说他们没有把握这些人是否真的是该组织派出的。

1985年8月11日：在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学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大约有40学生受伤，有5名学生在警察冲进校园后被捕。

1985年8月14日：教育培训部长 Gerrit Viljoen 先生说，在72,000所学校中，有250所学校正在罢课；他呼吁社区领袖施加他们的影响，促使受罢课影响的地区教育“正常化”。约4,000德班——Westville 学生投票决定复课。

1985年8月18日：索韦托 Naledi 两所高中的学生提出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南非学生大会成员以及十年级学生 Ernest Voice Mabe。国防军赶到现场，向校园内发射了数发催泪弹。几名学生被捕，但后被释放。此后国防军挨家挨户搜查，拘捕了数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被释放。警察说他们没有与警察冲突的记录。

1985年8月22日：警察逐散了威廉士王城 Fordes Grant 中学高唱自由歌曲的学生，并逮捕了两名学生；这两名学生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来自西开普 Esselen Park、Breeriver 和伍斯特高中的1,000学生在 Shongwe 培训学院举行示威；警察用催泪性烟幕弹、橡皮子弹和皮鞭驱散学生。学生被勒令在五分钟内解散，警察保证不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干涉他们。在东兰德的 Daveyton，警察包围了 Mabuya 高中，并据称殴打了几十名学生。20学生受伤，其中四人严重受伤。学生说警察在上午10点30分来到学校。当时他们正在教室里读书，有些人正站在教室外。警察命令所有站在外面的学生回到教室里去。Oudtshoorn 的南开普师范学院约有100学生被捕。

1985年8月23日：索韦托 Diepkloof 的 Fidelitas 高中约有500名学生因罢课而被捕。前一天，警察逮捕了300学生，其中有些年龄只有七岁，罪名是在索韦托闲逛。在索韦托的 Dobsonville 和 Meadowlands，各校学生均举行罢课，有人看见警察用皮鞭殴打学生，其他一些学生则逃离校园。索韦托的 Coetzee 准将说，他不会允许“500无聊学生在索韦托违法乱纪”，因此他“采取了严厉措施”。

据引证，Coetzee 准将在有人请他就因闲逛罪名而被捕的孩子中有些只有七岁这一事实发表看法时说，这种事很可能发生过。他后来否认说他曾对《明星报》（1985年8月23日）说过这句话。

1985年8月25日：在索韦托的 Entokozweni 幼龄儿童中心，年龄在6个月和两岁之间的150幼龄儿童在警察向大楼里发射了催泪性毒气后失去知觉。有些儿童因毒烟而呕吐。中心负责人说，当她请求 Jabulani 警察所帮忙时，他们告诉她与 Baragwanath 医院联系。这一事件是在附近的 Moletsane 高中出现骚乱时发生的。当时警察正用催泪性毒气驱散正在学校周围转来转去的学生。

1985年8月25日：Mamelodi 的学生向《明星报》控告警察殴打学生。警察逮捕了这些学生连续数小时审问他们所提出的指控。Mamelodi 父母委员会的 Louis Khumalo 先生说，孩子们不敢上街。他说警察被指控行为不当事件多达500起，从强奸到殴打不一。他呼吁当局将警察和军队撤出黑人居住区，因为学生们不敢返校。

1985年8月27日：约翰内斯堡兰德教育学院的全体学生在40名学生和教员因被控参加非法集会而被捕后举行罢课。学生们说，他们在校园集会，立誓与黑人学生团结在一起。警察来到现场，用棍棒殴打学生。学生们被迫退出校园。在亚历山大的黑人住区，据报警察向五所学校投掷了汽油弹。索韦托警察局长辟谣说，警察并未袭击 Baragwanath 医院，也没有逮捕四至五名学生。他说四、五名士兵逮捕了几十名学生，他声称这些学生谋划袭击一辆 Putco 公共汽车的司机，因为该司机打死了一名据称用石头砸他的公共汽车的学生。

1985年8月28日：开普敦大学（白人学校）约3,500学生试图从学校游行到总统官邸。学生们遇到警察阻拦后解散，但解散前宣读了一份支援纳尔逊·曼德拉的声明。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1,000示威学生被警察用警棍驱散。学生们向警察投石头，进行还击。开普敦Guguletu的49学生领袖获释。他们是在一次警察与学生的冲突中被警察逮捕的。

1985年8月29日：联合民主阵线的分支机构，南非学生大会，根据《内部安全法》第4节(1)项的规定被禁。

1985年8月30日：博普塔茨瓦纳大学约2,000学生在8月30日罢课，抗议博塔总统访问Mmabatho。学生们要求总统对南非真正的领袖说话并宣布他们拒绝接受班图斯坦的“独立”。在Mamelodi、Soshanguve和Atteridgeville，约有6,000高中学生罢课两天。他们指出罢课的理由是：声援在Pousmoor游行中被捕的学生；抗议对南非学生大会的禁止；抗议警察和军队驻扎在黑人住区。

教育培训部说，继持续不断的罢课后，Mamelodi和Soshanguve的学校已经无限期停课。

1985年9月1日：Le Grange 部长会见了64名来自波切夫斯特鲁姆Ikageng黑人住区的领袖，与他们讨论了该地区动乱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会见后，家长们被请到各校举行会议，讨论该住区十所学校复课的问题。

1985年9月5日：禁止南非学生大会的行动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罢课。 教育培部说，全国有160所学校罢课、在东开普和西开普有108所学校罢课；在约翰内斯堡和亚历山大有14所学校罢课。 罢课是继前几周学校出勤率有所提高后发生的。

1985年9月6日：众议院教育和文化部长Carter Ebrahim 先生关闭了西开普448所大中小学。 因此而受影响的学生约有50万人。 根据紧急状态令，各大中小学校园不论教职员工、家长或学生均不准进入学校。 罗得大学副校长、约100名教师和1,000学生在校园举行游行，抗议前一天警察用暴力驱散一次学生集会。 200名抗议禁止南非学生大会的学生在校园门口遭到40名手舞皮鞭的警察的冲击。 两名教师和18名学生被捕。 索韦托 Kwamahlolo 高中15名学生被捕。 在比勒托利亚附近的Mamelodi 成千上万学生决定不顾教育培训部的停课令返校复课。 这一决定是在家长和学生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Mamelodi 父母委员会的一位执委,Louis Khumalo 先生说，学生们对不良分子扰乱课堂强烈不满，并要求警察撤出黑人居住区，警察的出现是“挑衅性”的，会造成许多麻烦。

1985年9月11日：一部分家长据报已将自已的子女送往班图斯坦的学校以避免罢课。Qwaqwa 的一位发言人说，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新到的学生中有些曾在别的地方参加过罢课。 然而，他说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因为在Qwaqwa 的学校纪律是十分严明的。在Atteridgeville 所有33所学校里，大约有2万学生罢课，抗议黑人学校成立学代会遭到拖延。

1985年9月13日：20名白人学校的学生响应了开普敦的罢课号召；100多名白人学生参加了一次下午的群众大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前一周，政府禁止了一次白人学生要求召开的会议；在该次会议上Di Bishop 夫人（一位民权倡导者）本来要发表演讲，但军队和警察封闭了大楼，把学生赶走了。 在索韦托Jabavu 白人城市的 Hlengiwe 中学，约有900学生被捕。 在一份要求释放学生的紧急呼吁书中，学校教师 Langa Maboba 起誓说，有些学生是被警察和士兵硬拖出教室然后塞进卡车的。 许多学

生在得知他们已被捕时突然哭起来。大多数学生看来十分恐惧不安。Mbobu 先生说他还看见士兵用枪托把学生推进卡车。他说当他试图干涉时，一名士兵对着他的脸猛击了一拳。33名教师也被拘留，后来被释放；但746名学生根据紧急状态条例被监禁了两天半，然后才被释放并以军用车辆送回索韦托。在兰德教育学院，警察逮捕了128名学生。102名是在校园被捕的，罪名是举行示威；另外26名是在 Langlaagte 警察所外示威抗议同伴被捕而被捕的。在索韦托皮姆维尔的穆西高中，一名教师和十名学生在警察用滑膛枪和橡皮子弹开火时受伤。警察说事件是在警察在学校出现骚乱后对暴乱者采取行动时发生的。一名学生说，在当天早些时候，当学生们在教室外面转来转去时警察就早已出现了。后来，一群从 Diepkloof 一所学校来的学生进入了校园，然后又与一些仍然留在教室的学生走出了教室。他们在一个垃圾箱内焚烧了什么东西，随后便离去了。警察开着一辆篷车来到学校，对着操场上的学生开火。

1985年9月17日：家长和教职员工据报不顾开普半岛学校的关闭，打算发动一场非官方的“返校运动”，让学生返校复课。在利文斯通中学，警察把400名教职员工和家长挡在校外。在南 Bellville、Scottsdene 和 Kasselsvlei 高中，便衣警察告诉数百家长及其子女离开学校。在南 Bellville 的好望小学，约100名父母和子女聚集在关闭的大门前的人行道上。一辆巡逻车上的警察告诉他们立刻走开。在阿思隆的贝尔格拉维亚高中附近，警察向一群要求学校开学的家长 and 子女发射催泪性毒气。在米切尔平原，警察在多数学校附近巡逻。在伍德兰高中，一名学生被警察拘留了一会，但在一群学生和教师答应离去后被释放。

1985年9月19日：在 Mamelodi 的维斯塔大学校园，600多学生罢课，抗议“国家的歧视性法律”。

1985年9月20日：西开普大学4,000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各学院院长带领下举行示威，他们在遇到警察的对抗后和平解散。当时他们正游行到 Bellville 地方法院，要求释放学生牧师 Allan Boesak 先生、学代会主席 Llewellyn McMaster 先生、学代会秘书 Russel McGregor 先生、经

济学教师兼联合民主阵线执委 Graeme Black先生和两名学生，Desmond Africn先生和 Steve Sabango 先生。游行是不顾一项禁止合法示威的行政官命令举行的。

1985年9月22日：据报于9月9日开始罢课并已进入罢课第三周的西斯凯鲁布萨纳博士学院的学生向政府发出了一份七点请愿书：“我们鲁布萨纳博士学院——一个希望更美好的明天的机构——的学生决心递交此份请愿书，以期制止在我们社会中日趋恶化的全国混乱状况。”在开普敦阿思隆，4,000群众用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围住了试图进入校园逮捕家长、教师和学生的警察。警察使用催泪性毒气和橡皮子弹突围出来并逮捕了173人。在东开普艾利斯 Gobisemi，100学生被控在学校举行非法集会。警察没有让他们辩护，在每人交了20兰特的保释金后释放了他们。Atteridgeville 和Saulsville 学代会警告教育培训部，如果该部不让学生、家长、教师三方委员会核查批阅后的考卷，学生将抵制考试。学生们声称说，前年Saulridge高中的考卷没有批阅，结果学生没有拿到分数。学生们还要求占领学校的警察撤出，并要求 Hofmeyer高中校长 Amos Kekana 先生辞职，学生说他领着警察在学校转了一圈，向警察指出学生领袖。结果，四名学生领袖，包括联合民主阵线学生执委 Matthews Sathège，根据内部安全法第29节被拘留。索韦托教育学院学生召开了一次家长和学生会议，寻求各项问题的“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在1985年7月25日导致了学院的关闭。在7月有八名学生领袖被拘留，其中三名后来获释。在Soshanguve的德兰士瓦教师进修学院，约900学生复课；在此之前，他们曾罢课要求成立学代会。

1985年10月2日：据教育培训部一名发言人称，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初期，索韦托至少有10万学生罢课；在其他地方还有成千上万学生拒绝上学。174所黑人学校举行了全面罢课；在黑人居住区的其他学校里，出勤率从5%至95%不等。在东伦敦、伊丽莎白港和比勒托利亚，许多黑人学校恢复罢课。

1985年10月6日:

高中学生继续罢课，要求治安部队撤出黑人居住区并推迟学年大考。几十所南非黑人学校空无一人。教育培训部副部长认为“没有一个人上课”的学校达147所。但我在接受采访时说，“请不要忘记，我们有7,000多所学校。”他补充说，没有人上课的学校大部分集中在东开普。在彼得斯堡附近的北方大学，南非广播公司的车辆被人用石头砸坏，有学生被捕。当天下午，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南非发展学会在学校举行专题讨论会；（抗议者）认为该学会在意识形态上敌视黑人的理想。示威引起了学生与占领校园的警察之间的冲突。学生们向对方扔石头，使莱博瓦“家园”的总理Cedric qhatufi先生无法向彼得斯堡北方大学专题讨论会发表演讲。

221. 工作组在其以前的报告中曾述及学生和班图斯坦当局间的冲突如何影响到某些大学，尤其是影响到Turfloup大学的情况。根据工作组获得的资料，学生们把Turfloup大学比作“集中营”，他们说，1985年9月期间，南非警察、南非国防军和Lebowa警察占领该校校园达三周之久。校方人士说，“请警察无限期地留在校园是为了保障想上课的学生的安全。”

222. 由于学生罢课抗议两位同学被拘留和在自己的房间被枪杀致死的纳什·摩根事件，警察于1985年9月初占领了校园。

223. 学生们说“南非警察和Lebowa警察于1985年9月3日（星期二）占领了校园。警察命令学生回到宿舍在为时十二小时的搜查中，搜查了他们的房间。有二十四名学生根据《国内安全法》而遭拘留，那些曾在墙上张贴有关政治会议的新闻简报的学生说，他们遭到“皮鞭毒打”，并被询问为什么要收藏与学习无关的简报。”在为期三周的警察占领校园期间，数以百计的学生被打伤。学生们报告说，有时警察赶到校园，命令学生去上课。一位学生说：“有些学生下午才有课，但因怕遭到皮鞭毒打而不得不回到教室。”Turloop学生代表理事会在警察占领



其办公室后逃离了校园。

224. 学生的骚动接着引起了政府的反应。在这方面，从工作组获得的资料来看，自1985年3月起，该国政府就黑人学校的情况作了一系列政府申明。内务和全国教育部长（主管白人教育）于1985年3月11日在议会宣布，政府正在考虑制订一项立法，他声称，这项立法将使政府更为接近实现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教育标准这一目标。他是在人们要求设立为所有人服务的统一教育部门的呼声中作这一声明的。

225. 主管黑人教育事务的教育部长于1985年5月说，如果政府满足“黑人合理的政治愿望”，各政治组织就无法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滥用黑人学生了。他承认黑人教育制度存在许多缺陷，他还认为，要进行教育改革，就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改革。但他强调指出，他不能容忍学生企图指挥教育培训部，并指控学生组织举行“具有政治色彩的罢课和示威活动”。谈到为所有团体设立统一的教育部门的呼吁时，Viljoen部长说，政府的政策是设立一个协调教育部门，以确定全国总的教育政策。他说，将采取“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增加黑人教师和决策人的数目，并大量增加经费，提高黑人学生的及格率。

226. 随着抵抗活动的增强，政府的反应也越来越粗暴。1985年8月，政府规定某些地区的学生在学校上课时间内不得留在教室外。在赫拉夫里内特首先实行了这一规定，但后来许多处于戒严状态的地区也实施了同样的规定。在特兰斯凯“黑人家园”中，学生运动受到自1980年在该地区生效的紧急条例的严格控制。

227. 在一些地区，士兵和警察人员在街上巡逻，用高音喇叭警告学生，试图破坏学生的罢课活动。在格雷厄姆斯敦和赫拉夫里内特警察和军队从学校校长处弄到缺席学生的名单，然后开车到他们家中，用军用车和警车强行将这些罢课学生送回学校。

228. 军队和警察对学校进行了多次搜查，强迫学生上课，或在放学后强迫他们离开学校。

229. 在德兰士瓦和开普，据称士兵破门而入，或毁坏校园篱笆闯入学校，破坏了在校内举行的会议。据报导，士兵鞭打停留在教室外的学生。士兵还用塑料子弹和催泪弹攻击学生，将其赶出建筑物和操场。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大规模逮捕中被捕，通常是为了要破坏罢课活动，或阻止进行已被宣布为非法的会议而采取这类行动。

230. 关闭有关学校，以避免其成为举行会议的场所，这是政府为破坏学生罢课活动而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比勒陀利亚 Mamelodi 的 10 所中学于 9 月 3 日停课，共有 1 万 2 千名学生不能上学。在西开普省 8 月底发生暴动后，有色人种教育和文化部长从 9 月 7 日起关闭了 Western Cape 的总共 464 所有色人种学校和学院，波及到 5 万名学生不能上课。这种关闭学校的行动遭到了学生的家长、学生、教师、市民、教会和体育组织的谴责，全体要求这些学校立即复课。这些组织指责该教育部长未能谴责警察和士兵侵占学校财产并鞭打、拘留和枪击学生等行为。1985 年 9 月 17 日，教师、学生家长和学生决定不顾关闭学校的命令，自行复课。数以千计的学生在街道上筑起了路障，并向自己的学校进发。警察和士兵在许多学校外布防，并在市区的街道上巡逻。在一所学校里，警察被一群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紧紧围住，后来警察援兵赶到，向人群发射了塑料子弹和催泪弹才使其得以逃脱。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和教师被捕。

231. 政府反应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家长组织起委员会。从工作组获得的资料可见，学生领袖将黑人学校中持续的运乱现象主要归咎于未设立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理事会，教育部也对这一棘手的问题作出了反应，它请社区就改进其先前制订的学生理事会章程提出建议，并宣布在其考虑这些建议时暂时终止学生理事会的活动和班长制。家长委员会特设全国委员会向合作、发展和教育部长提交了一份综合备忘录，但截止 1985 年 5 月 15 日，教育培训部未能就这些建议作出反应。

232. 1985年4月, 家长全国委员会与学生代表一起敦促学校执行他们在未得到教育培训部允许的情况下所拟定的章程。非洲教师协会支持学生们提出的要求, 接受了这一章程草案; 保安警察继续骚扰家长委员会成员; 释放遭拘留学生的要求被置之不顾; 教育培训部未能使被解雇的教师复职。

233. 1985年10月, 鉴于对学校不断恶化危机的关注和罢课可能延续到下一学年的担心, 成立了索韦托家长危机委员会。当地社区授权该委员会成员与教育部和国防部进行谈判。自此以后, 该委员会与教育和发展部副部长以及国防、法律和秩序部副部长举行了谈判。他们谈判的主要内容有, 将考试推迟到1986年年初, 将南非国防军撤出黑人居住区; 释放被拘留的学生; 撤销紧急状态规定, 解禁南非学生大会, 并承认民主学生理事会。虽然教育培训部“愿意在考试问题上作出让步, 允许于1986年重新进行考试”, 但谈判在南非国防军是否应留在黑人居住区问题上进入了僵局。但索韦托家长危机委员会立场很坚定, 因为“南非国防军撤出黑人居住区是十分关键的, 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重返学校”, 索韦托各校校长、黑人学校督察官和教师们均表示支持其立场。

#### B. 言论自由权利 \*

234. 工作组在其最近的一次报告(E/CN.4/1985/8)中提到若干旨在扩大警方权力审查新闻界言论的法律条例。在本审查期间, 当局还进一步制订了一些可能严重妨害新闻自由的措施并将付诸实施。在这方面, 从工作组获得的资料可见, 南非的新闻记者似乎走在一片“布满法律限制的雷区”。报道黑人居住区的

---

\* 本节的资料来源包括1985年10月29日和11月4日和5日《公民报》; 1985年11月4日《索维托报》; 1985年8月3日、8日、29日、30日和31日, 9月6日、12日、28日、10月12日和28日《明星报》; 1985年8月23日, 9月8日和19日《每周邮报》; 1985年8月24日《每日快讯报》; 1985年9月8日《卫报》; 政府公报第10004号—第R208号宣言; 1985年11月15日—20日于赞比亚卢萨卡被拘留者家长声援委员会的提诉; 1985年11月15日—19日于赞比亚卢萨卡南非新闻工人协会有关Mxolisi Fuzile一案的证词。

警察活动的主要障碍是警察法案的第二十七(b)款，它规定，在没有充分理由证实其可靠性的情况下，任何有关警察活动的报道是违法的。新闻界要担负提供证据的责任。

235. 还有其它法律阻止新闻记者报道有关黑人居住区动乱的情况。1982年第84号《新闻保护法》曾被用来阻止报道一起拘留案，而且还被用来阻止记者报道各种禁令。根据《国内安全法》，不得公开发表被拘留人员的通告。工作组所掌握的资料表明，该法案被越来越多地用来针对新闻记者，这种情况在东开普省尤其严重，《兰德每日邮报》的报道曾受到军方的质问，并且一度还遇到军方的调查，盘查记者的所见所闻，以及追问报刊上登载的各种照片。

236. 紧急状态的宣布带来了进一步的限制。约翰内斯堡法律资源中心的 Geoff Budlender 先生说，“新闻检查可能是紧急状态各项条例中最重要的一项”。紧急状态宣言有两款严重地限制了新闻的自由传播。第8(b)款规定，“根据条例对拘留人员的姓名在未经正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公开发表”。假如记者未经许可公开某人姓名，他（她）则可能受到高达两万兰特的罚款和十年监禁处罚。比该款更严厉的则是紧急状态条例第6(1)(1)款中的规定，它使当局有权随意禁止任何消息的发表和传播，“南非警察署长或任何代行其职权人均可就与这些条例有关的控制、传播、散发、采纳或发表任何意见或新闻发布命令。他还可以依据《法案》宣布紧急状态，或对任何与维护公众安全与终止紧急状况有关的军队之成员或行动发布命令”。

237. 在全国新闻联盟于1985年7月2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警察署长 Coetzee 中将要求新闻界“缩减对动乱报道内容”，并不要印发“半真半假的报道、有倾向性的报道、夸大的事实及各种谎言”。在强调对各种骚乱的报道将继续由一安全部队监督委员会每天加以监督的同时，他警告说，在必要时他可更改有关新闻界的一些规定。

238. 现行各种限制性规定以及对新闻界采取严厉行动所造成的威胁只表明，对在紧急状态下黑人居住区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真实详细报道所遇到的部分障碍。更有甚者，一些记者还遭到禁止或从骚乱地区被驱赶出去。以下发生的事例是有案可查的：

- (a) 一位约翰内斯堡的记者 Beledé Mazwai 夫人——她是一名美国和法国刊物的自由作家——还有一个法国新闻小组，他们在8月27日报道骚乱时被勒令撤离 Duduza。 Beledé Mazwai 夫人后来还被要求向安全警察汇报。
- (b) 之后，警察于8月29日宣布开普半岛某些地区对没有“警察保护”的记者们为“禁区”。
- (c) 两位《明星报》记者因报道约翰内斯堡附近 Eldorado 公园学校罢课的情况而在黑人居住区被逮捕，并扣留数小时。他们说，在被释放前，警察曾警告他们：如果在禁区内再看到他们，警方将依照紧急状态条例将他们无限期扣留。
- (d) 一位《开普时报》的摄影记者和海外报刊的七位驻外记者（包括《时代周刊》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与 Pollsmoor 游行有关于8月29日在 Wynberg 行政法庭出庭。但有关他们执行任务时干扰警察的指控随后被撤销了。
- (e) 9月1日新闻界还被禁止参加在伍斯特（Worcester）省的 Zweekenbambeni 为一位动乱受害者举行的追悼仪式。早些时候记者们也被禁止进入黑人居住区对当地妇女举行的一次和平示威进行报道。
- (f) 一些白人新闻记者包括一位外国记者也被禁止参加9月5日于 Kwa-thema 举行的骚乱追悼仪式，并且被告知：“过去造成的一些麻烦你们是知道的，白人记者不允许参加在黑人居住区举行的追悼仪式”。
- (g) 9月5日，三位外国新闻社采访的记者指称，他们在开普半岛的阿特龙（Athlone）为避开催泪弹和鸟枪射弹而躲进走廊时曾被警察一阵鞭打。同一天早些时候，一位记者说，当他拍摄警察投掷催泪弹时，“一个警察突然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并直对着我们投掷了一枚催泪弹”。两位《开普时报》记者曾遭短时间拘留，另一位《开普时报》和《守卫报》记者躲过了投过来的催泪弹筒，幸免受重伤。

- (h)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一位记者因与别人合写一篇关于黑人居住区骚乱的文章于9月被驱逐出境。一位政府部长指责他“有选择地报道，缺乏事实根据和毫无根据地含沙射影”。载有这篇文章的那份《新闻周刊》随即被禁止。
- (i) 两位南非记者、六位外国电视摄制组成员因报道西开普敦大学的一次学生集会曾在开普敦法院出庭。根据警方提供的消息，正在对他们参加非法集会干预警察执行任务、拍摄一位待审囚犯以及一例拒捕案件等项指控进行调查，第二天其中一位法国摄影记者伯纳德·比松则被驱逐出境，理由是非法进入该国。

239. 根据某一报道，这类事件的发生以及上面列举的各种限制意味着新闻界不得不依赖比勒陀利亚公共关系部警察署提供的“情况报告”。紧急状态一经宣布之后，立刻这类报告每天宣布三次并分别涉及各黑人居住区的骚乱情况，这类报告通常非常简短并经常使用诸如“流氓”、“违法犯罪者”、“黑罪犯”、“极端分子”、“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暴徒”之类的字眼。

240. 这些情况报告并不十分准确，1985年8月31日《明星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警方的说法既偏激又不完整，有一例很说明问题：截至昨天上午，《明星报》已获悉前一天夜间在Durban黑人居住区爆发的骚乱中已有19人丧生，而警方对骚乱报道截至上午8点的12小时内只提及4人死亡。”

241. 即便是这点有限消息在紧急状态初期也经常受到压缩。警方反暴乱部门负责人Bert Wandrag中将随后宣布说，今后的报告将只按地区提供骚乱事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再具体明确它们所发生的城镇。他说将骚乱分门别类给人的印象是，“整个世界都处于战火之中而无人享受假日的体育活动”。目前每天发布一次情况报告。

242. 南非广播公司因对黑人区暴乱报道不充分而经常受到批评。这很重要，因为调研表明，70%以上的白人均依赖电视报道以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

243. 根据某一报道，多数白人根本不甚了解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在黑人居住区所发生的事。而实际上黑人才是事件发生的真正

见证人。同一来源还提到一宗事件，指出骑警在索维托对游行示威者发起“冲锋”，美国电视报道组当时在现场，他们的电视片在美国和联合王国进行了播放。据说南非广播公司报道组忽视了这一事件，代之而拍摄的却是一枚汽油弹在索维托市长家里爆炸的镜头。

244. 根据1985年8月20日《明星报》两位黑人记者的报道说，黑人对有关居住区骚乱事件的报道日益感到不安。居民们指责报纸过分相信警方的报道，其中将骚乱事件受害者描绘成有责任的一方，他们说，在许多情况下，警察行动纯属多余毫无道理。记者们认为，这些说法是有他们亲眼目睹的事实作为根据的。《都市新闻》主编Percy Qoboza先生说，各地方报纸已失去信任。“这是因为，黑人居住区居民举例对记者说，一群孩子被警察围住，警察向孩子们无端地投放催泪弹，但报纸却报道说，警察“被迫施放催泪弹，以驱散一群乱扔石头的小学生”。他接着说“警方的报道通常被认为不可侵犯，任何人对它提出异议或进行说理都不得不面临《警察法案》第27(b)款的野蛮规定”。

245. 同其它领域一样，有人担心紧急状态下控制新闻界的这种特殊权利会以某种形式加以永久化，在最近召开的进步联邦党大会上，Dave Dalling先生警告说，南非即将对南非和外国记者实行严格限制，或者更具体地说，对新闻界实行监督的Steyn委员会可能将被恢复。这可能会导致对新闻记者实行登记的作法，以及削减驻在该国的外国新闻界代表的数额。

246. “国际社会对南非经济失去信心”这一事实使外国记者的地位变得尤其脆弱。《新闻周刊》记者雷·威尔金森被驱逐一事已表明势头不妙。此事发生在外交部副部长路易斯·内尔的一次讲话之后，他说，现在是政府重新考虑其友善和好客态度是否还应包括那些有组织地编造谎言的人的时候了。

247. 根据一则新闻报道，外国新闻机构在为记者和电视摄制组申办去南非工作的签证时遇到许多困难。一些记者还报道说，有人闯入他们的房间并偷走他们的东西。

248. 政府似乎打算采取措施，以确保一旦它无法控制骚乱时，至少可以控制新闻传到外部世界。

249. 法律治安部长 Le Grange 先生曾于 1985 年 10 月 11 日严厉批评一些外国新闻机构成员在骚乱发生时煽动群众，发表有关南非的“粗暴谎言”并阻碍警察。外国记者协会已提醒人们注意“日益严重的政府对驻南非外国新闻界的威胁运动”。

250. 南非政府于 1985 年 11 月 2 日对新闻界规定了进一步的限制。这项根据《第 R208 号宣言》规定的禁令遭到了本国和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外国记者协会将其描述为“对新闻界进行全面控制的滑坡上走得更远了。”反对党进步联邦党指责政府在骚乱地区周围设置了一层“铁幕”。

251. 这一根据紧急状态条例强加的禁令禁止对处于紧急状态下的三十八个行政区所发生的冲突局势进行任何电视播放、摄影、录音或甚至加以描述，除非获得警察署长的许可。这一禁令还同样适用于骚乱、暴乱、罢工、抵制活动、抢劫财物及殴打个人，也适用于安全部队采取的行动。南非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区。

252. 法律治安部长强调说，“只允许特派新闻记者报道骚乱。但他们首先必须向负责的警察官员报告。警察有权勒令记者离开紧急状态地区。”

253. 违反新条例处罚严厉。这包括高达 2 万兰特的罚款（合 8000 美元）或 10 年监禁，而没有代之以罚款及没收设备的选择。这位部长说，禁令是必要的，因为电视报道成员的存在“已被证明是导致进一步暴力的摧化剂”。

254. 在有 200 多万居民的索韦托，这些限制则不同。所有非当地居民均遭到禁止，但警方过去曾指出，允许记者报道与政治暴力无关的事件。这种暴力至 1984 年 9 月以来，已导致 840 人丧生。住在索韦托的黑人记者，虽然不能作为非居民而加以禁止，但却有另外的问题。他们说：“条例规定，一旦发生骚乱，我们必须迁移。”一位记者曾问到，“我们必须迁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远离此地，这样我们就看不到所发生的事情？”

255. 外国记者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提及，只有在警察护送下记者方能进入骚乱地区时指出，“对警察和军队行动的公众监督将受到阻碍，然后会出现一种新闻真空的状况，因而谣言四起歪曲事实的现象不断发生，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执行独立核查。”



256. 一份面向黑人的报纸《都市新闻》，曾以头版通栏标题登载几幅冲突的照片，标题是：“这些照片我们再也拍摄不到了……，并且你们再也看不到了。”另一份当地报纸《星期日明星报》警告说，禁止摄制人员会导致不断地播放现有骚乱影片，直至它们成为“南非制止新闻自由”这一标语的不可磨灭的证据。各种录象影片，会被人偷带出南非，“因其非法性质本身就提高了它们的价值，并重新恢复国际社会对南非的重视”。

257. 据说，由于《开普时报》“非法地”发表了采访“非法”南非国民议会领袖Oliver Tambo先生的内容，而使国家与新闻部门之间的冲突变得严重。

258. 《开普时报》总编托尼·赫德先生解释了他于1985年10月4日发表该采访内容的决定，他说，“《开普时报》对全文的发表是想为和平解决南非局势作出贡献……，我认为，每一个南非人都应该阅读它，而且南非广播公司应该广播它。我相信，如果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则又向和平迈进了一步”。

259. 根据国内安全法案，赫德先生于1985年11月8日被指控为“引证一位被遭禁止的人”。他并未被要求出庭辩护，案情推迟至1985年12月9日。赫德先生在评论这一指控时说，“值得我去坐牢的事情为数很少，但其中之一就是新闻的言论自由”。

#### 四、工作权利和工会权利\*

26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985年5月30日第1985/43号决议中请工作组继续调查南非共和国工会权利的情况，并就这一问题向人权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提交报告。

261. 工作组在本临时报告中只审查关于工作权利和工会权利的资料。工作组将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最后报告中更详细地报告属于其职权范围的有关黑人工人的其他方面情况。

262. 在所审查的期间，特设工作组收到了各种资料，这些资料在本章中分为如下两部分：

- (a) 关于工作权利的资料，
- (b) 关于工会权利的资料。

---

\* 本章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是1985年7月15日、8月16日、10月18日和25日、11月15、19、22和29日和12月6日的《金融邮报》；1985年3月13和27日、4月3、4和10日、8月13和15日和9月5日和23日的《索韦托报》；1985年3月22和26日、7月19日、8月13日、11月18日、16和30日和12月2和3日的《卫报》；1985年3月30日和12月2日的《泰晤士报》；1985年3月22日和7月3日的《纽约时报》；1985年4月29日和7月3日的《路透社》消息；1985年4月8日和9月9日的《星报》；1985年7月2日和18日和8月5日的《开普敦时报》；1985年7月11、14和19日、8月9日和12月6日的《金融时报》；1985年8月2、10和16日和12月7和12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15日的《每周邮报》；1985年11月2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1985年11月30日和12月1和2日的《日内瓦日报》；1985年12月3日的《世界报》；1985年5月8日的《经济学家》杂志；南非德兰士瓦1985年10月的《雇佣法》，第2卷，第2号。

## A. 关于工作权利的资料

### 1. 黑人工人的境况

263. 根据工作组得到的资料，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南非黑人工人继续处于非人的境况。工作组的各项报告曾详细审查了南非农村黑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处境比城市黑人更艰难。农村工人，特别是私人农场的工人，受到奴隶一般的待遇。据一位证人说，“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实物多于现金，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据知，私人农场主时常开枪射击他们的黑人雇工，而鞭打更是家常便饭；目前仍然有童工。农村工人被故意隔离，以确保他们不能组成团体或工会。”

264. 工作组收到了关于多国公司工人处境悲惨的证词。这些证词将受到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将提请人权委员会注意。

265. 在全国矿工工会委托进行的关于黑人矿工对矿场安全条件的意见的一项调查报告中，琼·莱杰先生说，矿场事故的发生原因不仅在于矿场的自然位置，而且和工作安排方式有关。例如，对白人矿工无节制发给奖金的办法，鼓励了监工不顾工人安全地逼迫工人从事生产。全国矿工工会拟定了一项“矿工权利法案”，内有12项要求，其中首要的一项就是承认安全管理员的职权。

### 2. 工人受审判

266. 随着经济衰退引起的劳资纠纷层出不穷，1985年进行罢工和厂外示威的黑人工人多次被控以胁迫、非法罢工和参加非法集会等罪名。

267. 1985年2月，受萨索尔堡电气局雇佣的奥兰治瓦尔总工会75名会员被起诉，罪名是他们在因罢工抗议解雇一名同事而被开除之后没有搬出宿舍。同一个月，塞给特（纳塔尔）姆津基库公共汽车公司的四名司机（他们参加了226人为一名同事被解雇而举行的罢工）以胁迫和故意破坏财产的罪名被捕。在他们被捕之前发生了一次用石头砸汽车的事件。

268. 2月20日，南非市政黑人工人联合工会的二百七十名会员，在波切夫斯特鲁姆的三个法庭出庭，罪名是在当地市政机关发生工资争端后参加了非法集会。他们被保释，案件推迟审理。

269. 4月,警方在罗塞林大陆磁器厂逮捕了在工厂大门外示威的241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南非联合工会的会员。他们要求厂方重新雇佣他们以及因1984年11月的工资争端而被解雇的409名同事。他们被控进行胁迫。

270. 英国轮胎和橡胶公司在纳塔尔豪威克的萨姆科尔橡胶厂的900多名工人因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承认问题而罢工之后,冶金工人联合工会的五名会员于5月以胁迫罪名被捕,在涉及该工会的另一项事件中,40名会员于1985年5月1日在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被起诉,罪名是非法集会。他们在工业理事会工资谈判的会场约翰内斯堡市政厅外被捕。在每人缴付1,000兰特保释和案件推迟审理以后,这些工人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列队走向其工会办事处时又以同一罪名被捕。

271. 在几次审判中,被捕工人均被宣判无罪或不加起诉而释放。1985年1月21日,鲁德普尔特地方法院裁定五名矿工无罪,他们被起诉的罪名是胁迫和参加非法罢工。他们是因1984年9月鲁德普尔特德班深矿的罢工被捕的。法官裁定这些罪名依劳工关系法并不能成立。

### 3. 罢工

272. 罢工大部分是由于工作条件欠佳和黑人工资太低引起的。根据人力和劳资关系部的统计,1985年头九个月中发生的罢工次数明显低于1984年同一时期,但损失的人工日却较多。

273. 到1985年9月中,其发生174次罢工,而1984年同一时期则发生469次。1985年损失了383,864个人工日,而1984年只损失379,712个。平均计算,每一次罢工参加的工人都大为增加,人力部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矿场的劳资纠纷增加。事实上,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工日损失均发生在采矿业(见下表)。

274. 1985年,除采矿业以外,罢工次数最多的工业是汽车装配部门,其次是化工、食品和冶金工业。

275. 和过去一样,导致罢工的最重要原因是工资争端。截至1985年9月底为止,这是44.5%的罢工的中心问题;因解雇引起的罢工占18.3%,因不满引起的占7.8%。其余的原因十分广泛,包括安全和对工会的承认问题。

1985年的罢工情况\*

(截至1985年9月12日为止)

部 门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损失人工日	1984年 损失人工日
采矿业	21	100,302	253,091	118,204
制造业	111	39,407	119,498	224,664
发电业	1	1,466	1,594	1,585
建筑业	9	2,916	5,107	3,312
商 业	18	2,258	2,429	20,187
交通运输业	11	2,118	1,864	10,977
地方行政机关	3	447	281	783
合 计	174	148,914	383,864	379,712

\* 资料来源：人力部，《金融邮报》，1985年10月18日。

276. 1985年3月22日，非洲炸药和化学工业公司在纽卡斯尔的工厂有600多名雇员因为工资争端而罢工。

277. 1985年3月，大陆磁器公司设在开普的布莱克希斯工厂约有450名雇员因举行支持1984年被解雇的同事的团结罢工而被解雇。布莱克希斯工厂罢工之前，管理当局拒绝了每小时最低工资2兰特和立即重新雇用以前被解雇工人的要求。

278. 1985年4月1日，1,000名雇员因工资和解雇同事问题而罢工。

279. 1985年4月26和27日，在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的克莱克斯多普附近的世界最大金矿，14,000多名工人因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非法罢工而被解雇。虽然大规模解雇在南非矿业部门是常有的事，但金矿官员说，这是多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国矿工工会秘书卡塞利尔·拉马福萨指控警方在罢工工人被解雇后于4月28日用催泪毒气将他们驱出宿舍。一旦被解雇，矿工自然就被重新安置在

所谓的家园，如果他们是外国人，就要被遣送回原籍国。拉马福萨在为非法罢工辩护时说，由于工业制度是以剥削、控制和操纵黑人工人为目的，工会会员才逐渐采取了抵抗政策来力求改革。

280. 1985年3月21日起，在南非汽车工业中心奥伊滕哈赫，工人们举行了三天罢工，其中一个原因是抗议对骚动受难者的葬礼施加限制。

281. 3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英美合营的瓦尔礁金矿，4万黑人矿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其后，4月又有1万7千多名黑人矿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两次罢工之后，工人都立即被解雇，并被遣送回所谓的“家园”。

282. 1985年4月2日，德国西门子公司在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子公司——电缆公司——的约400名雇员举行了罢工，因为管理当局拒绝提高工资，而且不肯提供交通工具使车间工人得以参加在哲米斯顿进行的工业理事会工资谈判。这些工人都是冶金工人联合工会的会员。

283. 1985年7月1日，东德兰士瓦地区韦尔科姆和金罗斯附近以及埃万德附近詹色尔拥有的比阿特克利斯矿和文克尔哈克矿的大约2万名矿工罢工抗议当年的工资增加额太低。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全国矿工工会拒绝了矿业协会开出的工资条件。

284. 1985年7月3日，德兰士瓦地区拉斯滕堡附近西普拉蒂纳姆矿的工人罢工抗议矿主单方面增加工资，由于警察的干预，三名黑人矿工死亡。

285. 1985年7月18日，在德班附近的彼德马里茨堡，成千上万的黑人举行大罢工支持被英国轮胎和橡胶公司的萨姆科尔厂解雇的975名工人，警察用催泪毒气驱散了该地示威的人。

286. 1985年7月17日，伊丽莎白港和奥伊滕哈赫的通用汽车、福特和国民汽车工厂的数以百计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代付养老金摊款。

287. 1985年8月4日，全国矿工工会秘书长塞利尔·拉马福萨先生宣布该工会将于8月25日举行全国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职位保留制度。罢工将涉及29个矿，其中70%是金矿，20%是煤矿。拉马福萨先生说，罢工“实际上可使整个工业停顿”。

288. 1985年8月12日，马梅洛迪和索尚古夫的数以千计的工人罢工抗议紧急状态和军队与警察进驻市内。同一天，约翰内斯堡伍尔沃斯商店的几名工人罢工抗议工作条件恶劣。一名工人曾因被迫在一“冷冻室”工作而死亡。

289. 1985年8月14日，欧文和约翰逊公司的450多名雇员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承认6月16日（索韦托起义周年）为带薪公假日。

290. 1985年9月，在东兰德的贝尔奶品厂，约有550名食品装罐工会的会员被解雇，因为他们罢工抗议一名发现其白人经理偷窃的安全警卫员被解雇。比勒陀利亚其他三个贝尔奶品厂的工人采取了“停工”行动以声援被解雇的同事，并要求无条件重新雇用他们。

291. 1985年9月，全国矿工工会向比勒陀利亚劳资法庭提出了一项紧急申诉，要求保护几千名受到解雇和非法赶出宿舍威胁的工人。同时，几千名黑人矿工于1985年9月4日回到工作岗位，因为工会决定在法庭作出裁决前暂时停止戈德菲尔德和金科尔矿场的罢工。在1985年9月1日开始的罢工期间，约有70名矿工被捕，16名受伤。戈德菲尔德证实它从1985年9月4日起开始解雇其迪尔克拉尔矿的工人。同样，1985年9月5日，马利维尔联合矿业有限公司也以罢工为理由解雇了约738名工人并强迫他们回家。最高法院9月4日的一项临时命令禁止矿业公司将全国矿工工会的会员赶出其房舍，但这一裁决没有保护他们不被解雇。

292. 1985年11月14日，巴拉瓜纳斯医院约有包括800名实习护士和1,000名后勤人员在内的1800名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实习护士据说要求立即取消下午八时开始的宵禁，承认各民主组织，包括医务工作者协会和一个由护士选出的实习生代表委员会。后勤人员要求增加工资。

293. 为索韦托和约翰内斯堡地区其他邻近城市服务并拥有3,500个床位的这个医院的当局的反应是将罢工者解雇，并征召士兵来维持开业。医务工作者协会和联合总工会指责医院当局制造危机，并指控医院当局故意拖延不就工人的不满进行谈判。

294。1985年11月25日，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工作人员重新被雇用，没有损失任何利益。法官裁定，解雇无效，医院院长解雇所有实习护士是滥用职权。院长应查明哪些实习护士参加了罢工，并且给每一个人以辩解的机会。法官解释说，“护理工作是一种受人尊重的高尚职业。由于这种工作十分重要，许多人的生命和健康可能因罢工行动而受到威胁……但护士担负的职责意味着医院当局相应地有义务确保其雇佣条件令人满意，并保证有处理不满问题的有效办法。”



#### 4. 劳资法庭

295. 工作组曾在其前一份报告(E/CN.4/1985/8, 第274段起)中提到劳资法庭的活动。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内,劳资法庭审理了许多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工人们要求重新被雇用,指控说他们没有经过公正审理就被解雇。如果查明情况的确如此,法庭即毫不犹豫地命令重新雇用。这“突出了工业法庭和其他南非法庭之间的基本差别:行动的公正性居首要地位,凌驾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

296. 除少数情况外,根据劳工关系法第43节审理的许多重新雇用案件都涉及参加工会的黑人工人。以下案件可做为例子。

##### (a) 马里瓦莱—全国矿工工会案件

297. 在1985年9月一次合法工资罢工引起的詹科尔经营的马里瓦莱矿同全国矿工工会之间的争端,劳资法庭宣布了下令重新雇用罢工后被解雇的几百名矿工的理由。

298. 该裁决虽然没有规定雇主在合法罢工情况下所应遵循的任何具体准则,但强烈谴责了马里瓦莱资方采取的许多行动。裁决驳斥了马里瓦莱关于下令重新雇用即等于许可雇员罢工的论点。法庭认为,这样一项命令更有可能说服其他打算非法罢工的雇员采用劳工关系法中的调解程序。

299. 法庭驳斥了马里瓦莱关于全国矿工工会未在罢工前用尽所有调解程序的论点;工会曾打算诉诸调解和仲裁,而雇主则通过矿业商会反对这种程序。

300. 法庭还驳斥了马里瓦莱关于工会曾蓄意从事对抗活动的指控,因为工会“用尽了所有可行的解决争端办法”。此外,工会在达成了工资解决办法的矿场并未举行罢工。

301. 法庭还指控雇主对雇员采取家长式的态度,因为雇主单方面增加了工资并通知工人说如果罢工就要被解雇。

302. 该裁决驳回了马里瓦莱关于工会在该案件中不具有代表其成员行事的出庭资格的论点。法庭还驳斥了马里瓦莱以最高法院已裁定解雇为合法这一点作为理由提出的关于劳资法庭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论点。法庭说,劳资法庭的职责是在

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审理案件，而劳资法庭是唯一能这样做的南非法庭。

303. 劳资关系顾问 Andrew Levy 认为要吸取的教训如下：

- “(a) 该裁决并未普遍禁止解雇合法罢工工人的权利。每个案件将根据其案情实质来裁决。但是，裁决在为罢工者提供某种保护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 “(b) 罢工的合法性是重要的。法庭不大可能保护不合法的罢工者；
- “(c) 资方的合法应变是不够的。还须证明，对话的任何失败均是另一方固执己见所造成的；
- “(d) 调解和仲裁必须被认真视为打破僵局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策略态度；
- “(e) 家长作风是一种危险的管理方式。资方必须接受，工会是工人的合法代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绕过工会的企图是不明智的；
- “(f) 对新闻界发表声明时应谨慎行事，因为这些声明以后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对付讯问者；
- “(g) 必须遵守认可协定的条文和精神。许多协定往往应资方的要求而载有其中提到资方和工会之间建设性关系的条款。必须牢记，这种态度对双方同样适用。许多协定还载有所谓的‘和平条款’，即工会承诺在用尽各种调解程序之前不罢工。如果列有这些条款，应对这些条款进行周密的重新审查，因为这些条款暗示：一旦程序用尽，罢工即将发生；
- “(h) 资方不应以为，一旦罢工者被解雇，罢工就结束了。马里瓦莱由于未对罢工的暂停作出积极反应而受到指责。”

304. 该顾问认为，裁决表明，“罢工作为工人对争端陷入僵局的一种合法反应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劝告资方应开始将工业行动看成集体谈判程序的一个合法部分。

305. 马里瓦莱向最高法院对劳资法庭的裁决提出的紧急上诉被推迟到 1986 年 1 月审理。该公司根据以下理由要求将劳资法庭的裁决暂不执行：

- 全国矿工工会在劳资法庭中不具有代表其成员行事的出庭资格；
- 法庭的裁决是基于对法律的滥用和完全不讲理；和

最高法院已裁定，解雇是合法的，劳资法庭无权推翻这一判决。

(b) 因素投资者指南公司/事实投资者服务公司对南非新闻工作人员协会

306. 该案件是全国矿工工会和英美瓦尔礁矿场之间关于四名工人被解雇的争端引起的。在1985年较早的时候，瓦尔礁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诉，要求将四人逐出宿舍，其理由是，他们的解雇是合法的，这些工人违反了普通法雇用合同的条件。在此期间，这些工人根据劳工关系法第43节向劳资法庭提出申述，其理由为，他们被解雇是不公正的劳工行为。但是瓦尔礁的法律代表反对这一申述，声称劳资法庭无权审理这一问题。这些论点被劳资法庭驳回。

307. 1985年11月，劳资法庭命令因素投资者指南公司和事实投资者服务公司暂时重新雇用南非新闻工作人员协会的9名成员。但是，这些工作人员未能获得永久重新雇用，这是由于人力部长Pictre du Plessis先生决定不任命一个调解委员会来进一步审理该问题，从而使工会不能单方面将该案提交给法院进行最后裁决。

308. 工作人员指控说，他们是在停止工作约半小时之后被不公平地解雇的，他们停工是为了要同两个公司的总经理会晤，讨论一份关于年度奖金和假期的备忘录所引起的不满。

309. 劳资法庭裁定，根据劳工关系法，本身并不是罢工。罢工必须提出同一致拒绝工作相关的要求，而且必须表明在这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打算一直拒绝工作。在本案件中，工作人员会晤总经理的请求并不构成这种要求。

310. 在本案中，劳资法庭确认它有权审理工人要求重新雇用的案件，尽管引起申述的争端正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中。就劳资法庭的管辖权及其在法律结构中的地位而言，这项裁决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新发展。

B. 关于工会权利包括消费者抵制行动的资料

311. 1985年11月30日，一个新的工会联合会在德班成立。称为南非工会大会的新工会声称代表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中的50多万黑人工人。

312. 工会大会是经过四年多的艰辛谈判产生的。工作组在提交给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CN.4/1985/8, 第233至234段)中提到了这些事态发展。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以工厂为基地的工会(主要是南非工会联合会)和组织不那么紧密但比较面向政治的以社区为基地的工会之间的结合。它建立在五项基本原则,即,工人有控制权,非种族主义,一个工业一个工会,工会和成员工会代表在成员交付会费的基础上进行全国合作。一个工业一个工会的原则将最后导致现有某些总工会的解散,特别是南非工会联盟和工会总联盟。

313. 在成立大会上,工会大会通过了要求停止在南非投资的政治声明。它限南非政府在6个月内废除通行证法和人口流入控制,从市区撤出军队,为所有南非人提供平等教育和取消移民工人制度。主席Elijah Barayi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说,工会大会不仅将谋求提高黑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要积极支持他们对社会正义和政治公平的要求。

314. 随着国家政治危机的加深,来自工人本身的压力迫使黑人工会采取了政治立场。因此,1984年11月以来,黑人工会日益走向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活动的前线。

315. 工会的日益涉入政治领域还进一步表现在据称一向对政治不关心的南非工会联合会1985年5月在该联合会一个分支工会的车间代表Andreas Radistela先生死亡之后所作的反应上(见E/CN.4/1986/3)。联合会决定在Radistela先生的葬礼日举行一天的总罢工。虽然该日只有少数人停止工作,但有2万5千多人参加的葬礼却演变成政治集会。联合会的一名职员Dlamins先生宣布该车间代表的去世是联合会的一个转折点。

316. 1985年8月,全国矿工工会秘书长Cyril Ranaphasa威胁政府说,黑人将抵制白人的商业,“除非比勒托利亚立即解除紧急状态”。同时,他告诉代表各矿业公司的矿业商会说,除非商会提高其工资,否则黑人矿工将于8月25日举行罢工。劳工问题分析家认为这一决定反映了南非新兴黑人工会的态度已越来越激烈。Cyril Ranaphasa指出,工会政治化的原因之一是黑人政治领导人不是以叛国罪名被起诉就是被拘留而无法从事活动。结果,由于政治组织不起作用,黑人就越来越转向工会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不满和愿望。

317. 在南非工会大会成立的同时,《南非劳工简报》发表了一篇对南非工会运动状况的分析。该报告指出新兴工会的成员大量增加,其组织结构进一步加强。

318. 《劳工简报》的报告主要是根据对代表约36万3千名工人的23个“新一代”新兴工会所作的调查—约占交付会费的会员总数的70%。其中14个工会是工会大会的成员,其余许多工会都属于南非工会理事会或阿扎尼亚工会联合会。

319. 根据《劳工简报》的调查,这23个工会共有12,462名车间代表,与会员人数的比例是1比29。相形之下,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工业社会学系的Edward Webster先生1983年的一项调查则表明,“新兴工会共有约6千名车间代表。”

320. 所调查的工会共有306名支薪职员—每1,186名会员即有一名职员。他们已签订了450项认可协定,并在3,421个工作地点组织起来。每项协定可适用于几十或甚至几百个商业和矿业部门。Webster的调查表明,1983年组织起来的工作地点为756个。

321. 该调查发现,在23个工会中,10个参加了工业理事会,14个利用过劳资法庭,13个曾向调解委员会申诉,12个利用过调停程序,由此反映出工会对官方和非官方调解程序的态度。

322. 23个工会中有一半对它们与法庭打交道的情況表示不满,只有3个对它们参加工业理事会的情况表示满意。3个工会对调解委员会的活动表示满意,另外3个态度不确定,其余的则不满意。四分之三对调停表示满意—这是所提到的唯一一种通常在官方渠道之外采用的调解方法。

323. 调查还反映出工会越来越介入政治事务。只有3个工会表示它们没有介入政治或社区问题。12个工会鼓励它们的会员参加回避罢工,15个工会支持消费者抵制行动。

324. 《劳工简报》指出,据全国人力委员会的估计,1984年底已登记的工会的会员总数为1,406,302名工人,占经济方面活跃的劳动力的12%。但是,该报告认为,这并不是衡量工会化程度的适当标准。相反,他建议,更实际的标准是统计“可组织的人口”,这些人口不包括许多家园的专业人员和行政、农业和家庭工人。根据这一标准,约30%的“可组织”工人都是新兴工会的成员。

## 消费者抵制行动

325. 消费者抵制行动“可能是破坏对政府的经济信心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这种办法正逐渐成为南非境内人民的主要反抗手段。

326. 在南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联合民主阵线主席 Allan Boesak 博士立即呼吁在全国对种族隔离支持者拥有的所有商店展开消费者抵制。抵制行动在许多地区发展迅猛，动摇了南非商业界的基础。例如，在伊丽莎白港，人们早在7月初就已经抵制了市中心的许多商店。

327. 通过游说、小册子宣传、家庭访问和新闻声明，抵制行动得到了良好呼应。抵制行动的要求如下：

取消紧急状态；

将南非警察和南非防御部队撤出市区；

释放被拘留者、政治犯和依紧急条例逮捕的人士；

参议员辞职；

承认民主的学生代表委员会。

## 第二部分

### 纳米比亚

#### 引言

328. 在特设专家工作组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的最近一份报告(E/CN.4/1985/8)中,工作组介绍了联合国为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而作出的努力。同时,工作组还介绍了南非当局为了对纳米比亚强加以内部解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特别是由行政长官代表南非当局宣布于1983年7月18日成立国务委员会一事(关于设立西南非洲国务委员会的第AG.14号通告)。

329. 所审查的时期内引起特设专家工作组注意的一个主要政治发展是南非政府最近于1985年4月18日决定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330. 这个决定进一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打算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国民议会、行政内阁和一个负责拟订宪法的立宪委员会构成。

331.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磋商之后立即通过其主席对这一决定作出了反应。安理会于1985年5月3日发表声明,其中除其他外,宣布南非最近的这一举动是违反安理会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谴责并驳斥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外采取的任何行动为不可接受的;宣布所谓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成立为无效;要求南非撤销这一决定并按照安理会第539(1983)号决议(S/17151)的要求合作促进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

332. 秘书长在按照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提交给安理会的另一份报告(S/17242)中阐述了他在1985年3月28日同南非大使Von Schirnding会晤的情况,秘书长在会晤时对于1985年3月25日多党派会议关于成立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提案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关注。秘书长在会晤中还就未受到联合国承认的纳米比亚单方面措施促请南非政府不要采取同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相抵触的行动。秘书长还指出,在纳米比亚采取的同有关决议相抵触的任何

单方面措施都是无效的，不论是联合国还是任何成员国都不会承认这种方式设立的任何代表或机构。

333. 秘书长在这份文件的结论中，遗憾地指出，目前仍无可能为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计划作出最后安排。 秘书长还指出，南非最近关于成立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决定又加重了困难。

334. 另一方面，纳米比亚理事会以纳米比亚领土独立之前合法管理当局的身份强烈反对南非政府这一侵略纳米比亚人民政治权利的做法，认为它企图巩固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335. 理事会在1985年6月4日维也纳全体会议期间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谴责并断然驳斥了南非政府关于设立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单方面决定，并明确宣布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理事会敦促各国不以任何形式承认所谓的临时政府或在纳米比亚设立的任何其他实体，而且不同它们进行任何合作。 此外，理事会进一步促请安理会坚决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所负的直接责任，立即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第435(1978)号决议不加任何修改地无条件执行。

336. 同时，安全理事会应不结盟国家1985年4月19日至21日于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特别会议的要求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其中谴责南非在温得斯克设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并宣布这一行动直接违抗安理会，并且显然无视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 安理会还宣布这一行动为非法并且无效，要求南非立即撤销这项非法的单方面行动。

337. 英联邦南非问题委员会1985年4月26日于伦敦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谴责南非关于在纳米比亚设立临时政府的决定为明目张胆地蔑视安理会第453(1978)号决议的行径，而该项决议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338. 在一片反对声中，南非总理在1985年6月17日于温得斯克建立了临时政府。

339. 在审查的这段时期内，南非政府继续拒绝同联合国合作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南非当局这样做是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



立权利。 在这一时期内，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的情报表明，对安哥拉平民发动攻击的情况有增无已，尽管已经同南非达成了协议，针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及其同情者和其他人员的逮捕仍在进行，各种恫吓措施也在加剧，被逮捕的纳米比亚人仍然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受到监禁，特设专家工作组还获悉纳米比亚的军事化有了进一步扩大而且扣沃特犯下了几件暴行。

## 五、影响到个人的侵犯人权行为

340. 在所审查的时期内，特设专家工作组再次搜集到有关下列方面的证据和情报：扣沃特犯下的暴行；被捕自由战士和平民在监禁中死亡、受到酷刑和虐待；各种任意逮捕的案件以及虐待妇女的指控。

341. 在这方面，特设专家工作组指出，1979年5月修订的1977年A G. 9号公告仍然是压迫性最强的法律，允许不经审判而加以监禁。按照其规定，一个人可不经审判而受到无限期单独监禁。此外，被监禁者无权得到法律协助，而且也无处投诉。最后，依公告的规定，保安部队可对任何有犯罪嫌疑或企图或曾经企图犯罪的任何人或者掌握已犯下的罪行的情报或关于第三方犯罪意图的情报的任何人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加以逮捕并且不经起诉和审判而予以监禁。这项公告还规定保安部队的成员不得因出于“诚意”的行动而受到起诉。

342. 还应指出，紧急状态已经实行了许多年，纳米比亚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时间更长。例如，在奥万博兰，紧急状态是从1972年开始实行的，卡万哥和东卡普里维是从1976年起实行，该国北部的其他六个地区是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在这方面，根据工作组了解的情况，纳米比亚北部的整个前线地区都被行政长官于1985年3月6日划为“安全区”，非经警方事先签发有效期极短的许可证，任何人都严禁进入。这个新的“安全区”包括5个所谓的“家园”，<sup>1</sup> 纳米比亚过半数人口居住在那里：这五个家园是奥万博兰、卡万哥、东卡普里维、东海勒罗兰、卡奥科兰（A/AC.109/824）。

---

<sup>1</sup>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种族分裂政策反映在1980年4月24日的A G. 8号公告中，该公告按照南非实行的班图斯坦政策的模式将纳米比亚社会按种族、人种和部落标准分为11个群体。

## A. 死刑

### 1. 有关的立法

343. 特设专家工作组前几份报告曾指出关于死刑的各项南非法律已经适用于纳米比亚。规定对种种“恐怖主义活动”处以死刑的1967年第83号恐怖主义法、破坏行为法以及国内治安法在这一方面的效力压倒所有其他立法（E/CN.4/1270, 第296段）。

344. 总的说来, 1967年以来, 南非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 规定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监禁等严厉的刑罚, 这些法律使得占领部队拥有绝对的权力进行逮捕、查禁各种组织和出版物并且不经审判而拘留和放逐纳米比亚人。

345. 上述所有法律仍然适用, 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在审查的期间内, 没有颁布任何适用于纳米比亚的新的立法来限制或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

346. 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前几份报告中已经指出, 南非政府不发表单独关于处决纳米比亚死刑犯人的数字。

### B. 对生命权利和安全权利的侵犯

347. 在经常提到的案件中, 特设专家工作组在所审查的时期内特别注意到扣沃特犯下的暴行、犯人死亡、战斗人员和平民遭受虐待、越来越多的逮捕、关于虐待妇女的指控以及几起失踪案件。

348.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的情报, 在举行“临时政府”成立的官方庆祝仪式的几天前, 1985年第A.G. 9号公报将三项南非法律扩大适用于纳米比亚。这三项法律是恫吓法、情报保护法和禁止在建筑物内部或附近示威法; 这三项法令都是1982年于南非生效。恫吓法是针对抵制选举的行动的; 禁止在建筑物内部或附近示威法是为了在政治审判期间禁止示威; 而情报保护法则为了限制传递关于警察、武装部队和政府机关行动的情报而规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 1. 扣沃特所犯的暴行

349. 1985年5月1日，曾属南非保安警察指挥的扣沃特转由西南非洲警察署长指挥。扣沃特一词似乎已经正式取消，现在这一单位被称为“西南非洲警察反叛乱小组”。这个单位据说主要由纳米比亚黑人警察组成，按照 Opuwa、Oshakati 和 Rundu 三个据点分为三组，范围及于纳米比亚北部的各行动区。

350. 几个来源的情报一致表明，扣沃特反叛乱小组仍继续进行屠杀。尽管数度号称为了改善温得和克多党派会议新政府的形象，已将这一单位解散，但特设专家工作组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纳米比亚发生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行为均有臭名昭著的扣沃特特别单位的成员插手。这个单位接受西南非洲警察头目 A. J. C. Gouws 少将的指挥。

351. 一名证人在1985年11月于卢萨卡进行的一次联合调查中向特设专家工作组作证时提到扣沃特的一个特别分队，其任务是渗透游击队运动。这个分队声称是游击队武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人们给以援助：如果得不到援助，它就当场杀人；如果提供了援助，它第二天就回来将有关人员逮捕。这名证人说，各种年龄的妇女都受到分队成员的奸污，有时孕妇也被迫发生性关系；证人还说一个儿子被迫同其母亲发生性关系。

352. 这位证人在谈到1985年4月奥希库库的大屠杀时说，士兵离去后的次晨发现了8具被掩埋的尸体（5男3女）。最后，这位证人还说，扣沃特的成员是按照他们同游击队建立联系的程度以及所杀死的人数来领取报酬的。

353. 在纳米比亚通讯中心所发的一份书面通报中，扣沃特总指挥官 Hans Dreyer 准将证实，他的部下于1985年4月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奥希库库击毙了罗马天主教的4名成员。据称，Dreyer 准将在谈到这一事件时说，他对这4具尸体负全责，并且说被击毙的纳米比亚“恐怖主义分子”是被带到奥希库库验明身分。据说，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掩埋尸体，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另一起案件中，纳米比亚北部卡万哥同一教会的三名成员说，他们被扣沃特成员逮捕之后，

被打脚心、戴上铁链而且长时间受到电刑。 他们还说，他们受到隔离监禁，而且得不到医疗照顾。 这三个人是40岁的教师 Adam Kanono 先生，29岁的教师 Magus Haushiku Mpase 先生和39岁的 Sebaldus Sinone 先生。

354. 特设专家工作组还收到了关于1985年6月在温得和克郊区卡图图拉和平示威期间扣沃特所犯下的极端残暴的行径的报告。 在这次示威中，据说有一些人受到痛打。 纳米比亚教会理事会发言人说，当地的医院和诊所挤满了伤员，至少有33人住在医院接受特别照护。

355. 特设专家工作组还收到了几份内容一致的关于经常残害平民的报告，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该地区是警察部队与南非军队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扣沃特特种部队经常逞凶的地方。

356. 在1985年1月南非天主教会议上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天主教详细叙述了保安部队，特别是扣沃特，继续残害平民的情况，并指出领土上的军队正在加紧推行军事化。

357. 纳米比亚教会理事会1985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温得和克举行的大会所通过的一项决议提到了纳米比亚北部发生的其他残害平民事件。 决议特别指出，联合钻石矿业公司在奥兰治蒙德雇用的一名矿工 Thomas Shindobo Nikanor 先生在纳米比亚北部休假期间因涉嫌协助西南非民组而被警方逮捕，并于1985年1月29日死在狱中。

358. 罗马天主教教会从纳米比亚北部奥希库库发出的一份报告说，1985年4月9日在教会附近发现了9具已经部分腐烂的尸体。 当地居民说这些人的死亡系扣沃特所为。

## 2. 被拘留者死亡事件

359. 纳米比亚通讯中心递交给特设专家工作组的一份文件中说，对于 Thomas Nikanor 先生在监狱中死亡事件的调查因“证据不足”而推迟到1986年1月。 Nikanor 先生，45岁，是路德福音派教会的成员，1985年1月22日在奥

万博兰的家中被警方逮捕。 1985年1月29日，警方宣布 Nikanor 先生于1985年1月27日“用袜子上吊”而死。Nikanor 先生并未依保安法受到起诉，而且未经审判而被监禁。 在1985年9月30日至10月3日进行的调查中，一名代表政府的病理学家，司法官 Van Pletzen 说，Nikanor 先生的死因可能是上吊。但是，Nikanor 先生的妻子说，她的丈夫完全是一个正常人，没有任何理由要自杀。 代表死者家属的病理学家 L. S. Smith 教授说，死因可能是人为窒息，因为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印记，这只能是压力造成的。 Nikanor 先生是1985年1月至2月期间在纳米比亚北部被监禁的40人中的一个；这些人有一部分仍受到监禁。

### 3. 被捕自由战士受到酷刑和虐待

360. 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前几份报告中曾指出，对“政治罪行”处以长期拘留和徒刑的南非法律以及关于被拘留者的南非立法已经适用于纳米比亚，而且仍然适用（见 E/CN.4/1020/Add.1，第9段；E/CN.4/1311，第371—376段）。其中包括1959年第8号监狱法和1962年第76号、1969年第101号和1974年第94号普通法修正法；1966年将第76号法令适用于纳米比亚，并具有追溯力，但其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由1967年第83号恐怖主义法所取代。正在服刑的绝大多数纳米比亚政治犯是根据恐怖主义法定罪的。1956年的暴乱集会法似乎也已生效；该法的条款在1976年根据1976年国内治安法而首次在纳米比亚适用，其中规定可加以无限期的防范性拘留以及可禁止任何被认为可能危害公共秩序的人参加集会。最后，如上文所指出的，1985年通过的第AG.9号公告将以前仅仅适用于南非的三项新法律在纳米比亚生效。总的说来，这一套立法使得南非当局得以在纳米比亚采取种种的压制手段。

361. 在所审查的期间内，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了关于按照第 AG. 9 号公告任意逮捕并虐待西南非民组成员或其同情者的资料；上文已指出，这项公告允许对犯人进行无限期的隔离监禁。

362. 根据 1985 年 11 月在卢萨卡（赞比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纳米比亚人受到的酷刑有以下几种：

对性器官施用电刑，

吊手臂或吊腿，

多日不许睡眠，通常是无限期，

单独禁闭，

罚站多日，不许睡眠或进食，

殴打，一般是打头部或腹部，尤其是殴打孕妇，等等。

363. 纳米比亚目前的两个主要拘留营据说设在纳比米亚北部的奥沙卡蒂和奥奇瓦龙戈东南部约 60 公里处的奥赛尔。这两个显然专事审讯的中心据说是系统地施用酷刑或虐待的地方。

364. 国际特赦协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叙述了纳尔比亚政治犯遭受酷刑或虐待的一些案件。受害者包括牧师、地方政治领导人、商人、教师、农民等等。这份报告说，所使用的虐待方式一般是电击、殴打和长期单独监禁。大多数指控的情况均发生在纳米比亚北部，而且上文已经指出，主要是发生在奥万博兰、卡万戈兰和考特兰，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这些地区。

365. 国际特赦协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奥万博兰省康果学校校长 Nahas Ndevahoma 先生是在 1985 年 7 月被捕的；资料一致表明，他在被捕后的第一星期中受到南非军事保安部队的酷刑虐待。据说，他被控协助西南非人民组织。资料表明他受到殴打和试图窒息等虐待。据说，他在从一名南非士兵那里接受金钱的时候被摄影下来，以此表明他可能是一名告密者。

366. 提交给特设专家工作组的资料表明，Esther Iimene 夫人在 1985 年 7 月 22 日被捕时已经怀孕 8 个月。据称，当局拒绝披露她的监禁地点，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探访她。又有资料表明，Iimene 夫人在 1985 年 9 月 4 日被释放。在另一个案件中，据称 Franz Uapota 先生在 1985 年 11 月 30 日

在纳米比亚北部伊姆波的家中被南非士兵殴打致死。在这方面，特设专家工作组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再次倾向于断定一些政治犯仍然被监禁在秘密的场所，不然就可能已被秘密审判和处决。

367. 但是，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表明，南非当局在1985年9月宣布，南非监狱中的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都已被转移到温得和克。据称另外的资料，监禁在罗本岛上的20名纳米比亚人和监禁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犯人已经在1985年11月14日获释。<sup>2</sup>

#### 4. 最近的拘留案件

368. 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前几份报告中提到，很难从纳米比亚和南非得到情报，特别是关于政治犯的情报。在这方面，特设专家工作组得知，至少有一个秘密拘留营，犯人被人用毯子蒙着头带到那里，受到单独监禁，然后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受到审讯和殴打。他们的家属常常得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犯人然后被藏在毯子下运至国内某处释放。根据最近的情报，其中一个审讯中心设在奥奇瓦龙戈附近一个叫做奥赛尔的地方。

369.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最近收到的情报，1985年期间拘留事件的数量有所增加，一些人仍然受到监禁，所附名单载有这些人的名字。但是，特设专家工作组得知，在所审查的期间被捕的13名纳米比亚犯人已经获释。这项情报还表明，释放是从1985年9月开始的。

370. 引起特设专家工作组注意的一个较新的发展是南非当局越来越倾向于攻击纳米比亚教会的财产和人员。尽管纳米比亚的南非当局多年来力图通过大量驱逐各教会以及传教团所雇用的人员来扼杀教会的抗议，但是看起来，路德教会和圣公会日益成为暴力行动的主要打击目标。例如1985年1月，一个炸弹在祖梅布矿城罗马天主教堂的外面爆炸(A/AC.131/187)。还有情报表明，这个事

---

<sup>2</sup> 《焦点》，1985年11月/12月第61期。纳米比亚理事会在特设专家工作组1986年1月6日至17日于日内瓦举行会议时提交的资料。



件据信是一起报复行为，因为该教会邀请了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这个城市。

371. 这方面应该指出，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各个教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越来越活跃，纳米比亚罗马天主教裁判与调解委员会1985年10月22日于温德和克发表的一份声明重申，天主教会决不接受所谓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并呼吁广大人民拒绝同南非政权所支持的那个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372. 特设专家工作组甚至收到了关于教士绝食抗议的报导。特别是，Hermann Klein-Hitbass 神父在沃尔维斯湾进行了为时三周的绝食。46岁的 Klein Hitbass 神父说他的三星期绝食是一种非暴力的抗议，为教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而祈祷。

373. 1985年9月22至26日在沃金宾格举行的纳米比亚福音派路德教会第十一届会议（Rheinisch 传教团）于1985年10月9日发表了一份致博塔总统的公开信，其中重申必须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在这方面，会议表示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认为这项决议是致力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公开选举的唯一途径。会议还对1985年6月17日单方面宣布并设立所谓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表示遗憾。最后，会议呼吁南非总统同联合国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374. 特设专家工作组最近还得知纳米比亚福音派路德教会的52岁牧师 Junias Kaapanda 1985年10月22日在詹迪被捕的情况。根据这项情报来源，牧师依纳米比亚的南非行政长官所颁布的保安法未加起诉而被监禁。同一来源还说，一名40岁的教师 Heikki Shililifa 先生在同一天被捕。

375. 在所审查的期间内，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了关于一名最近获释的被拘留者的颇有意义的情报。案件中的 Joseph Katofa 于1984年5月被捕，其后依保安法未加起诉或审判而一直被监禁。他的获释被认为是纳米比亚反对不经审判而监禁的斗争的一个胜利。释放他的裁判是温德和克最高法院1985年9月19日作出的；在裁定释放的同时，代表 Katofa 先生的律师宣布，Katofa

先生准备提起诉讼，要求该国当局对他在监禁期间受到的酷刑和虐待作出赔偿。<sup>3</sup> 然而还应指出，法院在裁定立即释放先生的同时还指出，1985年6月以来管理纳米比亚的所谓临时政府可以向设在布隆方丹的南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376.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得到的情报，警方在1985年8月26日于温得和克举行的纪念纳米比亚日的和平示威中逮捕了52人。逮捕是根据会议的通知与禁止法进行的。<sup>4</sup>

377. 以下是1985年1月至11月被拘留者的不完全名单。第二份名单开列了可能在同一时期获释的人士。

---

<sup>3</sup> 国际特赦协会，《焦点》，1985年11月/12月，第61期。

<sup>4</sup> 《公民报》，1985年8月26日。

纳米比亚被拘留者名单

1985年1月-11日

姓名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拘留时间和地点
Abel, Festus				
Akambaya, Johannes		Oshakati 市政府 雇员		3月19日
Akuenda, Martin (路德教会)	23	建筑工人	Oniipa	8月28日
Akuenda, Thomas (路德教会)	32	机械工程师	Oniipa	8月30日
Amakali (Mr.) (罗马天主教)		教师	Oneya	1月
Amkugo, Nathaniel		机工	Oniipa	9月
Andimba, Naftali				10月 Katutura
Andimba, Tibias				10月 Katutura
Andreas, Immanuel		Ondjondjo 批发公 司前雇员		9月 Oneputa
Angula, Frans	28	劳工	Onanghulo	8月
Angula, Helmut			Emanya	8月6日
Ankome, Desiderius (先生)	26	Valombola 技术学 校教师	Ongwediva	1月
Ankone, Nobert	25	劳工	Okwambi	8月
Ashoongo, Nestor				1月20日
Gabriel, Matheus				10月 Windhoek
Gideon, Andreas				Ovamboland
Haimbondi, Petrus			Ondehaluka Ovamboland	
Haludilu, Oscar (路德教会)	35	巴克莱银行会计	Oshakati	1月29日

表 (续)

姓 名	年 龄	职 业	居 住 地	拘留时间和地点
Hamukoto, Fillemon (Amukoto, Filomon)				
Hamunime, Frank (路德教会)	40	承包商	Ohangwena	1月12日
Hamutenya, Immanuel (路德教会)		教师	Olupandu	7月25日
Hanae, Franz (罗马天主教)	36	Ogongo 农学院教 兼教会青年工作 者		1月29日
Ihuhwa, Frans (路德教会)	50	奥万博政府口译	Ongwediva	3月8日
Lipenge, Amutenya Erasmus				4月24日
Lipito, Johannes				10月 Ovamboland
Liyambo, Agapitus Stefanus	30	教师	Emono	1月21日
Ikukutu, Eric				4月6日 Ondangua
Ishilelo, Stephanus Theofelus				2月5日 Walvis Bay
Jabala, Joseph				10月 Katutura
Jeremia, Johannes Johannes, Eliakim	20	教师(?)	Ogongo Okanjera	2月5日 Etilyasa, Ovamboland
Johannes, Kleopas Jonas, David (Nokwafilda) (圣公会)		教师	Okauva	3月31日 1月10日
Rev. Kaapanda, Junias vaino (路德教会)			Tsandi Uukwaluundhi	10月22日

表(续)

姓 名	年 龄	职 业	居住地	拘留时间和地点
Kambembe, Mvula				10月 Katutura
Kambubu, Jona (路德教会)	40	邮局工作人员	Ongwediva	7月24日 (再次被捕)
Kandima, Johannes (路德教会)		商人	Oniipa	9月
Kankono, Toivo Simon				3月
Katengo, Listo (Sheya)				10月 Ovamboland
Kavila, Lamek (先生)	24		Oukwandongo Ombalantu	7月11日
Kwathiindge, Reinhold Aumbi			Okando	1月
Linus, Absolom Malakia, Henok		教师	Oshitayi	9月 10月 Ovamboland
Mvula, Festus (路德教会)		政府办事处人员	Oniipa	4月6日 Ondangua
Nafuka, Gerhard (路德教会)		矿工		3月14日 Grootfontein 机场
Nakatana, Ndeuka Nambwandja, Modestus		巴克莱银行	Oshakati Emono	1月29日 8月
Namka, Benjamin				10月 Katutura
Namka, Reinhard				10月 Katutura
Namweya, Andreas (路德教会)	60	福音传教士	Endola	8月5日 (再次被捕)
Nanghama, Lusia (女士)(路德教会)				7月26日
Nangolo, Johannes Ipito (路德教会)		建筑工人	Oneputo	9月

表(续)

姓名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拘留时间和地点
Nangombe, Petrus (Kakede)	37	教师		10月 Ovamboland
Nauyoma, Lukas				7月10日
Neghede, Kondjeni				1月11日
Nehale, Wilbard				7月10日 Oshakati
Nnipamdula, Alfeus (Shikongeni)				10月 Kavango
Onesmus, Absalon	27		Oukawandongo	7月11日
Paulus, Markus			Oniipa	9月4日
Paulus, Veinela				10月 Windhoek
Penduki, Jakob				7月 (再次被捕)
Raphael, Paulus (罗马天主教)	43	Onampira 加油站 服务员		3月19日 Onampira, Ovamboland
Shapumba, Andreas				8月6日 (再次被捕)
Shinjuu, Teofelus (路德教会)			Onandoba	1984年9月
Shifeta, Henok (路德教会)			Ongenga Oukwanyana	10月20日
Shifidi, Ferdinand (罗马天主教)	40	教师(校长)	Onepandaguro	1月28日
Shikongo, Bernad- us Petrus	47	校长	Etayi	8月(再次被捕)
Shikongo, Damian				9月9日 (再次被捕)
Shikongo, Iyambo Erasmus Christof	37	教师		1981年4月14日
Shikongo, Timateus (路德教会)	48	教会长老、店主、 农民和联合钻石矿 业公司矿工	Onanghulo	1月

表(续)

姓名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拘留时间和地点
Shikoyeni, Oskar		巴克莱银行	Ondangua	1月
Shililifa, Heikki (路德教会)		教师	Uukwandongo Ombalantu	10月22日
Shilongo, Paulus				3月6日 Osire
Shiluwa, John (圣公会)	30	矿工	Odibo	1月15日
Shipahu, Petrus			Enkolo	1月4日
Shipo, Reinhold				1月21日 Osire
Shipweya, Paulus (罗马天主教)	36	Atshipara 学校 教师	Oshikuku	1月29日
Shoombe, Elikan	21		Onashiki	Windhoek
Utoni, Erastus (Napoleon) (路德教会)	28	联合钻石矿业公 司失业工人	Oshakiti	1月21日
Utoni, Johannes (路德教会)	50s	农民	Olupumbu	3月28日
Valombola, Marius (罗马天主教)	28	教师	Oneeya	1月 Osire
Viliho, Kashululu (罗马天主教)	22	Nuuyoma 学校教 师	Oshikuku Olumpandu	1月29日
Wejulu, Ndume			Omuthiya	1984年12月2日

据说获释者名单

姓名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拘留/释放日期
Auala, Penda (路德教会)		教师	Oniipa	9月4日/ 9月16日

表(续)

姓名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拘留/释放日期
Iihondela, Simon				6月22日/ 9月4日
Iimbodi, David				6月22日/ 9月4日
Iimene, Ester	30		Iipumbu	7月22日/ 9月4日
Iimene, Frans	35	教师	Iipumbu	7月22日/ 9月4日
Katofa, Josef	32	店员	Ombalantu	1984年5月/ 9月19日
Moshana, Victoria (女士)(圣公会)		路德医院助理护士	Odibo	7月26日/ 10月?日
Nambinga, Rehabeam				7月22日/ 9月4日
Ndevahoma, Nahas (路德教会)		教师(校长)	Kongo	7月29日/ 8月5日
Nepolo, Selma				7月22日/ 9月4日
Paulus, Sara (Markus 夫人)			Oniipa	9月4日/ 10月?日
Vilho, Gideon				7月22日/ 9月4日
Vilho, Jakob				? / 9月17日



## 5. 关于虐待被拘留妇女的指控

378.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收到的情报，纳米比亚妇女仍然因南非军队军事占领纳米比亚而遭受苦难。她们常常是强奸行为和各种人身攻击的受害者，而且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强奸一般发生在纳米比亚北部的“行动区”，几乎全部是南非部队成员所为。尽管报导了多起强奸事件，但在多数案件中，罪犯仅仅受到轻微的处分或罚款。如果犯强奸罪的是白人，罪犯一般不受起诉。

379. 由于妇女遭受粗暴行为、酷刑和虐待的案件很多，特设专家工作组仅例举工作组从可靠消息来源了解到的以下几个案件：<sup>5</sup>

- (a) 接近纳米比亚宗教界的一位人士说，纳米比亚福音派路得德教会的二名妇女成员——Helena Nuyuni夫人和Victoria Amomo夫人于1985年4月16日在奥万博兰南部一个小村子奥穆提亚的家中被杀害，而且被砍去头部。这项情报说，两名妇女是在宵禁时间以后被带走的，尸体则在第二天早晨各自的家的附近被发现；
- (b) 1985年4月底，一名老年盲妇，Vilhemina Shalimba Wakalondwa夫人在家中被保安部队放火烧死。烧房子的南非士兵据说正在追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
- (c) 1985年5月11日，福音派路德教会成员，36岁的Kambangu-  
gula夫人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奥兰卡里受到南非士兵的酷刑折磨。特设专家工作组得到的情报表明，她被士兵们掩埋，然后从坟里拖出重新埋葬数次，直到她失去知觉。据说由于受到酷刑，Kambangu-  
la夫人肩部骨折而且遍体鳞伤；
- (d) 1985年7月5日，Olivia Katatu夫人在欧克万雅马地区埃塔莱的家中受到南非保安部队士兵的枪击；
- (e) 1985年7月26日，福音派路德教会的成员，Bilah Kakaunya

---

<sup>5</sup> 纳米比亚通讯中心；《焦点》，1985年9月/10月，第60期；《温得和克广告报》，1985年11月5日。

夫人受到在纳米比亚北部欧克万雅马地区活动的南非国防军士兵强奸 Kakaunya 夫人怀有身孕；

(f) 1985年10月22日，59岁的妇女 Selma Awala 夫人被奥旺博保安部队的成员打断手臂并活埋数次。这一事件发生在奥尼帕附近距她家不远处；

(g) 1985年11月15日，据说南非警察在纳米比亚北部叫做奥那耶那的村庄里逮捕了两名妇女。这两名妇女是：Ester Hango 夫人，44岁，奥那耶那路德教会诊所的修女护士，和38岁的 Muleka 夫人，奥那耶那小学的教师。

380. 这几个例子说明了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军队和警察最为集中的纳米比亚北部所谓“行动区”的人民的苦难。上文已经指出，纳米比亚北部已被列为安全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这就限制了记者和其他人获得有关此种暴行的消息的机会。

## 6. 失踪案件

381. 特设专家工作组曾在前几份报告中指出，纳米比亚的失踪案件仍然受到关注。工作组在最近一份报告（E/CN.4/1985/8）中指出，律师协会委员会在致范迪克调查委员会的一份详尽的照会中提到了纳米比亚领土内适用的保安法律，并指出在纳米比亚被保安警察拘留的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完全失踪。以一位平民 Johnnes Kakuva 先生的失踪为例，保安警察从来没有下令对其失踪的原因进行真正的调查。

382.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交第四十届联大的一份文件指出，被拘留或被劫持的人的经常失踪仍然是纳米比亚生活中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对于失踪的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他们的家属常常不向警方报告亲属的失踪，深怕自己受到占领部队的骚扰。这份文件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失踪人士实际上已经被南非武装部队秘密杀害。

383. 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卢萨卡工作期间收集到的证词，许多纳米比亚人被关在奥塔维和格鲁特方丹地区森林中的秘密监狱或拘留营里。

384. 还应该指出，联大在第39/50 A号决议中要求南非交待所有“失踪的”纳米比亚人的下落，释放所有还活着的人，并声明南非有责任向牺牲者及其家属以及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合法政府赔偿所受损失。

## 六、领土军事化的后果

385. 在其过去的报告中(E/CN.4/1984/8和E/CN.4/1985/8),特设专家工作组提请大家注意:南非军队在纳米比亚作了进一步布署,对安哥拉和其他国家不断地发起进攻。工作组还报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非法驻扎在纳米比亚南非部队加强了武装斗争。斗争的结果带来了生命的摧残、城镇的破坏、物质的损失。

386. 南非因此添增了保安措施和边防部队,明显地企图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对纳米比亚的人民和前线国家进行侵略。根据工作组收到的情报,财政部长1985年3月提出的1985至1986财政年的军费预算达4,274,000,000兰特,比1984至1985财政年的军费开支增加了8.1%。<sup>6</sup>特设专家工作组还会记得,1984年至1985年的军费开支几乎等于30亿美元,这已经比1983年至1984年预算增加21%。

387. 纳米比亚进一步军事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从1984年10月31日开始对所有从17至55岁的纳米比亚男子实行义务征兵,以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防御部队中服役。不登记或试图阻碍其他人登记的人要受到控告。根据特设专家工作组从几个一致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情报,1984年11月有17,000多男子在纳米比亚北部地区登记。<sup>7</sup>

388. 在所审议的期间内,驻扎在纳米比亚的武装部队对安哥拉多次大事袭击。除了1985年6月底的大规模行动之外,南非部队又于1985年9月16日袭击安哥拉南部。南非防御部队首领Constand Viljoen将军声称,这次行动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纳米比亚游击队“越境追击”,推进至安哥拉南部的Mavinga城镇附近。根据几个消息来源的情报,南非部队发动攻击是为了防止安哥拉部队去打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南非军事当局将这次行动说成是对西

---

<sup>6</sup> 1美元= 1,98兰特。

<sup>7</sup> 总干事关于执行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宣言的专题报告,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大会,1985年第七十一届会议;A/AC.109/824。

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先发制人的打击。<sup>8</sup>

389. 1985年6月14日，博茨瓦纳首都加贝罗内斯城受到南非部队的攻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至少6人负伤，造成巨大损失。这次行动是对博茨瓦纳先前一系列攻击的延续。博茨瓦纳边境一直遭受驻扎在纳米比亚、特别是驻扎在 Caprivi 地区的南非防御部队的侵犯。

390. 南非军队于1985年9月16日发动攻击之后，安理会通过了第571 (1985)号决议，强烈谴责了南非对安哥拉的蓄意侵略，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武装侵略和颠覆的跳板。

391. 在所审议的时期内，南非政府还从事其他侵略、恐怖主义和谋杀行为。1985年2月，在博茨瓦纳加贝罗内斯的两名南非难民被人向他们家投炸弹受伤。1985年5月，南非工会理事会的成员 Vernon Nkademing 先生和该组织秘书长的儿子在加贝罗内斯被车中定时炸弹炸死。

392. 在所审议的时期内，南非使用大量雇佣军，并如上所述，对纳米比亚人实行征兵，继续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加了占领部队的人员。此外，它还扩大和巩固了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沿安哥拉边界的基地。关于南非部队在纳米比亚的数量和组成的没有公开资料，但总的估计是，除了当地的征兵之外，南非在纳米比亚约有10万军队，还加上11万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手中有武器。

393. 这些部队驻扎在约85至90个基地上，散布于领土各地，其中最重要的有 Windhoek, Walvis 湾, Grootfontein, Oshivello, Ondangua, Ruakana, Oshakati, Rundu, Mpache, Katima, Mulilo, Omega, Caprivi 等基地。

394. 还要补充一个事实，据某些人士的报告，南非军队在1983年10月强行接管 Ovambo 地区所有的医院和医疗设施，激起了医务人员的极端愤慨。

---

<sup>8</sup> 《国际先驱论坛》，1985年9月17、18、19日；《卫报》，1985年17、18、19、20日；《世界报》，1985年9月18、20日；《泰晤士报》，1985年9月17、19和21日；《新闻周刊》，1985年9月30日。

## 七、工作权利和结社自由

395. 在其过去的报告中，特设专家工作组分析了纳米比亚的就业政策，包括雇用移民工人的制度、工会权利所受的剥夺、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等。

396. 这一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国际方面为促使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采取了不少行动，但是，广大民众的工作自由和结社自由，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397. 估计能工作的黑人人口有50万人，其中24万从事农业，耕种口粮，其他人则在矿业、工业、捕鱼业、副业和其他部门工作。报告指出，过去几年来，殖民政府蓄意、有系统地将纳米比亚的非洲人口变成由白人控制的经济，作为廉价劳力后备，任其使用。对联大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描述了纳米比亚黑人在矿区中心令人震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实际上，主导纳米比亚经济的矿区主要依靠廉价没有技术的移民劳动力开采。这些劳工不许将家属带到矿区居住，只作为临时工被雇用，住在受严格管制的宿舍里(A/AC.131/187)。

398. 在1985年的年度报告中，劳工组织总干事注意到，这个制度由一个中央政府和十个按种族划分的“二等”政府组成，消费了75%的国内生产总值，阻碍了经济发展，使该领土所需要的产品75%依靠进口。<sup>9</sup>

399. 同一报告指出，虽然还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是毫无疑问，经济下降导致了更高的失业。

400. 更糟的是，这个制度一向依赖移民劳工，再加上其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使它无法发展一批稳定、长久的劳动力。移民劳工制度对社会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工人被迫离开家人长达30个月之久，生活条件恶劣。完全可以说，南非政权是故意用这个制度来阻碍工会的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黑人劳工组织仍然很有限的原因。在纳米比亚有3个工会：纳米比亚工人全国联盟，它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有联系，得到工人们的大量支持；纳米比亚工会大会，很少活动，只限于对个别的工

---

<sup>9</sup> 国际劳工办事处，《总干事关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宣言”的执行情况专题报告》，日内瓦，1985年，第61页。

人提供咨询，与某些雇主进行有限的讨论；第三个组织是纳米比亚劳工联盟，主要包括矿业的白人工会、地方政府、“第二级”的白人行政组织和 9 个铁道工作人员协会。<sup>10</sup>

---

<sup>10</sup> 同上，第 71 页。

## 八、其他侵犯人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

### A. 教育权利

401. 正如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其许多份报告中已经提到的，普遍教育政策一贯是用不同方针对待白人，非洲和有色学生，使教育不能脱离种族隔离的思想。这些不平等现象明显反映于教育经费，学校设施，教师培训，教师薪水、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等多方面。

402. 这样的形势分析在劳工组织给1985年第七十一届国际劳工大会的报告中得到证实，也得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赞同。纳米比亚理事会给第四十届联大的报告强调：经过几十年的种族隔离，教育设施分歧发展，白人学校的经费远远超过黑人学校的经费，两种体系间的差异使人震惊。白人学龄儿童享用现代化的全面教育，而且黑人的儿童教育，在某些地区根本不存在，在其他地区即使有也很简陋。

403. 拨给不同种族的教育经费用也明显地反映出种族歧视。根据手头资料，用于白人儿童的教育经费，每年每人约1,500美元，相当于每个黑人或有色人种儿童教育经费的7倍。<sup>11</sup>

404. 关于学历，中学毕业和白人学生的统计数字更明显地显示出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异，因为几乎所有黑色纳米比亚人都被迫离开学校，放弃中学教育。其中许多人离校是为了工作，养家糊口，也有的是为了示威反对南非非法占领他们祖国而被当局以从事反抗行为为由所开除。

405. 根据1985年年度的估计，50%的黑色纳米比亚人是文盲。

406. 纳米比亚没有大学，甚至图书馆也实行隔离。

### B. 健康权利

407. 象教育一样，纳米比亚的保健部门是根据南非强加于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制度管理的，因此，保健服务的经费多寡要看这些服务的对象是白人还是黑人。

---

<sup>11</sup> 同上，第72页，以及A/A.C.131/187号文件。



408. 生活水平和医疗服务的差异反映在不同人种的死亡率上。纳米比亚的死亡率没有全国的统计，因为法律不要求登记出生和死亡。但是，在最大的城市温得和克，却有数字可查。婴儿死亡率的差异是明显的：白人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21.6，有色人种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4.5，非洲人的死亡率则达千分之16.5，纳米比亚黑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A/AC.109/824）。

409.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份主要针对南非种族隔离与保健的报告评论说：明显地根据肤色分配保健资金的现象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首先，这是“种族经济”的后果和反映。这又是其他两个因素所形成，也就是说，医疗保健进一步加强并维持南非种族歧视的方式。第二，保健服务是南非统治阶级和其他白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医疗保健就象白人的表决权和其他特权一样，是一种甜头，用来换取他们的支持。第三，疾病和医疗保健的“按种族分布”体现了白人至上的思想，为白人对资金和生产的控制提供了借口。在医疗保健方面，这种白人至上的思想以多种形式出现。许多医生是白人，而许多护士则是黑人。工资方面的差异几乎在各级医疗人员中都能看到。在提供社会服务、养老金、补助金、医院服务、预防性医疗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种族的不平等。各级的医疗保健，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体现着种族差异。保健服务的某些方面，特别是牙科、精神病保健和计划生育，也显示了南非保健政策和做法所特有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sup>12</sup>

410. 很明显，从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制度的性质、形式和实行情况的角度来看，关于南非白人持续统治分析也适用于纳米比亚。

411. 在这方面，有关纳米比亚保健和种族隔离问题的一份文件表明，一个国家的保健的一个主要决定性因素，不是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的数量，更不是用于治疗药物的数量，而是利用医疗设施的机会，以及食物的质量、水的质量、住房的质量、教育水平、现有基础设施的条件等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预防性保健措施，包括为消灭疾病而进行的宣传教育。实际医疗保健只是最后的办法，不能改善一个民族的健康，只能为那些已经生病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照顾。<sup>13</sup>

<sup>12</sup> 世界卫生组织，《种族隔离和保健》，日内瓦，1983年，第252页（法文版）。

<sup>13</sup> 南部非洲调查文件，第13号，《一个民族的危机：纳米比亚的保健和种族隔离》，国际预防和援助基金，伦敦，1985年5月。

412. 国际防预和援助基金关于纳米比亚保健的研究报告表明，纳米比亚给黑人的保健服务主要是依靠教会和传教团体的捐助进行活动，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医院和诊所由教会组织经营，在不同程度上由国家资助。几个医院的人员来自欧洲传教团体，只有少数纳米比亚和南非人员协助。也有些医疗服务是由在纳米比亚营业的公司所提供。这种诊所往往设立在雇佣许多工人的矿区，远离城镇和公共医疗设施。<sup>14</sup>

413. 关于保健基础设施，据报导，在1982年，医院给黑人的床位和病人比率是1/400，对白人则是1/160。由此可见，最需要医疗保健照顾的那些人所得的医疗设施却是最少的。

---

<sup>14</sup> 同上，第21、24页。

### 九、有关疑犯有种族隔离罪行或严重 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士的资料

414. 根据新的资料，特设专家工作组在其过去的报告、特别是 E/CN.4/1985/8 号文件第 511 至 513 段提到的案件之外，再报导几个案件如下。

415. 人们应该还记得，这一清单是根据人权委员会 1977 年在其第 6A(XXXIII) 号决议的要求编写的，其目的是根据《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政策国际公约》第 2 条调查在纳米比亚疑犯有种族隔离罪行或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士。

416. 因此，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85/7 号决议，特设专家工作组认为，除了本报告已经列出的案件之外，下列人士根据《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 2 和第 3 条也疑犯有种族隔离罪行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1. Brand Wessels 中尉，年龄 20，巡逻队长，在调查 Barbara Kasiku (64 岁)、Raphad Gerard (48 岁)、他的儿子 Gerard (4 岁) 和 Rudolf Erasmus (8 岁) 的死亡过程中承认说，他向他们的住房内投放磷弹，导致他们死亡，法官的判决指出，死亡是由武装边防部队成员犯的造成生命损失的行为和不行为所导致。
2. 1985 年 2 月，警察对两名纳米比亚平民的死亡被认免责，因误认他们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而错杀。 该案，法官认为，这些警察根据南非国防法第 103 节之三行事，该节规定，武装部队成员在作战地区为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诚实行事时，不必为其行动负责。 南非保安警察的 Brian Barttett 警官，年龄 26，具称被怀疑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其中一人确定为 Elia Simon, 24 岁。

### 第 三 部 分

#### 会议、座谈会和讨论会

417.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 1985/8 号决议第 17 段，特设工作组主席受权参加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有关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各种会议、座谈会和讨论会或其它活动。

418. 根据这一决定，特设工作组曾参加了在所审查的期间举行的若干会议或对会议的工作作出了贡献，为此拟在本章中阐述与其工作有直接联系的若干有关方面。

#### A. 关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妇女与儿童问题的国际会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1985年5月7日至10日)

419. 这次会议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召开的。其目的是：

- (a) 审查南部非洲的情况，特别是南非和纳米比亚妇女与儿童的苦难，
- (b) 促进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受压迫妇女和儿童的国际行动，特别是 1982 年关于妇女与儿童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举行以来的国际行动，
- (c) 采取行动，促进并加强对他们的解放斗争的道义和物质援助，特别是散布消息，开展政治行动和资金与物质援助。

420. 安南·卡托先生由于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于 1985 年 5 月 3 日以特设专家工作组主席的身份，代表工作组向这次会议的主席转交了一份工作文件，以协助会议的审议工作。这份工作文件着重阐述了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妇女与儿童的苦难，这一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特设专家工作组应人权委员会的请求所审议的议题。

#### B. 1985年5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非正式组织间会议

421. 特设工作组主席应邀参加了这次非正式组织间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依照大会第 39/16 号决议，协调联合国各机构为执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422. 有关特设专家工作组为实现《第二个十年》各项目标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工作文件，已转交给这次会议。

C. 关于妨碍消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努力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国际讨论会(匈牙利,希欧福克,1985年9月9日至11日)

423. 这次讨论会是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与匈牙利声援委员会合作举办的。讨论会的宗旨在于强调种族隔离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并集中注意南非政府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危害和平与威胁世界安全的问题。

424. 特设专家工作组副主席 Branimi Yankovic 先生代表工作组出席了上述讨论会。

425. 讨论会通过的宣言从政治和思想角度再一次要求国际社会提供一切援助，支持南非人民和各前线国家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份宣言还谴责了南非与以色列的勾结行为。

426. 宣言载有就迄今为止所采取的一切反对种族隔离的措施和所通过的各项法律文件提出的建议；应使世界舆论更好地了解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确保对南非国家和政府的抵制。建议还包括一项坚决要求释放 Nelson Mandela 的请求。

✘ ✘ ✘ ✘ ✘